

四海為家

家編部選編



家雜誌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7425B

家編輯部選編

四
海
爲
家

家雜誌社發行

★刊期大兩迎歡衆大★

編主音嘉黃

編主德音嘉黃

家

風西

福幸庭家進促
活生女婦全健

華精詩雜洋西述譯
會社生人美歐紹介

定閱辦法

- (一) 定戶一次預付三個月定費。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
- (三) 郵費，包紮費照加。
- (四)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劃匯，函寄現款倘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

定戶利益

- (一) 每期書費照上海定價八折優待。
- (二) 定戶儘先提早發書。
- (三) 購買本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一律八折優待。
- (四) 委託代辦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可享九折優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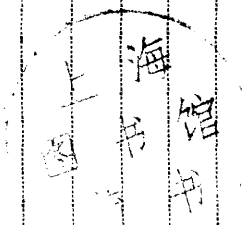
訂閱處：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西風社
雜誌社

四海爲家目錄

觀光

- 參觀美國少年村 勵天子 (一)
- 參觀美國兒童法庭 吳植 (九)
- 兒童法庭聽審記 宋思明 (一六)
- 癩癩病人的樂園 黃仁華 (二一)
- 美國農村少年組織 王敏儀 (二六)
- 舊金山有一個家 黃仁華 (三三)
- 美國的健康嬰兒診所 朱覺方 (三七)
- 家政實習室 方文淵 (四二)
- 紐約的光明之家 龔棟徵 (四七)
- 節日 唐笙 (五〇)
- 勝利後的五月週



在美國過感恩節

楊惠(六一)

英國女孩子的『中國日』

唐笙(六八)

見聞

英國人愛家

唐笙(七七)

一個主婦在美國

芳(八五)

生活在日本人的家

實民(九四)

英倫隨筆

徐鍾珮(一〇三)

美國見聞錄

劉師尙(一〇九)

美國人的生活

黃仁華(一二四)

印度購買紅寶石記

雷夢(一三〇)

到美國找丈夫

艾黛(一三六)

美國人的家

何查禮(一四〇)

參觀美國少年村

勵天子

十一月中旬，在中國正是小陽春的時候，可是在美國北部尼勃拉斯加州 (Nebraska) 的奧瑪哈城 (Omaha)，却已是大雪紛飛，一片白色的世界了。我就在一個下着大雪的早晨，乘公共汽車到達了位在奧瑪哈城外十一哩的『弗神父的兒童之家』 (Fr. Flanagan's Boys' Home) ——名馳全球的『少年村』。

讀者之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經看過一張有名的影片叫做『少年村』 (Boys' Town) 的，這張片子的取材取景就在這個佔地三千畝的『兒童之家』。

過去五六年我一直在上海做兒童福利工作，時常夢想着去看看這個人人道好的少年村。這次竟如願以償了，這不得不列爲我平生快事之一。在動身赴美之前，上海少年村董事長和兒童福利促進會副會長陸梅僧先生知道我要去考察這樣有意義的一件工作，表示非常高興，並立刻爲我寫信介紹。船到檀香山的時候，我便把那封信發了，弗神父寫信到洛杉磯歡迎我去。不過他說，他因有要事到紐約去了，不能和我會面。我無緣看到一位如此苦幹，如此慈祥的兒童工作領袖，這是很可遺憾的事。

少年村是弗神父一手創辦的。他原是奧瑪哈城裏天主堂的神父。在一九一四、一六年之間，尼勃

拉斯加州到處歉收，很多人都失了業。弗神父便租了一所房子救濟他們，給他們膳宿，並介紹職業。在幾年的經驗中，弗神父發現他們並不喜歡工作，而大多遊手好閒。他研究他們的歷史，知道養成這種懶惰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從小就沒有家。

於是他立刻轉變了。在一九一七年的冬天，他借了九十塊錢，開始收容了五個小孩——三個童犯，二個街童。『從小教育起』，這是他新的發現，新的計劃。

三十年以來，從五個小孩增至四百二十六個。從一所房子起，逐漸增加到四十餘幢了。連農場算在裏面，佔地九百英畝。總計少年村已教育了五千個小孩，使他們得到了家的溫暖，獲得了自立的能力。這裏面包括美國各州送去的不幸兒童，白種的，黑種的，甚至還有兩個中國人和幾個日本人。他們之中有的祇住了幾個月就出村了，有的一直讀到中學畢業。住村時間的長短，完全看需要而定。最近他們又在大興土木，在蓋工廠，造校舍，和二十五幢小房子。在最短的時期內，就可以把人數擴充爲中學五百人，小學五百人。中學生可以每二十人合住一幢小房子。

少年村的兒童雖然包括童犯，問題兒童，孤兒，貧兒，被遺棄的和其他無家可歸的孩子，但是它並不是一個孤兒院或難童教養所。它就是少年村，是一個小小的社會。它自己有郵局，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印刷所，室內運動場，電影場，游泳池，教堂，農場，罐頭廠等。這裏沒有鐵門，沒有圍牆，也沒有警察守門。它已是一個法團的社會。

我最先參觀的是學校。少年村的兒童每人都須入學校求學。因爲每年有四千人申請入村，而他們

祇能核准一二百人，所以兒童的智力和年齡可以嚴格的選擇。他們的智力商數大都在九十至一百十之間。入村時年齡限定十二歲至十六歲。

少年村的小學是從第五級開始，因為美國孩子都受強迫教育。十二歲的兒童除特別情形外，剛巧是讀第五級的時候了。他們的小學教育是八年。中學四年。

我會和一羣小學生談天，他們都很頑皮而活潑。他們很自然地告訴我零零碎碎的許多話。有一個小孩說，因為他母親不喜歡他，所以才來此地。他滿不在乎的樣子，表示對於過去並無多大興趣。美國孩子見人講話都很自然。中國孩子便不同，當我和孤兒院的兒童談話時，他們一見面就是深深地一鞠躬。之後是筆挺地站在你面前，眼睛望着天花板，在被動地講完話以後，又是深深地一鞠躬，退了回去。有一次有一個很好的家庭要領養一個小孩子，我找了一位社會工作員幫他們在孤兒院裏選中了人。可是不久之後，領養父母把小孩退回了。理由之一是說他見人就是毫無表情地一鞠躬，不自然之極，教了他也改不過來，和家庭裏長大的小孩完全兩樣。為甚麼教養院（甚至學校）的教育和家庭教育不能配合？這是我們應當要糾正的。

少年村中學部份的教育是和職業教育相配合的。每一個中學生都必須學一種技能。他們有很好的印刷所。村裏每星期出版一份的週報，就是自己印的。有設備得很好的機器廠，可以做機器的零件。有規模宏大的農場，包括供給全村牛乳的牧場，和用機車耕種的農田。有工程測繪部，造就工程人才。有陶器部，製造美麗實用的陶器。有木工場，可以製造自己需用的傢具。其他的職業訓練，有理

髮，烹飪等等。總之，他們要訓練兒童，成爲一個有專門技術而能自食其力的公民。當我問起他們的出路時，校長很驕傲地說，畢業生之中有很多人做了大工廠的工人。和有幾個升了工頭（工頭須有專門技術，在工廠裏的地位比普通職員高）。有很多的學生做了農夫。有一個以前學印刷的已經做了印刷所的老闆。也有人在大學裏得了獎學金，可以繼續深造。第二次大戰時，出村和在村的少年加入軍隊者八百餘人，其中有三十七人爲國捐軀。教育使兒童有自立的能力，和良好的成就。『世界上沒有壞孩子』，這是弗神父常說的一句話。

我和中小學校長談了很長的時間。他告訴我少年村的課程和公共學校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中學的課程加上了職業訓練。學校的待遇比普通的高。該州小學教師的普通薪金是美金一百四十元，而少年村却有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元。這又使我聯想到國內的情形了。在國內，很多教養機關的教職員待遇都低得可憐。若合美金，連膳宿在內，月薪約自八元至二十元。美國已經把社會工作當做一種職業了，而咱們還是慈善事業。做慈善事業的人，就是『做好事』的，是一種業餘救濟的性質。我以爲在現代的社會，若有人因爲宗教上的信仰，或苦行的決心，犧牲自己去服務社會，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是一般的社會工作人員並非超人，他們都有家庭妻兒，需要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如果他們的薪金不能維持生活，怎樣能够安心地做着有效率的工作呢？

少年村給我最深的印象要算他們的娛樂活動了。他們一共有七個專教娛樂的教員，全是頭等人材。教足球的那個是重金聘來的第一流教練。他們的足球隊是全州的勁旅，游泳池是終年開放的。合

唱隊由一百個人組成，曾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唱，其水準之高，可想而知，管樂隊可以任人參加。每個兒童必須加入一種或幾種娛樂。會有一個兒童，畢業時是榮譽生，他做了少年村市長，參加了五種娛樂，是全州足球隊的後衛明星，全州中學校重量拳擊的盟主，同時又是合唱隊的中堅。在鋼琴獨奏的年會中，他奏了蕭邦的名曲。

操場上和室內有娛樂，宿舍裏也有娛樂。少年村現在共有四幢精美的宿舍，每幢有四個公寓，每個公寓包括臥室一，廁所及浴室一，和坐起間一。每晚除一個半鐘頭的自修，和一星期兩次電影，並偶然的聽講聽音樂外，其餘都可以在坐起間裏玩，包括談天說笑，下棋，繪畫，和其他比較靜的自由活動。

娛樂是重要的。它不但消極地使兒童終日忙碌，無暇想做壞事，而且積極地可以陶冶品性，並養成團體合作的精神。每當我感覺到我的團體合作做得不够好，也眼看着人家玩球，奏琴，唱歌，游泳，而我甚麼都不會時，我就會恨我的學校和我的社會為甚麼不從小教我許多娛樂。我要大聲喚起國內同工的注意，我們要多給小孩娛樂。而且要因年齡的大小而異。我們不能再教十六七歲的青春期少年去滾鐵環，捉迷藏，滑梯子。給他們比賽，競技。給他們音樂訓練。使他們在身心方面有良好的和平衡的發展。

另外一種使我發生興趣的活動是少年村的學生自治政府。兒童當中分成兩個黨，一個叫進步黨，它的口號是『建設少年村』；另一個是保守黨，它的口號是『幫助少年村』。每到大選的時候，兩黨

劇烈競爭，黨員在胸背掛了標語，候選人有競選演講。大選規定每年兩次。

我會去參觀他們的市政府，並和市長談話。他是一個十六歲的高個子。他告訴我他們的政府有很多的部份，跟普通的政府一樣。市長的職務是每星期召集開會一次，帶領重要客人參觀，寫回信給各地的政府官吏，商人，學生，工人等等。他平均每天要覆十二封信。領我參觀的社會工作人員告訴我，市長來的時候才十二歲。那時候他的父親遺棄了他們母子六人，他就被送到這裏求學。

自治政府有村法庭。兒童犯了過失後，他的處罰是加重工作和限制娛樂的權利。『歷來最嚴厲的處罰，』市長說，『是叫一個犯規的兒童去看電影，不過叫他用後腦和背脊看。』他得意非凡地笑了。

我後來問弗神父的助理說，『讓兒童自選市長，他們當然會選足球明星這類人物的，這樣他一定會做一個最好的市長嗎？』他回答說，『做一個市長的條件，在功課和品行方面須在一定的標準以上。這是唯一的條件。有了這個限制，所以歷來的市長，一般說來都是很令人滿意的。』

少年村自治政府的目的是養成自己選擇，自己治理的精神，使他們大起來，可以在民主國裏做一個良好的公民。

在短短的兩天之中，雖然他們有汽車把我從這部份帶到那部份，可是我仍不能把他們的全部設備看完，也不能把全部的哲學吸收；但是有一件東西給我特別看出來的，就是自由的空氣。

少年村的週圍四通八達，既無大門，也無門警。小孩子若要逃出去，那是毫無問題的。而實際上

跟每個機關一樣，他們每年都免不了有逃走的事件。可是少年村的兒童到底逃得很少。因為自由，溫飽，教育，娛樂，和愛護，比圍牆和門警更能使兒童就範。

少年村的兒童並不穿制服，這也是自由之一。每個小孩都穿得清潔而溫暖，吃得面色紅潤可愛。「給兒童最好的發育」，是少年村的口號。若是一個教養機關給小孩穿得破破爛爛的，使他們喪失了自尊心；或忽略了兒童的營養，使他們身體孱弱，甚至百病叢生，因此促成了不穩定的情緒，和種種心理病態，而這個機關却侈言兒童心理治療，神經失常治療，或其他從美國書裏看來的大名詞，這實在是再愚蠢也沒有了。我的主張是先給兒童吃飽穿暖，治好他們的大小生理病，然後再講心理治療。在上海一個教養院裏，我看見一個患着嚴重癩痢頭的小孩。他打別的兒童，罵教師，種種地方要侵犯別人，壓制別人。我們安定他情緒的最好方法，莫過於醫愈他的癩痢了。在少年村裏，我沒有看見一個患癩痢的孩子。

弗神父雖然是一個神父，他並沒有強迫兒童都信天主教。在少年村裏，有一半以上是新教徒和無信仰的兒童，這也是給兒童自由發展的另一方面。在國內我也曾參觀了一個基督教的教養院。主人是一個傳道人。他告訴我，他計劃把兒童都教成傳道人。他的動機原是很好，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可是這未免太忽略了兒童的自由發展了。

我們得承認世界上最適宜於培育兒童的地方無過於兒童自己的家了。在父母的庇護下，兒童沒有拘束，祇有自由，沒有恐懼，祇有安全。少年村因為要做一個無家兒童的家，所以處處地方在想法子

讓兒童再有家人的感覺。差不多每個辦公室的掛衣柱上都特別做了幾個低衣鉤，預備兒童去和教師談話時可以自己把大衣掛上。弗神父的辦公室裏特別放了些糖果，兒童去看他時，可以自由拿來吃，一面吃糖，一面談話，自然是很輕鬆的了。

在少年村裏，有四個社會工作人員和一個心理學家引導兒童的身心發展。他們有很完備的記錄和個案史制度。每個兒童的家庭，學校和社會背景都記下來。他的智力，健康，入村後的進展，出村後的職業，家庭等也都有記錄。出村兒童和弗神父與教職員的通訊也都保存起來。

當我參觀他們的事務部時，有一種事情把我楞住了。他們竟僱了近一百個打字員！而且另外有十組電動打字機，每組有打字機三架，由一個人管理。伴我參觀的那個社會工作人員看我如此驚奇，就解釋說，他們要和五千個出村的少年通訊，要回覆四千封申請入村的信件，要寫信去捐錢，捐來了要寫謝信。因為少年村的經費並不是來自政府或社會金庫，它是由自由捐助而來，從幾分至幾元。這是他們要有近百個打字員的緣故。雖然如此說，從這一點上，我更瞭解美國人做事的奢侈和浪費。

參觀了少年村之後，使我有一種感想，就是我們國內有許多兒童機關也辦得很好。我們的物質條件誠不如人，但是我們在最困難的情形之下，在努力替兒童服務。我也把這層意思告訴了少年村。事實上，少年村也有缺點。比方說，它從各州收容兒童，使他們遠離家人和親友，這和最新的理論並不符合。還有，弗神父做得太英雄主義，也太商業化了。我以為若是我們能多注意娛樂，多給兒童自由發展的機會，至少限度給兒童吃飽穿暖，那麼我們的兒童教養工作，也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了。

參觀美國兒童法庭

吳楨

畢次堡 (Pittsburg) 的兒童法庭，從一九三五年起，根據了賓雪爾九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州立法，脫離成人法庭，單獨成立。法官是被選的，任期為十年。十年的任期確乎很長，推想當初立法的原旨，大概是希望法官能長期安心工作，同時培養對兒童案件的特殊興趣與才能。法官胥拉莫氏 (Judge Shramus) 從一九三五年起便被選，第二任又續任下去，所以到現在他已做了十二個年頭了。

畢次堡的兒童法庭，頗負盛譽，公認為美國兒童法庭最優良，最進步者之一。我在國內時，早對美國的兒童法庭神往，到了畢次堡後，知道有個辦理得很有成績的兒童法庭，便決定找一個機會去參觀。我和他們的當局，訂了好幾次約會，都因為住在法庭內留守室 (Detention Home) 的兒童患傳染病，臨時戒嚴，謝絕了參觀。最後，約等候了兩個月，纔得如願以償。

美國的兒童法庭，並不是專為犯罪的兒童而設，它同時也是為了失依兒童而設，所以它的功能是糾正兒童的反社會行為，和保障兒童應享的權利。我們一向有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兒童法庭所應付的兒童，多數是無法無天，專門惡作劇的壞孩子，其實其中有不少是被父母虐待，忽略，或遺棄的不幸

兒童。不過「兒童法庭」這名詞，確乎容易引起誤會，因為一般人，一看到「法庭」的字樣，自然會聯想到犯罪，反社會，刑罰，監獄等可怖的事。

兒童法庭素描

兒童法庭，坐落在弗勃司街三三三三號。這是個三層樓的紅色建築，門口祇有很明顯的門牌，四個金色的「3」字，沒有匾額，也沒有大人物的題字。（要是在中國，說不定要請司法部長粗粗壯壯地寫個「兒童法庭」懸在門前，那樣該多麼派頭，可是不免有些觸目驚心吧。）門口沒有站崗的警察，走到裏面，也看不到穿制服的法警。這祇是個很普通的辦公室。所謂法庭，也祇是法官的辦公室，沒有公案，也沒有證人席，律師席之類的佈置。一個很長的辦公桌，桌的一端有位速記員，忙碌地速記法官和兒童家長或監視人的談話。法官則坐在桌子後面，在他背後，懸着一面美國旗，簡單而莊嚴。

法庭聽審

我很幸運，上午十點去參觀，正趕上法官在問案（hearing）。胥拉莫法官是個禿頂的老人，穿着便服，舒適地靠着椅背，他在閱讀假釋官（probation office）所寫的報告——犯罪兒童的個案紀錄，然後他和這位負責的假釋官商討處理的計劃。這些假釋官大多是受過訓練的社會工作人員。在未開庭前，已詳細地調查過事件發生的經過，和兒童的社會背景。談話後法官離開他的座位，推開他身後

的一扇門，走進一個套間，據說這是畢次堡兒童法庭與衆不同之處。原來當事的兒童不參與問案，祇由法官單獨地和他在套間裏作秘密談話。過了十分鐘左右。法官又回到辦公室——法庭，傳詢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宣佈並解釋他的處理計劃。我這次聽了三個個案，每次法官用誠懇和真摯的口語和家長談話時，都感動得作父母者爲之啜泣。

問題 父母

有一個個案，是個十四歲的少女。她時常逃學，晚上到夜深時纔回家，在外面和男孩子們鬼混。我聽見法官對這位兒童的母親說，『不應該放棄你做母親的責任。你的丈夫在前線作戰，你却在家裏亂交男朋友。你每天回家很晚，而且時常帶回些陌生的男人。這給兒童的印象太惡劣了。你自己失去了做母親做妻子的尊嚴，怎樣能管教你女兒呢？我們現在決定把你女兒送到紐約的職業學校去，短時期內你不能去看她。我們派一位假釋官幫助你解決你的問題，希望你能改正你的生活。這不是兒童有問題，而是你這做母親的有了問題。在我們認爲你能恢復正常的生活時，你纔能把孩子接回家。』母親啜泣着，答應以後一定好自爲之。

在聽審另一個個案時，我聽見法官對一位做母親的說，『你不應該因爲發脾氣，把孩子心愛的無線電收音機打得粉碎。這種無禮的舉動祇能刺傷孩子，而不能使他敬愛你。妄發脾氣，是愚蠢的父母幹的事。』

據我的觀察，每個做父母的，都很覺得慚愧，而且心服口服地接受法官的勸告。

社 會 服 務 部

兒童法庭內分兩部，社會服務部和看守所。社會服務部有主任，導師，和假釋官。假釋官利用個案方法調查，研究，處理犯罪的和失依的兒童個案。最使他們頭痛的工作，是為失依兒童找寄養家庭。無論因為犯罪，或因為失依被送到兒童法庭的，都暫時安置在看守所。假釋官負責為他們找出路；或者設法調整他們的家庭環境，或者代尋寄養家庭，或者送到兒童機關去收容。犯罪的兒童，比較容易處理，因為犯罪兒童，不一定是無家可歸的，所以往往可由家人領回。譬如我讀到一個個案，一個十四歲的兒童，他竟殺死另一兒童，匿屍數月之久，纔被發現，由警察把他送到兒童法庭。這個兒童，現在已經回到他家裏了。可是失依，或被忽略，遺棄的兒童，則不是無家可歸，便是有家歸不得。這類兒童，往往住在留守室裏很久，纔由假釋官為他們找到一個適合的去處。

據社會服務部主任說，他們現在有二十位假釋官，可並不都是有經驗的個案工作員，她對此頗覺遺憾。幸而他們的導師都是很有經驗的。在他們的指導下，假釋官的工作尚能達到相當的標準。使我驚奇的是在社會服務部我發現了一位黑女人作導師。在這個有種族偏見的國家裏，一個政府機關，肯請黑人作導師，倒是一件很足驚人的開明舉動。

留 守 室

兒童法庭的留守室，相當於成人法庭的拘留所，或看守所。留守室設備的完善，管理的得法，令人看了又是佩服，又是慚愧。每個兒童，一收進來，便先沐浴更衣，然後請醫師檢查。因為收進來的兒童，多半還在學齡期間，所以他們也有課室，和教師。這些兒童一收進來，便照常上課讀書，連一天的學業也不致荒棄。這裏除了課室之外，還有手工習藝室，還有漂亮的健身房，和相當寬闊的遊戲場。兒童玩具也十分精緻齊全，每年補充損壞的玩具費，就有美金五百元之多。健身房裏搭起舞台，可以表演歌舞和戲劇。在去年一年中，曾有過五十多場表演。他們有很現代化的洗衣房，所以兒童每天都穿得十分乾淨整潔。他們的廚房有一位飲食專家，負責兒童食譜，所以每個兒童都能吃到可口而營養的伙食。在留守室的最底一層，有一間衣着鞋帽庫房，裏面收藏着不少好看的衣服和鞋帽。孩子們住在留守室裏面時，穿的比較樸素，可是如果被安排住到寄養家庭裏去，則可由兒童自己到庫房裏挑選他們喜歡的顏色和式樣。

參觀了留守室各部門之後，腦子裏盤旋着一個問題：這些孩子們在這裏吃可口的膳食，住整潔的房屋，穿漂亮的衣服，還有好玩的玩具。這樣是不是會因為留守室的生活環境太優越，以後回到家裏，或到別處去，會更感不容易適應呢？會不會常想着再回到兒童法庭呢？我向領導我參觀的人發出這個問題，他給我的回答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這位先生說，「我們不願意這些兒童為了一時的失

行，或是不幸的環境被送到我們這裏來，再加深他們的創痛。我們更不願意任何兒童，爲了進了一次兒童法庭，便受到一個終身不能忘懷的打擊。這些孩子們需要愛，需要關切，需要好環境，我們要盡力供給他們這些。」這幾句話啓示了一個真理，我想不但是兒童，成人也是一樣的。一切一時的行爲失檢，或是不幸的人都需要愛，需要關切，需要好環境吧！如果我們把兒童法庭的實驗看作改良成人法庭的跳板，這幾句話是值得玩味的。

幾點批評

我自從參觀了兒童法庭之後，對於這個制度。感覺到很大興趣。以後常與美國的社會工作人員談到這制度，想聽取一點意見和批評。我承認有些批評很苛刻，然而這些批評都很客觀，也很富於建設性。我把幾點批評介紹給讀者，可爲將來作此種實驗的工作者一點參考。

(一) 留守室裏缺少社會集團工作人員 (Social group worker)。留守室雖然有教師，保姆，技術導師，但更需要一位社會集團工作人員，使兒童從團體生活中，建樹起適合社會需要的品格。

(二) 假釋官的資歷不够，而且所負擔的工作分量太重。一般人都以爲假釋官必需是有經驗的社會個案工作人員纔能勝任愉快，而且每個假釋官的個案負擔，每月不得超過五十個新個案。

(三) 兒童法庭與畢次堡的私立兒童福利機關的關係不甚愉快。美國的私立社會服務機關，一向看不起政府機關，覺得他們工作做得不到家，可是兒童法庭的人却說，私立機關，有機會選擇個案，

所以把比較容易辦的個案做了，把困難的個案傾銷給兒童法庭，然後又從而批評之，這有些不大公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無法決定誰是誰非，但這兩方面的怨訴，却證明了彼此關係的不愉快。

(四) 有些人批評胥拉莫法官，認為他果然有經驗，對他的工作也很認真，可是他有時忽略假釋官的意見。他們都覺得畢次堡兒童法庭應該提高假釋官的水準，同時，法官應該儘量採納假釋官的意見。

四月初，回到祖國，在報紙上，看到我國有試辦兒童法庭的消息，願以此文供給從事此種工作者作一參考。

兒童法庭聽審記

宋思明

去年我趁着聖誕節假期，從華盛頓往克利夫蘭城（Cleveland）一遊。當時住於該地一間有名的傷殘重建中心院院長的家中。承他熱誠款待，並由其介紹，參觀了不少公私設立的社會福利機關，兒童法庭就是其中之一。

克利夫蘭是美國第六大都市，人口近九十萬。市區繁榮，交通便利，各種社會福利機構應有盡有。就以兒童福利設施，傷殘重建工作，爲全國之冠。克城是煤油大王洛克斐勒故里，他的捐助物，紀念品到處皆是，尤以煤油大王的公園爲最馳名。該園是傍一綿延十數公里的土坵所築成，我由一僑胞驅車導遊，見園內有世界各國的建築物，培植着各該國所特有的花草樹木，並建有各國的大文學家或詩人的銅像，遊人至此，即可博覽各國的小型公園。戰敗的德日等國的公園猶在，而我國猶付缺如，這也是我國負有對外文化宣傳之責者，所應該注意的事。

兒童法庭雖是政府的司法機構，但它的工作却屬於社會福利行政的一部。美國各大城都有此種設施，而獨以克利夫蘭聞名者，也自有其社會背景在。美國雖以民主爲標榜，但不見得能普遍實施，可是克城却有其獨到之處。譬如黑人和猶太人，在其他城市不免被歧視，受排擠，而在克城，則此等人

都可自由活動，各盡其才能。一個黑人或猶太人可以做法官來審判白人，或被選為當地議員；如才能相稱，做市長亦無不可。我赴過一個結婚宴會，與一位法官同席，他談笑風生，怡然自得，背後聽人說，他就是一個猶太人。又克城有一間教堂，以古老著稱，煤油大王幼時，常至該堂禮拜。該堂的主管牧師馮君，是我僑胞，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在美深造後而膺斯職。我國人在克城頗受重視，較在紐約，華府等地，地位高出許多。

聖誕節後兩日，我由傷殘重建中心院副主任相陪，至市中心區兒童法庭，當即會到該法庭的首席法官。這位法官年約五十餘，和藹可親。他充任此職，已逾十五年，清苦卓絕，任勞任怨，頗為當地人士所稱許。

我們一見之下，他就告訴我有一個中國女生，在該處實習三月，很受他們的歡迎，現已離此他住，言下頗現眷念之意。那時是上午九時，他說一小時後即可開庭審訊，請我陪同聽審。說時即命秘書將應審的個案記錄數份，給我詳讀。每一記錄內對原被告的個人歷史，社會背景，法庭調查經過，都有詳細的記載，讀後即可對該案有一明確的認識。

嗣後該法官即和我談及兒童法庭的宗旨，和實施情形。他說，所謂兒童法庭，並不是專事辦理兒童犯罪事件；它的主要目的，在保護兒童，使私生者，被遺棄者，犯罪者，以及窮苦無依者種種兒童，得到適當的保護。就是尚在母體中的胎兒，如已發生法律問題，亦歸兒童法庭處理。我參觀所審的案件中，就有一個此種案件。

該法庭內設有社會服務部，假釋輔導部，以及留住所，都受首席法官直接指揮。社會服務部專司個案服務工作，對每一個兒童的歷史和社會背景，都有詳細的調查；並協助他的家人親友等，以解決其社會問題，如代覓學校及寄養家庭，或介紹至公私兒童福利機關，使兒童得到救助。美國政府所頒佈的社會安全法中，對失掉依靠的兒童有一種規定，即凡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其父或母的身體或精神失常或死亡，父親遠走他鄉，杳無音信者，政府皆得按月予以現金資助。個案工作人員可依法協助他的家人領得資助，使兒童仍能享受家居的幸福。假釋輔導部多從事於犯案情形的調查，及善後處理的工作，並有心理學家代爲作種種測驗，以明瞭兒童的心理情況，以便對於安置方面較有把握。犯罪兒童於羈押時，如果他的行爲改善，可予以假釋，准其重返家園，或由該部代覓寄養的家庭，但須按期去訪視他。如認爲他的行爲已改正，即舉薦給法官，作爲正式開釋。

至於該法庭所附設的留住所，本爲暫時居留性質的機構。按規定兒童法庭判決後在該所留住不得逾兩星期，但因無家可歸，而適宜的寄養家庭一時不易覓得，常有羈留兩月仍未出所者。好在該所有臨時補習班，圖書館，以及簡易工廠等等的設備，兒童在此，尙不感到居留之苦。

十時兒童法庭準時開庭，我被招待坐於法官後面。庭中沒有一個法警，祇有一位衣便服的書記站在門旁，呼喚原被告前來受審。另有一位律師，替無力請律師者作辯護。原被告面對法官而坐，審訊時好像談話，毫無緊張的情形。

第一案，原告是一個少女，頗具姿色，但已身懷六甲，由她的母親陪伴坐着。被告是一個中年商

人，雍容肥碩，俯首不語，由他的叔父和一個律師陪着。原告堅稱於去年十一月間，在公園內與此人相識，後被誘姦，竟爾懷孕。但被告不承認此事，祇說與該女素有交情，但並未發生過肉體關係。老法官至此也無可如何，結果說調查後再審。此案原被告雖都是成人，可是問題中心却在行將出生的嬰兒，所以此案歸兒童法庭處理。

第二案件，是一個中年婦人，告一個回國的退役軍人。這一個軍人原是她丈夫，出征前有兒女各一，在出征期間，原告已轉嫁他人，而這一對兒女仍由原告帶領，但由被告負經濟責任。隨着勝利的到來，原告回國了，在克城謀到一個司機職位，自己住在旅館裏，早出晚歸，入欸據說僅足糊口，子女的贍養費已有兩個月未付了。法官問他承認犯罪嗎？他答承認，但說沒有餘欸供養他的兒女。誰知法官早有調查，他的實際情形，並沒有這麼苦。法官當令其每月至少付給三十元，則免嘗鐵窗風味。法官又以此案包含社會問題頗多，非金錢所能解決，結果便把該案移交社會服務部辦理。

第三件也是最末一件，是一對年青黑人的糾紛。原告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被告是一個二十歲的工人。原告因與家庭失和，由他州私奔來克城，在一家工廠覓得工作。被告也是該廠工人，兩小無猜，便發生了關係，且有了一個私生子，寄養在他人家中；不意現在又懷孕了，數月後即將臨盆。被告自嬰兒出世後，每月接濟二十元，作為寄養費。近二三月來，每月所付不過十二三元，實在不够維持嬰兒的生活，原告不得已請求法庭保護。法官照例問被告承認犯罪嗎？該被告答以承認。法官便按照嬰兒生活消費表的數字，判他每月至少拿出二十元，以後再照嬰兒的年齡逐漸增加。法官又問該女

所做的事，自己覺得慚愧嗎？她答慚愧，但並不顯害羞之狀。對此案，法官已與個案工作人員商妥，由工作人員勸他們成立正式夫妻名義，對已生和將生的兒女，予以適當的安置。並將經過情形通知原告的家庭，以求與其家庭合作，爲這少女的終身問題，共謀一解決的途徑，同時使這一對黑人夫婦所生的子女，得到合法的地位，和能身心健全的生長起來。

據法官說，這時正當節期，案件不多，平日有多至十餘起者，使法院各部門都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看了上面所記審理案件的情形，可以明瞭美國對兒童福利顧慮的週到。未生而有問題的即依法予以保護；至於犯罪的兒童，也不以罪犯相待。一切都根據社會學與犯罪學原理，認爲他們的犯罪是由於社會因素或心理失常。所以他們對於兒童福利事業的建設，不僅以托兒所，育幼院等爲滿足，凡一切與兒童福利有關的設施，無不在提倡與改進之中。在今日我國，兒童福利工作已逐漸開展，爲了要使不幸的兒童得到幸福的保障，犯罪的兒童得到合理的救治，此種兒童法庭的設立，也是有着迫切的需要。

癲癇病人的樂園

黃仁華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美國馬歇爾大學心理學系的學生，全體赴奧海奧州立癲癇醫院參觀。該院地址是在離漢丁頓城四十二哩外奧海奧州 (Ohio) 的加羅波里斯鎮 (Gallopolis)。環境優良，空氣清新，尤其是醫院的四周，樹木繁盛，面積共有八百多畝。其所有的五十多座房屋，建築非常新穎，裏面的設備全是最科學化最摩登的。住院病人共有兩千，除八位醫生與一百多位護士之外，還有五百多個職員在院服務。此院是奧海奧州立的，所以專收該州各縣病人。此醫院有男院與女院之分，每個病房可容由二十個病人到八十個病人不等，每天早晨赴診所受醫治的人數，在三十五人到七十五人之間。

癲癇在美國是很嚴重的一個社會問題，每二百個人中間有一個患癲癇的。可是因為種類不同，程度深淺，不能一概而論。該院祇收留六歲以上的病人，其中大多數都是不能自立生活或對家庭與社會治安有妨礙者。病人的家族能擔任費用者，依院章交付所有費用；能付半費者就付半費；無力負擔費用者，院方免費收留。

癲癇大概可分三種：(一) 大癲癇 (Grand-Mal)，(二) 小癲癇 (Petit-Mal)，與 (三) 精

神癲癇 (Psychical)。第一種病人常會昏倒在地上，嘴裏發白沫，同時手脚肌肉抽動。第二種病人和第一種病人差不多，不過發作時沒有那麼厲害，並且不常跌倒在地上，臉上常漲紅或發青，同時呼吸急促，失去知覺的時間很短，有時頭昏眼花。這第二種病人，如果不早些醫治，會進到第一種的病態。第三種病人和其他兩種不同，因為發作的次數沒有那麼多，並且筋肉抽動的原因，是比較屬於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發作起來，由數小時到幾天不等，態度呆板無神，常會被誤認為瘋子。這種病人常有殺害家人的傾向。

直到現在，癲癇的原因還沒有人敢斷定。可是醫學界公認這種病症是由神經系工作的失常，或腦子某部分發生病態所致。因此這病症可稱為神經病的一種，並且百分之五十六是遺傳的。尤其是遠祖遺傳。在這醫院裏的記錄裏，這是一個很顯明的象徵。

據院裏醫生的報告，癲癇發作的原因有三：第一是過分的情感打擊，如喜怒哀樂等；第二是腦部受傷，如受汽車撞傷或跌倒等；第三是身體情形不正常，如消化不良和便秘等。據說每當過新年和國慶佳節，院方設特別筵席給病人吃，那麼發癲癇的病人數目比平常多好幾倍，因為肉類對於病人的消化力有妨礙。

在每次癲癇發作之前，病人預先總會感到頭痛或頭昏，眼睛看見亮光或紅光，或嘴裏有種特別的味道，面部表情驟變，因為看見奇怪的東西。這些預兆與發作的時間相隔長短不一定。有的幾分鐘，有的幾天。並且病人們每次跌倒在地上的姿勢，大概相同。某一位病人因為每次跌破後腦，所以後腦

處有一個大疤，家人因此替他做一個鐵架帽子，裏面裝滿棉花棉布，以免跌倒時再受重傷。發作時間的長短，也各不相同。有的一個多鐘頭，有的幾分鐘，而且發作後有的需要躺在床上休息，有的頭痛，有的愛睡，然而有的並沒有多大影響。據說有一個病人在壘球場上發了癩癩，幾分鐘後，自己爬起，再繼續打球，精神還是很活躍。

癩癩多數發現在幼年時期。據最近的調查，百分之六十六是在五歲以前發現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在二十歲以前發現的。癩癩患者的死亡率，在老年時期就減低了。

在未參觀病室時，主管醫生帶所有參觀者到大禮堂去，報告院裏大概情形，並介紹各種病人的類別。護士帶來十三個病人，男女老幼都有。有大頭的，有尖頭的，有瞎眼的，有蹺腳折手的，有駝背的，有歪嘴的，也有五官四肢都端正的，這些病人，隨時隨地都有發癩癩的可能。他們的態度與表情，各不相同。有的很恭敬的坐着，聽醫生說明一切癩癩病狀，有的若無其事，很冷淡的呆坐着，有的很注意四周的人物，有時會大聲叫喚，擾亂秩序。有的正在昏迷狀態中，或閉着眼睛打起鼾來。有一位尖頭的病人，當醫生在介紹他的病狀時，他大聲叫着：『我也有腦子的！』

院裏的職員中，有五六十個是癩癩病人。因為病狀比較輕，院方分派各種工作給他們做。每年院中的農業出產品，如洋山芋，番茄，與各種豆類菜蔬，除供給院中醫生、職員與病人外，還可大量的向外出售。院中設有各種手工廠，發電廠，麪包廠，洗衣作，自來水廠，學校，運動場，圖書館，公園，應有盡有。在這一個小小的『殖民地』裏，一切的組織，宛然像一個小城市。除掉年紀比較小的

和不能起床的重病人以外，差不多個個都有任務。院中某一部分全是殘廢的。有的手脚奇小，有的除了頭部之外，全身筋骨全不發達，連吃三餐與大小便都要旁人服侍，終年身上包着尿布。許多病人連話也不會講，智力永遠停滯在幼童時期的程度。在那行爲強暴的病人病房中，所有的病人都穿着拘束精神病人的緊身衣 (Strait Jacket)，把手脚都縛起來，關在一間小房間裏，以免打人傷人。許多帶有重精神病的病人，自己用牙齒咬傷多處，或拿頭去撞牆壁，弄得滿身傷痕，慘不忍睹。當我們在參觀幼年病院時，有一位職員領我們到各處去看，並且很詳細的說明每個人的病狀，與住院時間的長短。他自稱是某某大學醫科畢業生，談起話來井井有條，不過常常重複他所說的話。那知後來詢問院裏的正式醫生，才知道他也是病人中之一。不過他的病狀比較輕，平常能做些簡單的事務，所以讓他在病房中幫忙。許多病人看見我們，很快樂的嘻嘻哈哈大笑起來，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我們臨走時，還慇懃叮囑，叫我們要常常來玩，態度幼稚而天真，可憐而又可笑。

在運動場上，我們看到病人中所組織的兩個壘球隊的比賽。所有規則，與普通人的相同，不過比賽時秩序很亂，大家亂罵亂叫。那裁判員也是病人，所以弄得更糟。那管分數的人，常把分數牌反掛，尤其是六字和九字，很難分別。有個球員大叫說，『你這瘋子，怎麼連數目字都看不來呀？』那分數記錄員說：『你自己才是個大瘋子！』另外有一個球員偷偷的跑到我們身邊，很小聲的通知我們說：『這些人的腦子都有點不對。』其實他自己也是個神經失常的癲癩病人。

這州立的『殖民地』計劃，實在是爲人民謀福利的良策。病人與普通人住在一起，未免會發生種

種不便。並且現在美國的醫院，有許多不收精神病人。因此癲癲和癡瘋病人，都有他們的小小『殖民地』。一方面可以由專家來醫治與研究，一方面可以避免這些病人與普通人通婚生育。因為癲癲病人的子孫，大多數是低能的，精神病，或癲癲患者。在這『殖民地』裏，有的全家的子女都被送進去醫治，據說他們的父母都是很正常健康的，可是他們的祖父母中至少有一個是犯有癲癲的。許多病人受了醫治後，竟能回家，或由院方設法護送回家幾天，假期滿後再接回來。多數的病人，情願住在殖民地裏。因為起居衣食，樣樣比較便利，並且在同樣的病人中，比較有諒解心，精神上也不會感到過分的不安。

在中國，癲癲病人也許不比美國少，可是因為沒有調查和統計，不知道這問題的嚴重。參觀過美國奧海奧州立癲癲病院以後，感到美國政府對於人民福利的關心，對於殘廢者的愛護，實在令人發生感慨。回想到希特勒在世時，把那些不能自立的殘廢者，都放進煤氣房中毒死，再看到美國政府每年花費幾千萬美金以延長這些不幸的人們的性命，實在令人佩服這些有人道有愛心的美國人。

美國農村少年組織

王敏儀

美國的農村有一種少年團體的組織，名叫『四H團』(4-H Club)，這是美國農林部和各州州立大學農學院發動和指導下的農村少年組織，是美國農業推廣政策下的一部分工作，是全國各縣農村少年的普遍組織。凡各縣農村十歲到二十歲的男女少年，均可自由參加。少男是由各縣農業推廣員負責組織指導，少女是由各縣家事改進工作人員負責組織指導。每個團員必須參加一種農業和家事工作。當地牧師、教師和其他有相當職業的男女，以及地方上負有聲望的農夫和主婦，都是開展這個工作的重要份子和領導人物。

『四H團』的意義是用腦(Head)，用手(Hand)，用心(Heart)，用健康(Health)，也就是手、腦、身、心四者並重去服務鄉里、社會和國家的意思。它要使每個團員都能在團的組訓活動中，培養成一種良好的觀念和態度，使他們成長為一個健全有用的人。

『四H團』的目的

『四H團』主要的工作，是農村少年的教育工作。因此團的許多活動，是和當地教育機關聯繫合

作的。例如個人學習能力的發展，智力，品德，以及公民資格的訓練等。「四H團」所標榜的教育目的有三：

(一) 協助農村少年發展和完成他們所擔任的農業和家事工作。

(二) 供給農村少年有關家事和農業的技能訓練，同時使他們能够明瞭農業是工業的基礎，家事是一種有價值的職業。

(三) 供給農村男女少年一個在農田上或家庭中工作的機會，使他們能在工作中學習，並可藉此把自己所學的示範給他人。

(四) 教導農村男女少年瞭解研究的價值，使他們能够學習用科學的態度去解決農業和家事方面的各種問題。

(五) 培養農村男女健康的生活習慣，指導他們如何利用安閒的時間，引發他們不斷學習的志願，使他們生活得更豐富更美滿。

(六) 教導農村男女改良農業與家事的方法，以增加農業生產的收入，改進農人生活標準，使他們能滿足農村的生活。

「四H團」工作的特徵

在地方農業推廣員督導之下，每一個「四H團」團員，都要擔任一種工作，以爲家庭及農業改進

的示範。許多不同的問題，都在農場、家庭、花園、果樹園以及各種不同的集會地點上討論着而加以解決。事實上，農村中男女少年在團的工作、計劃和程序中——這種程序與計劃爲地方農業推廣計劃中的一部——已和他們本身的社會和家庭中各種交織着的問題發生密切的聯繫。在各種團的活動中，使這些男女少年逐漸瞭解農村生活的真正樂趣；並可建立一種良好青年男女的楷模，同時可藉此培養農村中優良的領袖人才。每個團員記錄下他的工作所花費的錢，他所用的勞力和所得的效果。他應該把他的工作解釋給別人聽，並示範給人看。年終還得寫一個最後的報告，總結一年工作的概況。

團員的義務——『四H團』每個團員都必須擔任一種工作，以改進家庭生活和農業技術，這就是他們應盡的義務。少數團中，經團員的同意，有自願繳會費者。但在政府舉辦『四H團』以爲公共機構的政策上言，會費實不足輕重。

『四H團』團員的信條——『四H團』國定的團員信條有以下幾項：

- (一) 我相信『四H團』的工作，因爲它給我一個機會，使我成爲一個有用的公民。
- (二) 我相信我腦力的訓練，因爲它能使我思想、計劃和推理。
- (三) 我相信我心的訓練，因爲它能使我仁慈、同情和忠實。
- (四) 我相信我雙手的訓練，因爲它能使我有用有技能。
- (五) 我相信我健康的訓練，因爲它能使我享受生活的樂趣，抵抗疾病，並增加工作的效率。
- (六) 我相信我的鄉里、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並且負責爲它的發展而努力。

我相信以上一切，並願意盡我一切力量，以促進它的成功。

『四H團』誓言——一九二七年，『四H團』在華盛頓舉行全國團員大會，各州縣的代表會作如下的宣誓：

(一) 用我的頭腦思想。

(二) 用我的全心效忠國家。

(三) 用我的雙手工作。

(四) 用我的健康服務本團本鄉本國。

『四H團』座右銘——『進步再進步』是『四H團』的座右銘，團不只是用它來培養公民的優良品性，同時也是提高一切計劃的準繩。『進步再進步』是每個團員的目的，同時也是他們生活的指針。

『四H團』的口號——『四H團』口號各州各有不同，最普遍的是：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在實際工作中學習；爭取自己最高的記錄；勝利時不驕傲；失敗時不灰心；計劃你的工作；實行你的計劃！

『四H團』的標誌和團色——『四H團』國定的標誌是四葉形，每片葉上有『H』的記號。國定的團色是青色和白色。『四H』旗上的白色表示純潔，青色代表大自然，同時也是年青，生命和生長的標誌。

『四H團』的基本示範工作

在美國，由於各種農業形態的不同，『四H團』可有三十種以上不同的家事和農業改進的示範工作。例如在家庭中，一個團員可按照家庭人口飯食的需要，培植一個菜園。除食用外，還可以收穫其剩餘產品；或為家庭計劃並準備可口的飯菜，按照家庭收入為家庭各個份子選擇或縫製美麗適當的衣服，記各人的日用賬，負責幫助家庭每日的經常工作。有時當母親因事出外或參加夏令營時，可代為料理家務，使家庭生活更舒適滿意。為使庭院更美麗計，可酌量種植花草樹木，有時還可幫助母親更合理的照管幼小妹妹。

又如社團的農業活動中，一個團員可以在地方領袖或農業推廣員的指導下，種植一畝或數畝棉花或其他的莊稼，培植一個菜園或果園，把新鮮的菜蔬或水果，送到市場上去賣，把盈餘的錢去飼養家禽。把家禽賣掉去買肥豬，等到一羣小豬長大了，再去買乳牛，把乳牛的收穫按照當地的需要，從事各種農業生產工作。

此外，他們還可以免利向農貸處借貸。在作者參觀時，正有一個團員向農貸處借款二百元，購小牛一頭，準備將牠飼養大了，一年後售出還本，利用盈餘發展一種農產品工作。但是他的父親是一個賭鬼，牛買來後幾個月漸漸的大了，便被父親賣掉。可憐的孩子到農貸處去哭訴，農貸處知道問題不在孩子，而在父親，把他的父親訓戒了一番，又照數貸款給這孩子。

「四H團」與外界的關係

「四H團」工作着重於家庭。事實上，「四H團」的工作，也就是家庭工作。團內實際的示範工作，常常便在家庭的農場上或團員的家庭中舉行。團員在家庭擔任的工作，是被視為非常重要的。因為家庭的工作是他們能力所能勝任的。團員可在工作中得到一個良好的機會，去發展他們的特長和個性。在家庭環境中，由於運用新的方法，在實際工作中所得到的新經驗和教訓，他們可獲得不少的幫助，去改進他們的家庭和農業工作，而因此得到整個家庭一致的讚美，使家庭中各份子更能團結與和諧。由以上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團員對家庭工作有很大的興趣，同時能與其父母合作者，才能有較大的成功。這個成功不只是為他個人，同時也可為其他團員作榜樣。如果父母對此沒有興趣，也不能和他們合作，團的工作便常會遭遇到很大的失敗。

「四H團」與農村社會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它是在推廣農業計劃方面，這不祇是因為團的活動是交織在這個社會裏，使團和農村社會息息相關，而團中的領袖，也都代表着每個農村中負有衆望的男女優秀人才。農村少年們在計劃他們的工作時，總忘不了整個農村的問題。在這一件工作方面，地方上自願盡義務的領袖幫了很大的忙。這些領袖們時時以發展少年的個性為懷，由解決農村社會問題方面去幫助團員們了解如何使「自我」盡善盡美，並且有一個完美的人生哲學。經驗告訴我們，農村青年很不容易跟隨領袖學習——就是領袖是很聰明能幹的；因為這些青年不但對高深的道德原理及崇高

的理想缺乏信心和服從心，而且對農村事業也缺少責任心。經驗更告訴我們，只有地方領袖最容易成功，因為他們最瞭解當地情形，並且特別明白青年們的需要、興趣和能力。

「四H團」組織概況

地方上各種「四H團」的工作，都是在縣農業推廣機構指導下的。如當地未設統一機構，則由農業機構與家庭改進會共同負責推行。縣推廣機構在州推廣機構的指導下，督導「四H團」組織成立，由州方指示全年工作方針與計劃，指導團中各種委員會集會以及地方領袖的工作，並設法舉辦各種團體活動，如「四H團」野外活動營，野餐會、郊遊、表演及領導團內其他活動等。

各地「四H團」每年舉行賽牛會一次，由各州分區或各州聯合舉行，前五名得獎金十元至數十元不等。每隔數年，由中央農林部召集全國各縣各鄉「四H團」代表二人，在華盛頓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會期十日。在會中舉辦各項討論會，表演會，學習活動等。去歲九月，作者旅行至華盛頓時，正逢美國舉行第二屆全國「四H團」團員大會，參加男女少年約計五萬餘人。

「四H團」在美全國各縣農村共計有八萬五千團。每年約計有一百七十餘萬農村男女少年在這個組織中成長壯大起來。團員在各縣小學中學畢業後，升入州立大學農業學院，畢業後仍返本鄉服務。這是美國政府繁榮農村增加農村生產的基本政策。

舊金山有一個家

黃仁華

這次離國赴美求學的旅程中，在船上認識了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他是一位四十三歲和藹可親的中年人，在中國傳教十六年，對於祖國的一切情形比我們還熟悉關心。在談話中，他知道我們幾個女學生是初次出國門，對於美國的風俗習慣還很生疏。他在船上多方的指導我們，同時在離船之後，帶我們七個同行的女伴住在聖瑪利亞總會 (St. Maria Club) 裏。

這是一間天主教徒麥格理閣小姐所辦的寄宿舍，美國人稱這叫客屋 (Guest House) 雖然我們每星期付給她十二元美金為房租與早晚餐的費用，我們一點不覺得像出門作旅客似的。住在這裏的人，連她有二十九個，從八十幾歲的老太太到四歲的小女孩都有，大家圍在一張大桌上吃飯，談笑，在客堂裏彈琴，聽無線電，在一個外室裏作枕頭戰或交換中美時裝表演，真是像一家人。彼此都覺得沒有拘束的必要。第一天早晨六點鐘，我就被一位十九歲的秀蘭 (Shirley) 叫醒，強迫我聽她的情史，和她一個多月以後的結婚。每天晚上，同屋的各國人（她們自稱為『國際聯盟』）都跑到客堂裏去玩，最喜歡教中國女孩子跳 Jitterbug。對於中國人的身材的苗條，真是羨慕萬分。她們個子生得又粗又大，跳起舞來只好做男的。

我們初次出門，到了陌生的地方，心裏總有一點異樣。可是自從進到這一個聖瑪利亞之「家」之後，由於麥小姐的愛護備至與諸同屋的真誠坦白的照應領導，對於美國人的性格與熱心，真是五體投地。我們深深的感到這非但是個寄宿的地方，也是一個充滿恩愛喜樂的家。麥小姐的收入並不够她每月的支出，因為普通旅館每一天要花六七塊錢才能過夜，並且伙食在外。昨天因為好奇心的激動，跟她作了一次短短的談話，問她對於這「總會」的感想，心得和用意。談完以後，我深感對她的人格的大偉大與高尚。她的一生的目的，就是服務人羣爲世造福。以下是「聖瑪利亞總會」的緣起與歷史。

麥小姐是一位四十七歲的護士與社會問題改革家。在一九四〇那年，因為美國經濟場上的不景氣，許多人都感失業的痛苦，有許多工作効率很高的女書記員，速記員或打字員，都包括在內。她們整天出外奔跑，希望能找到一兩個鐘頭的工作以維持每日的生活。可是事實並沒有那麼容易。這樣一天一天的挨過去，衣服也破舊了，鞋底也穿了，最可憐的就是她們對於人生的希望與喜樂也都跟着時光不翼而飛了。這種婦女在舊金山，成千成萬，自殺的也有，墮落的也有，餓死病死的也有。這種可歌可泣的故事，打動了慈愛的麥小姐的心。她由她的宗教的信仰和對於人類的愛心，決定設法捐錢和衣服，以便照料這些迷途的羔羊。她租了一間六個房間的公寓，收留那些無家可歸的失業婦女，同時努力到處演講，祈求各方善士的施濟。在六天之後，她那六間房間都佈置起來，許多人跑上三層的樓梯，送來許多碗盤，碟子，衣服，傢具。在幾星期內，她捐到七萬套舊衣服，以供給那些無衣無食的婦女。許多菜館魚舖，送來五六十磅的食物。那些婦女，在麥小姐的愛護之下，自己燒飯菜，改衣

服，衣食住的問題一解決，對於人生的希望與喜樂也就逐漸的增加了。對於自己的自信心，在不覺之中也就恢復了。慢慢的，她四處幫忙替她們找職業。不久之後，她所收留的婦女們，由她的愛護指導，和社會經濟的恢復原狀，個個都有了工作，個個都當她做母親，拿『聖瑪利亞總會』當着自己的家。一年一年的過去，來找這位人類的慈母的婦女越來越多。在一九四〇的下半年，她和她的『女兒們』都搬進一間十二個房間的住所。在一九四一那年，又搬進一所二十六個房間的大洋房。裏面的設備一應俱全，從跳舞廳以至洗衣房應有盡有，這就是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地址是舊金山佛蘭克林路一千八百零三號（1803 Franklin St. San Francisco）。

當那些失業婦女能自己維持生活以後，她們就每個月付些房錢給麥小姐，以幫忙維持這個『家』的開支。有許多窮女孩和孤兒，還是免費的住在這裏面。麥小姐雖然是個天主教徒，可是她對別的宗教和別的種族的女孩子，全是一視同仁，沒有半點偏見的。她的心充滿喜樂，仁愛與忍耐，真是個上帝的好女兒。有一次，她對一個大宴會去演講，談到她對於她的『家』的心得與願望。講完後，有一位最出名的審判官跑過來和她握手說：『麥小姐，這太像聖經裏的故事了。』

現在，她是不需要去拯救失業婦女了。因為社會經濟情形已經進步，失業的人個個都已找到了職業，而能供給自己的費用。然而她的『家』還是照樣的開下去，收留許多遠離家鄉的女孩子，或從家庭逃出來的婦女。麥小姐拿出她的護士與社會改革家的本領來，和她們討論各人個別的困難與苦衷，幫助她們去解決與安排。各學校的校長和各大機關的首領，都送他們的『問題女孩子』（Problem）

Girl) 到她這裏來。她除掉替她們解決衣食住的問題以外，還整天的忙着醫治她們的心理與感情的病症。像一位慈母的溫柔體貼，在她的領導與安慰之下，不知有多少女子由苦難中得到喜樂與安慰。

她深感到家庭的快樂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無論成人或幼孩，受過不快樂家庭的影響後，他的一生中永遠會留下不幸的痕跡來，如神經過敏情感失常等病症，對於社會國家實在是不利的。他願盡力把她的『家』的溫暖分給大衆共享，同時撫養許多將來的賢妻良母，使她們對於人生的大事，有相當的準備，認識與了解，將來在社會上會建立一個充滿和平與喜樂的『家』來。她真是一位慈母，一位大衆的慈母。

美國的健康嬰兒診所

馬朱覺方

說起「診所」，一般人便聯想到治病，可是又說是「健康嬰兒」，這兩點豈不互相矛盾？事實上這表面矛盾的名詞，包含一種重要的意義，對於保護孩子們的康健有深切的關係。

原來診所不一定是治病的地方，只要是在醫生指導下，給一般人醫藥衛生方面的幫助，便可稱為診所。健康嬰兒診所 (Well-baby Clinic)，就是屬於後一類的。在美國這種診所很普遍。

老式的話：「會生便會養。」以為有了孩子，自然便會做父母，事實上不是那樣簡單。在舊式大家庭內，有祖母或伯母或那些長輩給年輕的父母隨時指導；尤其最初幾個月的孩子，時時刻刻可以發生許多小問題，使初次做父母的手足無措。如有長輩在旁，可以給很大的幫助。當美國社會很快的工業化之後，小家庭制度盛行，家中再沒有長輩的隨時指導了，年輕的父母常會感覺到很大的困難。另一方面，近年來科學進步，醫學、心理學等等，都有驚人的進展，對於兒童的營養、身體、精神、情緒的發育，有許多新發明。有了科學的新知識，第二步便是怎樣推廣去實際應用。所以一方面做父母的需要外界的指導，另一方面科學界有新的材料貢獻給父母，由這兩種勢力的推動，產生了許多的發展，健康嬰兒診所是其中之一。

這類診所所有私立的，有公立的。私立的或係醫生個人的診所，或係醫院的門診部。公立的多半由地方政府辦理，普通用『嬰兒福利站』(Infant Welfare Station)一類的名稱。私立的大部分爲上中等階級的家庭而設，公立的專門服務收入有限的家庭。

指導母親護理孩子，保持孩子的康健，是小兒科醫生的責任。一般醫生對於這部分工作的收費，比較其他診費爲低。最初主要的是指導母親解決孩子吃的問題。無論孩子是母親餵奶，或用人工餵奶，首先決定的是怎樣餵法，譬如每隔幾小時餵一次？每次餵多少？各個孩子不同，不能一律地說應當每隔四小時或三小時餵一次，也不能說每次應當讓孩子吃十五分鐘或三十分鐘。假如母乳不足，須用牛乳補充，或完全須用人工餵乳，則問題更多。譬如應該用那一種牛乳？多少份量？怎樣配合？務必不可損害孩子的消化機構。所謂孩子的時間表，由醫生幫助規定。前幾年的風氣，把小孩當作小機器一般，規定每四小時吃一次，便非等到四小時不可，雖然孩子餓得直叫，可是時間尙差半小時，就不能給他吃。甚至有人說母親們非等鬧鐘響了不動手。可是近來的趨勢活動多了，認爲每個孩子各有不同，他有他自己獨特的最適宜的時間表，胃口大的可以隔四小時吃一次，胃口小的也許每三小時須吃一次，或者二小時半。每次能吃多少？能吃什麼？也有他自己的主張，從他接受營養的情形表現出來。因此，事情便複雜了。做父母的沒有專家指導，很難決定一個對於孩子最適宜的時間表，使他達到最高限度的康健。孩子長大起來，吃的方面隨時有新問題。譬如孩子有一個月了，應該給他吃橘子和魚肝油嗎？什麼時候應該加添澱粉質的食品、水果、蔬菜、蛋黃、肝、肉類呢？在一歲以內的孩

子，可以吃許多東西，但不能亂吃。在某種情形之下，配合孩子的年齡、體重、消化能力等等，給他一步步增加食品，一切都需要科學的指導和保障。

孩子一天天長大起來，有新的發展，也有新的問題。即使孩子身體康健，或母親已經有經驗，問題減少，但做父母的還是願意確實知道他們的孩子一切是否正常。或者，隨時發生的小問題，在旁人也許以為太不重要，做母親的却會整天掛在心頭。在這種場合，沒有理由特別請醫生，如能按期到健康嬰兒診所去和醫生談談，便可解決一切。

父母們通常每月一次，將孩子帶往診所去。在那裏，先稱一下孩子的體重，這是嬰兒發展的良好標準。每個母親都願意知道她的孩子長得多快。假如體重停止增加，就立刻引起醫生的注意。在稱體重後，醫生給孩子作普通的身體檢查，檢查時便可告訴母親她的孩子某方面發展特別好，某方面不太好，需要怎樣糾正或改良。同時母親腦中的種種疑問，都可提出來，醫生給她一一解答。或者醫生感覺這位母親在那方面特別需要幫助，便給她講解，或請護士詳細教導她。因此，健康嬰兒診所的功効，一方面使孩子受到醫生的常期保護，在任何病象的最初階段，立刻發現，加以預防；一方面教導父母怎樣做最聰明完善的父母，利用最新的科學知識，幫助他們盡父母的責任。

近來更有利用健康嬰兒診所的設備，作研究兒童發展的根據。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州洛克福城，在極著名的奧特利醫生（Dr. C. Aldrich）指導之下，舉辦健康嬰兒診所。這診所與世界聞名的梅堯醫院（Mayo Clinic）有關。凡是在洛城出生的嬰兒，都到這診所作定期檢查；除檢查身體外，同

時有簡單的心理測驗。關於每個孩子的發育程序，都有詳細的記錄。一年之內，便有幾千個孩子經過診所的檢查記載。預計這研究計劃，將繼續到孩子們十五六歲中學畢業為止。所以將來與這診所發生關係的孩子，必達幾萬人之多。這班孩子們的詳細記錄，可以供給許多關於兒童發展的事實，由這許多事實的資料中，必可以獲得新發明，作為幫助其他孩子的發育的工具。這是一個大規模的試驗。

關於一般收入有限的家庭，不能有多餘的經濟能力，去得到健康嬰兒診所的利益，又怎麼辦呢？這是政府的責任了。比較前進的州政府，都有婦嬰衛生的工作，督促全州各地推進婦嬰健康，務使一般人民，都能享受科學發明的結果。在大都市內，往往選擇若干中心地點，設立「嬰兒福利站」，使全城居民，尤其是經濟狀況惡劣的，都有機會到某一站去得到醫生護士的指導。這類服務完全是免費的。

一般地說，經濟落後的家庭，也是知識程度較低的。他們怎樣會知道利用嬰兒福利站的服務呢？這是教育方面的問題了。若干地方政府的衛生局，對於這點非常注意。舉一個實例吧：我在芝加哥公共救濟機關實習的時候，有一次送一個年輕的母親到縣立醫院去生產。孩子出生後，由醫生負責向衛生局登記。不久，這個母親便收到衛生局寄來的郵件，裏面有一封信，恭賀這個母親為國家添了一個新公民，希望她善為撫養，將來為國家爭光。同時告訴她在她家附近有某某嬰兒福利站，她出院後可以帶孩子去檢查身體。又告訴她衛生局備有「嬰兒撫育法」的冊子，是本着多年的經驗，而且經過許多專家的校訂而編的，資料豐富。關於孩子的吃，他的清潔舒服，他的睡眠，新鮮空氣和陽光的需

要，普通疾病的護理，以及孩子發育生長和訓練的原則，都有詳細切實的說明。如果她希望有這本書，可以向衛生局函索。等這母親回家後不久，又有負責家庭訪問的公共衛生護士來訪問，看她帶孩子有什麼問題，並且解釋孩子定期檢查的重要，和做母親的責任。總而言之，這種公共設備，目的在使社會中每個孩子在可能範圍內得到科學的幫助，以達到他最高度的健康發展。

等到孩子病了，即使有最好的醫藥設備，在最短期內將病治好，孩子已經受損傷了。多病的孩子，非但在身體的發育上損失，他的精神和情緒的正常發展，也遭受了打擊。因此，使健康的孩子經常保持康健，是為孩子、為父母、為社會最經濟的辦法。健康嬰兒診所是達到這個目標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回國以後，在上海我尚未找到這種診所，上海尚且沒有，其他各地更可想而知。這是很大的缺憾，值得關心兒童福利的諸君注意的。

家政實習室

方文淵

一九四二年的秋季，我在美國奧瑞崗大學讀書。學校派定我住肯特宿舍（Kent House）。這個宿舍是一座三層小洋樓，一面臨馬路，三面有草地環繞着。這樓是學校專為家政系四年級學生實習的地方之一。設備完全，內部只容八九位，包括導師福太太、我，六位學生梅、蘭、竹、菊、琴、琪。因為我是外國學生，樣樣事只看不動手。福太太的責任是分配和指導學生工作。時期為六個星期。在實習期間，家庭一切零整事情，全由學生動手，期滿導師批給分數。

離開學還有數日，我們搬進宿舍。每人照着導師的分派，安頓下來。福太太帶着我們巡視全樓一週，然後大家坐在客廳裏，聽候分配工作。她將工作分為六項，每項都詳細解釋，每星期換職一次。六項工作是：（一）廚司，（二）廚司助手，（三）保姆（照管嬰兒），（四）洗衣者（洗收嬰兒衣服），（五）清潔房屋者，（六）主婦（裝飾房間和招待客人）。

開學的第一天，室內添了一位小客人，名叫小琳，年齡只有四個月，金髮碧眼，肥碩可愛。她住在我們為她準備好的臥室內，附帶着一間浴室。屋子的佈置是合乎她的需要的，有小床、小桌、小衣櫥和玩具箱。

一切準備好，正式工作起始。所學的理论要實際化。

廚司是派定梅。福太太交給她一星期的伙食費，包括八個大人和一位嬰兒。她的職務是按照我們的伙食費，將一星期的膳食單開好，交給導師，看有何修正。那就是導師要仔細看過，每天膳食單够不够小琳和我們身體的需要。小琳只四個月大，照她固定的嬰兒膳食單，是每四小時吃六囑牛奶，此外按時吃魚肝油和鮮橘子水。正在二十至二十五歲的青年，每天的膳食須包括牛奶、雞蛋、肉類、菜蔬、水果、五穀類、調味品和飲料。

梅開菜單之前，先讀一下當天的報紙，上面登載着物價和上市的青菜、水果、肉類的種類。以吃得好用費少為原則。例如粗糧與細糧，前者價廉而富於營養，她應當鼓勵我們多吃粗糧。綠色蔬菜上市了，又嫩又便宜。豬肝比豬肉價格公道的多，應利用機會多多採用。計劃合理，多下來的錢，仍作為改進膳食之用。每天她多買幾磅牛奶，再多購些鮮水果，以增進每個人的健康。

先看小琳吃的東西！魚肝油已買好，牛奶天天有，可先買半打鮮橘子，一個擠水，五個放在我們的水果拼盤內。小天使應當先吃，大人的菜單可以以她的膳食為中心，再加更改。她能吃的東西，成人可以吃，可是成人吃的東西，她那小小的腸胃是不能容納的。對於這一點，梅是很留意的。

小琳和我們的菜單，已由福太太過目，認為滿意。梅要將食品的種類和數量，用複寫紙記在購買物品本上。上面一張給菜肉舖，下面留一存根，以便至一星期尾結賬。凡是能儲存的乾糧，是買一個星期要用的。不易儲存的食物，按日購買。

廚司是每天要早起的。梅六點鐘起身，自己梳洗完畢，將我們喚醒。見我們無意再入夢鄉，才放心跑到樓下廚房，準備早餐。這時候蘭廚司助手也下樓了，擺飯桌和幫忙照應廚房的事。一到七點，蘭打餐鈴，大家穿着整齊，到樓下飯廳來。坐在排定的位子，這些座位每星期更動一次。做主婦的總坐首席，切肉分菜給大家吃。

早餐完畢，大家各自送碗碟到廚房。蘭將桌子收拾乾淨，再去洗碗。八點正校鐘一響，有課的人夾着書包走向課堂。

蘭是梅的好幫手，她總是將飯桌佈置得整齊而又美觀，刀叉擦得亮亮的，碗碟洗得非常乾淨，每天換一次飯巾。在廚房裏，她幫梅摘菜、削洋芋、切肉，做零星小事，使梅安心的做吃的東西。梅真是一位巧婦，喜歡翻閱烹調書籍、好家事雜誌。看到新的食物烹調法，也試做新菜。做出來的東西，好吃不好吃，她一看我們的盤子已空，就知道她成功了。

宿舍裏的小主人小琳，本星期由竹來招呼，每天我們吃完早餐，也就是小琳當起床的時候。竹輕輕的推開小琳的房門一看，她已經睜開兩隻眼睛在玩床上掛着的玩具。竹一邊打開窗簾，亮光射進房間，一邊對小琳講『早安』。小琳知道她可以起床吃早飯，對竹的光臨表示歡迎，竹將小琳抱起來，放在小便盆上，訓練她有按時大小便的好習慣。以後給她換衣服、縛尿布、洗臉、洗手。一切弄清楚，蘭由竹的吩咐，將小琳的早餐送進臥室，竹便耐心的餵她。早餐完畢，小琳又睡在舖平的小床上。竹將小琳的濕尿布，放在一個布袋內，交給菊。

十點左右，小琳吃過魚肝油和橘子水，竹預備給小琳洗澡。澡盆內放着小玩具如小鴨小魚。小琳坐在澡盆內，拍着水，玩着鴨兒，很快樂，毫無阻礙的洗完澡。菊將換下來的衣服和床上的髒單子拿去洗。

每隔四小時，小琳吃一頓牛奶。天朗氣清時，是小琳遊園的日子。她臥在小車內，由竹推她到校園附近。停在陰涼的地方。竹坐在一傍做小衣服，小琳想睡就睡。不睡時就玩她的玩具——鈴和一只小熊。

吃完晚飯，竹給小琳換上睡衣，放在床上，蓋好。將窗簾拉下，關上燈，說聲『晚安』就把房門帶上。

竹是一個性情溫和的女孩子，做事細心，是一個理想的保姆，爲了照顧小琳，她就被派睡在小琳臥室的隔壁。夜間十時正，竹起來將小琳弄醒，再把小琳放在小便盆上一次。以後大家都安息。

琴的工作，看起來多麼清閒。打掃全樓，每天早飯後，她換上一件工裝 (House Coat)。手裏推着一個真空除塵器 (Vacuum Cleaner)，將房間灰塵吸淨，然後推到樓下，拆開倒去積塵，裝好放回儲藏室。再拿一塊乾淨的抹布，擦床頭、桌椅櫃台。室內的清潔工作告一段落，就該忙戶外了，打掃走廊和院子。每一星期要大清除一次。擦玻璃，洗窗簾，用割草機割草。琴很好潔，工作完畢，洗了澡，換上常服。

我們都相信琪是個能幹的主婦。她每天將全樓佈置得整整齊齊，飯桌上和客廳裏常有鮮花點綴。

每逢星期四晚，是實習室請客日，事前琪和福太太商量請何人，再和梅討論菜單，將原有的略加改良，發出請帖。到了正日，全室的人打扮起來。有的頭上戴着花朵，有的身上穿着亮晶晶的衣裝。主婦殷勤的招待客人。飯菜準備好，主婦領導客人走向飯廳。照安排的位子，客人坐下用餐。

偶爾也有選讀『家庭關係』(Family relationship)的男生分組實習半天。工作的分配和我們一樣。照顧小琳，購買物品，做飯擺桌，洗碗和清理。實習室的女生在旁邊幫忙。這一天，我們樓內相當熱鬧。等到食品齊備時，我們發現是一頓豐富的晚餐，全是由男生親手烹調的。這些男生多半是已有未婚妻，或者有要好的女友。爲了要明瞭家庭對他們未來幸福的關係，他與她同選這門功課，覺得家庭的工作應當兩人共同負擔。要是他親身嘗試過，容易體諒到太太工作的煩重，可以增進彼此的了解。這門功課實習的地方，就在家政實習室。他們很耐心的做指定的工作。吃完晚飯，把一切事情弄好，才離開實習室。

在這個小小家政實習室裏，短期內學習家庭的一切工作，奠定了未來美滿家庭的基礎。

紐約的光明之家

龔徵棟

在紐約，有一個機關，專為協助盲人而設，目的是治療失明者，防盲，及訓練盲人，使他們能有一技之長，而賴以謀生。這機關就是『光明之家』(Light House)，它是在一九〇五年由對於這種工作有興趣的人發起的，經費完全靠捐款。所收的盲人都是由醫院診所及醫師介紹的，凡是已被證明是眼睛失明者，都可加入。而且紐約市政府也規定，凡是查到有失明的人，必須報告。

『光明之家』有兩個最大的部門，一是福利部，一是娛樂部。凡是雙目失明的人加入時，先要有一次體格檢查和牙齒檢查。如果有病，即須治療。此外還要由心理學家給他一種測驗，按照他的智力，來規定他當學習何種工作。以後六個月檢查牙齒一次，並作心理測驗一次，除了對於健康予以注意之外，並按着各人的智力與興趣，教給他們一種技能，如打字，社會服務，印刷，編織絨線，織毛毯，製籐器等等，使他們可以自立。學成後，並介紹他們去工作，如果智力太低而不能學習甚麼技能，他們就幫助他能够在街上賣報紙。『光明之家』本身所請的教員和工作人員，大半都是失明的人。他們所用的課本，也是特製的。

娛樂部是專為教育人各種娛樂而設。他們在星期一、二、三、四舉行跳舞會，男女都可加入，一

同學習。除了跳舞之外，又有運動，游泳及音樂。每星期有四天中午爲盲人預備午飯，使他們都可以得到合於營養與熱量需要的飲食。兩天是專爲男的，兩天是專爲女的。這娛樂部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護送的工作 (guarding service)。盲人都住在家里，回去的時候，在街上可以用白拐杖來做標記，但是他們都不喜歡。所以路途不熟悉，或摸索不慣的人，在出門後，必須派人護送上下火車，汽車，電車等，以免發生意外事。

他們對於工作的訓練，可以分下面幾種：

(一) 老年人可以做家庭訪問員，就是到家庭裏去陪伴老年人，以免他太寂寞，或是做家庭教師。

(二) 青年人，壯年人可以按着他們的智力與興趣，教他們一種技能，使他們學成後可以賴以謀生。

(三) 學齡兒童可以保送到學校裏去讀書。在紐約有紐約盲人教育社，盲童學校，在公立學校裏有盲童班。

(四) 托兒所專收由兩歲到五歲的盲目孩子，裏面有遊戲，唱歌等等。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以好習慣來代替壞習慣。

(五) 祇旨一目的成人，可以到專收這種殘疾的人的地方，他們一方面給他一種謀生的技能，另一方面還要防另一隻眼睛的失明。如果是兒童盲一目的，可以加入一種視力保護班 (Sight Conser-

vation Class)，他們所讀的課本，同其他書籍，都是用特大的字，以免太傷目力。

自開辦以來，『光明之家』已幫助了不少人。有兩位盲人已成爲律師，兩位成爲作家，還有音樂家，和不少的學校教員。在美國參與二次大戰期間，盲人有很大的貢獻，例如織軍毯，制服呢等。電影製片廠也用不少盲人去捲已經製就的片子。『光明之家』實在對於盲人造福不淺，並且對於社會也有很大的貢獻。在一九四六年，有四千人去登記。但在紐約，他們還感覺到缺乏收納失明的婦女的地方。

回顧我國，雖有幾所盲童學校，但規模很小。對於成人則根本沒有想到訓練他們一種謀生技術，對於盲人的福利工作，中國和美國相比，中國實在差得太遠了。可是我國盲目的人，却比美國多上許多倍。中國的盲人太不幸了，希望我國社會人士也能注意及此，多多爲盲人造福，使向所被視爲『廢人』的盲人成爲有用之材。

勝利後的五月週

唐 笙

戰事結束已經一年，和平之神又回到了人間，但是嚴肅刻苦的英國，却處處仍舊保持着戰時的堅忍。由於生產工業尚未復元，在這過渡時期，國內的一切物質供給並未因戰爭停止了而立刻恢復以前的豐盈。配給與統制還是很緊張嚴厲的施行着，一般人民也都明瞭雖然在戰場上已得到了勝利，要想過戰前那樣安逸舒適的日子，仍需一番掙扎，一番等待。但是現在到底和戰時情形不同。倫敦泰晤士日報的記者就曾指出數點，譬如說罷，劍橋又舉行那些傳統的五月週慶祝節目了。單是這小小的一件事，就足以表示英國是在慢慢的走向和平時期的生活。經過了五年的戰爭，在空襲與飛彈的威脅之餘，誰又能不厭倦那枯燥無味的節約生活呢？或許是因爲此罷，劍橋的各學院決定今年要好好的慶祝這勝利後的第一個五月週。節約運動中停掉的五月舞會，今年起重新開始舉行。這學年的末一星期又將是充滿了歡樂、歌舞、美酒、彩裳以及一切一切的享受。雖然現在還不能像戰前那般奢侈放任的狂歡，但僅僅小規模的節目，也够那些戰乏歸來的青年們沉醉了。

劍橋的『五月週』在任何時都是學生們最喜愛的日期。今年，大家自是格外殷切的盼着這寶貴的一星期。普通第三學期在四月中旬開始，共七個星期。是一年中最短也是最緊張的一段。從開學那天

起，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充滿了考試的情緒：憂慮、焦急、慌張、忙碌，呈現於每個人的舉動中。英島的五月最是明媚。不輕見的陽光極柔和的露出笑容，劍河旁，楊柳綠了。後園裏，花兒盛開。但橋邊樹下却比往時還要冷落。河上靜悄悄的只有野鴨在嬉戲。這時期，圖書館裏總是坐得滿滿的人，而宿舍中常是燈光不熄直到深夜，似乎每個人都抱着書本在準備一年一度的考試。就在這沉重的氣氛中，却常會有那倦讀的學子低聲嘆息着說：「唉，我多麼希望現在就是五月週了——而那討厭的考試已經結束。」這樣的話總會引起其他同學的附和，更有人會說：「五月週的歡樂，好像是考試難關中的一線光明。想像着那可愛的時期，好像現在的黑暗與苦讀都值得。」可是在大家的眼中，這黑暗時期是多麼漫長，越是望眼欲穿的盼着五月週，時間越是過得慢，好像五月週是故意的姍姍來遲。

但終於到了這快活的日子。嚴格的說，今年的五月週是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因為那才是學年的最末一星期。但在學生們的眼中，只要自己的考試完畢，五月週就算開始了。從那時起直到大家離開劍橋（Go Down）誰也不去想到正經工作，每個人腦中都打着玩的主意。在六月剛開始的時候。就有那些考試先結束的人們，實行他們五月週的享樂生活了。早上遲遲的起來，天氣晴好，就到河上去撐船，要不然騎着車去郊外野餐。晚間可以去看戲，去酒館談天，或者約上十幾個人在宿舍裏開起留聲機跳舞。那些尚在考試的人們則是看着人家玩而羨慕。許多家長都是在這期間來參觀這古老的學府。每一學院都有幾間客房，準備學生們的客人來住，但在這時期，不但客房告滿，而且劍橋城中。每一家旅館也早就都住滿了遊客。校園中、草坪上、四合院的走廊裏不時的有黑衫的學生借着白髮的父母

或親友走出走進，他們更不停的指手劃腳忙著講述。那條橋是牛頓時造的，那間房是大詩人伍斯華滋 (Wordsworth) 住過的。每個人都要誇獎幾聲自己所屬的那學院，報道一下這學院出過幾個名人，每張面上都有幾分的驕傲，那一個不是以身列這最高學府為榮呢？

五月週的正式節目開始時，一般人的考試都已經結束。因為時間很短，所以許多節目都湊在一起，大家只選自己喜歡的去參加。有船會、音樂會、隨便的宴會和最精彩的舞會。

船 會

『船會』(也可稱為『碰船』Bumps)並非五月週的特色，三月中第二學期結束時也有『船會』但那時因為天氣冷，觀眾比較少，因此船會也就沒有五月週中的『船』來得精采有趣。賽船的程序共佔四天，都是在城外劍河的下游舉行。第一天幾個興趣很濃的女同學就招了我去看船會。我們在下午吃過茶的時候，騎着車向目的地出發，順着河邊的馬路，走出約五六公里的光景，看見路邊上堆了許多自行車，另外也停着廿幾輛汽車，有兩個巡警在維持秩序。我們下了車，看看河邊的草地上已是坐滿了人。觀眾包括各色各類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穿着各式的服飾。在我忙湊看人的時候，瑪麗，那個最愛船會的女孩子，却在專心致意的，觀察着地理。她很內行的拉了我們向下游走。到了一處河面有些彎曲的岸旁才停步。我好奇的問她為什麼挑這麼個地方，她說：『這兒地勢好，我們看着船轉彎或許可以看見「碰」。』但我仍舊不懂，於是瑪麗就耐心的為我解釋，船會是怎麼一回事。原

來這賽船不是看那條船先到終點，而主要的是要追上在前的一條船碰它一碰。參與比賽的船隻每年不等，大些的學院常有四五條船，而小學院有的時候連一條船的人手都湊不齊。比賽分四組進行，每組中有十幾條船，隔着相等的距離同時出發。若在到達終點之前，那條船被後面的船「碰」了，則第二天「相碰」的船就得掉換地位，被碰者落後一位。若一條船在四天的比賽中都追着並碰到了前面的船，這條船就可「得獎」(Win the Cars)。每組中佔第一位的船，第二天就升到上面一組的末一位，到最後一日佔第一組中第一位的船可以算是「河王」，因為它是得到了最榮譽的地位。

在我們談着話的時候，遠遠的槍響了三下，瑪麗很興奮的喊道：「注意啊，開始了！」然而河上却連船影都沒有。過了一會，漸漸聽見人聲嘈雜，自遠而近。有自行車的鈴聲，博浪鼓的搖動聲，口哨聲和着吶喊與足音。隨着即見第一條的船身出現了。細長的快艇，打起八隻長槳，輕巧整齊地伸入水面又伸了出來。一個身材瘦小的把舵者坐在船尾，帶着紫色的小帽，正聚精會神的高喊着口令。緊跟着第二條船也出現了，同樣的有飛快的八隻槳，一個帶紅帽子的把舵者。看看似乎即將追着第一船，但却又總是隔着小小的一段距離。同時岸旁跑道上，蜂湧着一批人跟着船前進。有的騎車，有的步行，有的手拿放聲筒，有的拿着鑼鼓，更有的只是口裏拼命的喊：「三一學院(Timity)，努力呀！」或是：「快！快！皇家學院(Kirgs)要快！」此時站在岸上等候的觀眾，也被引得叫喊起來。我旁邊的瑪麗，跳起腳險些掉到河裏。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兩條船都轉過河灣，消逝不見，跟着的人羣也跑遠。就在這批尚未走盡時，後面的一條條船已接踵來到。黑帽子，白帽子……陸續出現，

有幾條船相距很近，有一二條却離前後的船都很遠。只有兩條船是近到只差尺餘的距離，而就在我們眼前，河面轉彎處，由於後者突然趕出少許，船頭碰到了前面一條的船尾。岸上大家都極興奮的喊着：「碰了，碰了！」相碰之後，兩條船即很快的退到岸邊，以便其餘的船可以繼續，但他們是要到第二天才繼續與賽。不一會，十幾條船都搖過去了，河水又恢復平靜，只剩下相碰者息在岸邊。勝利的那一船，每個人都是面帶笑容，非常高興，而他們的啦啦隊，更採了許多柳枝，將它插在船頭船尾。據說，這也是傳統的戰利品。待其他的船都已走遠，兩條相碰的船，由勝利者居前，也慢慢的搖往下游的船場。

瑪麗拍拍我的肩，得意的說：「唐，你運氣不錯，第一次看船，就看到那麼精采的「相碰」。還是我選的這個地方好罷！」

我不很滿意的問她是否船賽就這麼完了。她說：「不，不，還有三組可看，不過每賽之間要隔開三刻鐘。」然後又問我喜歡不喜歡看。我很懷疑的說：「等的時間太長，看的時間太短。」瑪麗立刻辯護：「但那短短的時間是多麼緊張。在一霎那間，看着流線型的船如箭般射來。啊，多美麗呀！我真愛船會。」她活潑潑地跳着，又拉了我們往回走。據她推測下一組的船，大約會在更近終結點的地方「相碰」，所以我們得再選個地點。這時岸邊的觀衆都在騷動，有的去找熟人談天，有的和我們相反，往下游走，在人叢中，我看見許多熟悉的面龐。除了師長同學之外，更可以認出幾個在城裏時常看見的人：有飯館的侍者，也有百貨店的女店員。瑪麗更告訴我，觀衆中有很多是從幾十里外趕來

的，我們看見的汽車就是屬於這些遠路來者。她小的時候，就常常跟着父親，坐四小時的車到劍橋趕船會。「我的愛船會全是家傳的嗜好，」她說，「我的父親對比我興趣還要濃。雖然他年紀已經六十歲，談起船賽，他恨不得每場必到。」

不一會，第二組也開始了。不過這次我們的運氣不好，沒有看見「碰」。接着第三四組也一一賽畢，但幾次我們都是遠遠的聽見人家在喊：「碰了，碰了！」自己却沒有看見。漸漸我也能和瑪麗一樣由船槳和把舵者帽子上的顏色，辨別出那條船是屬於那一個學院。四組看完已是七點多，我們又騎下自行車回學院。歸途中，瑪麗還在和另一個同學討論着地勢，並計劃明天該在那一段等，可以看見「碰」。

第二日一早就是陰暗的天色，下午滴滴答答落起雨來。船會恐怕得延期了，我暗忖，但四點不到瑪麗就來催我出發。「可是下雨呢，瑪麗。」我說。「穿上你的雨衣快來，」她若無其事的回答，「在雨中看船更有意思。」我們又趕了去。觀眾仍是那麼多。汽車更多了幾輛。後兩日天氣始終陰暗，我不肯去了。但瑪麗她們還是興緻勃勃的跑了去。回來告訴我，末一場真精彩，共有十幾個「碰」，她看見三個之多。而我呢？不禁暗暗驚奇，怎麼平素性格冷漠的英國人，却都那麼喜歡這幾分鐘的興奮，霎那間的緊張？冒着雨，老遠的路，跑去只看個「碰」。船會到底有什麼意思，我始終不能明瞭，大概是沒有得到家傳的緣故。

河上的歌詠

在船會進行的那幾天，同時有很多音樂節目，在午後或晚間舉行。克萊爾（Clare）學院有黃鶯歌詠團在禮堂中開音樂會，皇家學院的唱詩班在教堂的燭光中唱彌撒。但最精彩的要算重音歌詠隊（Madrigal Society）的河上歌詠。這種重音歌唱在劍橋每年只有一次，而又因爲是在室外自然的環境中，所以尤其受歡迎。其他節目每年的五月週中常常有變化，但是「河上歌詠」這一項是年年必有的。

夏日晝長，英島又偏北，晚飯後天仍沒有黑。河上歌詠定八時半開始，我和幾個同學不到八點就興沖沖的趕到後園河邊。落日的餘輝，尙散漫在天涯，可惜重雲密佈，日光僅在灰黑色的雲堆裏透露出幾絲金光，而未能映成晚霞，來增添河上的秀色。我們到的雖早，河邊上已是擁滿了人。歌詠隊坐在並排的幾條船上，而船泊在皇家學院的橋下，因此聽衆也就圍繞着這座橋。有些坐在綠草如茵的河堤岸上，斜倚在自然的懷抱中，有些立在橋頭右板上，瞭望着流動的河水。但最有興緻的人，早就租定了平底船（Punt），三四個人一起臥舟中，怡然自得。後園中，除人影外，更夾雜着伸出河面的木橋，遠遠望過去，有些像古時戰場上的旌旗兵馬。我們在人堆中找不到合適的位子。頑皮的愛蘭提議坐在堤岸邊的木欄杆上。於是大家就一個個拉起裙子，爬到欄杆上坐定。這位子雖然不舒服，地勢却很好，不但離橋邊近，可以聽得清，而且居高臨下，可以遠望。

歌詠隊很準時，八時三十一分就開始了。當第一縷歌聲傳佈到河上時，聽衆立刻都停止了談話。霎那間，人叢中已是鴉雀無聲，抑揚的音樂，佔據了整個的後園。歌聲此起彼落，重疊成曲。或一音獨引，衆聲連續相和。或四部合唱，漸次分節疊奏。歌聲忽分忽合，忽急忽緩，時散時聚，時高時低。然變化頓挫間節節合拍，一曲完畢，稍待片刻，一曲又起。聽衆都是屏息靜氣的安臥着，數百人圍聚，却能絲毫不亂。只有樹梢的鴉羣，在黃昏暮色中飛翔。偶爾引頸低鳴，似乎是在代替聽衆鼓掌。河水輕輕的流着，一二條小舟被水勢推動，緩緩的飄離了岸邊。舟中成雙的乘客（舟窄小僅能容二人，普通情侶最愛乘此），因專心聽曲，已無暇把槳，就任它蕩到河心。水面被舟身激起細細的波紋。這浪痕水跡，恰似歌聲的動蕩，一圈圈，慢慢的散開，直漫延到整個的河上，遠遠教堂的大鐘，按時敲出叮噹報刻的鳴響。但，鳥聲、鐘聲與輕微的水聲，都極調諧的和入歌聲，怡然入耳。遠望四圍，古老的樓院，襯着青青的草坪，偶見一兩對穿着晚禮服去赴宴的少年男女，躡足走過。女孩子的長髮，在晚橋中隨着藍紗頭巾飄動，而五彩的長裙，伴着黑衫白領的青年，在綠草地上，更顯得明媚。

暮色漸深，樓影突暗。河邊窗口透露出燈光，映在水上，照着舟中靜臥的聽衆。歌曲唱到末一闋時，橋下歌詠隊的船上，點起一長串的小紅燈籠。而船亦隨着歌聲離開橋洞，搖到河心。槳聲燈影裏，歌詠告終。然而聽衆却都似美夢乍醒，半晌無人作聲。待到紅燈籠的船漸漸搖遠，聽衆才開始作歸計。我們也跳下木欄杆，舉步回校。到此時才都發覺兩足已因靜坐而麻木不堪。大家互相攙扶着回

去。

夜色迷濛中，經過後園林下。蒼老的樹木，在昏暗裏似乎枝葉零亂，有些像醉臥的老翁，然仍不失其莊嚴美麗。愛蘭輕輕的哼着最後一曲，我們都在回憶着河上的歌聲，似乎餘音在耳。聽了她的輕唱，先還以為是自己腦中的回音。待到發現是愛蘭的嗓音時，也就加入跟着唱起來，一路唱到學院門口。慣例的有女門房拿着一大串鎖鑰在等門，但今晚她却任我們高歌而不加阻止。在平時晚間歸來，稍微高聲，就會被她數說一頓，但五月週到底是不平常的日子，連嚴厲的門房今晚也面帶微笑的問：『河上的歌詠好聽嗎？』

五月舞會

最後該說到五月的舞會了。雖然並不是每一個劍橋的同學都會跳舞，更不是大家都參與舞會，但這却是五月週中最主要的節目。相形之下，普通的宴會是太平淡了，因此也就不足一提。據說在戰爭期間，舞會停頓時，五月週簡直不成其為五月週。現在由於舞會的恢復，才算帶回來戰前的昇平氣象。舞會以學院為單位而組織成，但參加者並不限於這一個學院。有很多學院根本不舉行舞會，那院的同學若喜歡跳舞，就必須到別院去參加。今年的舞會共有十一個之多，從星期三起每晚都有，而更有幾晚同時有兩三個舞會在不同的學院中進行。

五月舞會的與普通跳舞會不同，是因為一年只有這麼一次，學生們可以盡興的在學院中歡樂歌

舞。而也只有這時候學生們可以不必在午夜以前歸校。平時，莊嚴的四合院中 (Quadrangle) 根本就難得有笑語歌聲，在夜晚更是寂靜。但當學院裏舉行五月舞會時，整個的空氣完全轉變了。舞場總是設在大禮堂裏，有通宵不停的樂隊，而教職員及學生的閱讀室，常常是被改成了女客休息室，掛起了紅紅綠綠的外衣。從大門口到校園的地上，鋪起厚厚的地毯，以便小姐的高跟鞋能够安步。校園中更是張燈結綵。照耀得光明美麗。舞乏了的人們，可以在樹下休息，看看星星，談談月亮，此中味道自是與在一般城裏跳舞場中不同。有的學院更特地在後園裏搭起木台涼棚，舞場和樂隊都在這台上，這樣與會的人可以在星光下，樹林中輕歌曼舞，更富情趣。

不知是否是因為今年是戰後第一次有五月舞會，反正全劍橋的人似乎都在注意着這些舞會。同學中大家談論着那個男同學約了那個女同學去那個舞會自不足為怪，就連師長和校外的人，也不停的講着舞會。有時隨便走進一家店舖買東西，夥計都會很起勁的問你：「小姐，你去了克萊爾學院的舞會嗎？今晚是基督學院的舞會罷。」但最惹人注意的，還是三一學院的舞會，不但因為三一學院是劍橋最大的幾個學院之一，不但因為三一學院後園中搭起了很大的舞台，更因為有人傳言伊利沙白公主將要來參加這個舞會。當然，單這一點就使人覺得這舞會是一件大事了。女學院中更是極熱鬧的討論着公主來的可能。有的說她一定來，有的說她太忙了不會來，但大家都知道三一學院是發了請柬給她的，因此她的來並非不可能。住在我對面房間的安娜對這個問題十分感到興趣，原因是她的男友在三一學院，而她亦將參與三一學院的舞會。那天一早，她跑來問我有沒有藍色的耳環，順便告訴我最後

的新聞是傳說着公主一定會來的。

「不管她來不來，安娜，」我說着，一邊找出耳環借給她，「你能不能寫信告訴我今晚你們玩的如何？」她點頭答應了。下面是她來信的一段：

「……那夜我玩的太高興了。從九點半我走進三一學院的大門時起到次日清晨九點，我披頭散髮的回到學院裏，簡直沒有一分鐘不是可愛的。後園在夜中是多麼美麗呀，而花草樹木中更裝置着五彩柔和的燈光。我們在畫展室中用點心，在圖書館裏休息談話。各處都是花香笑語，整個的三一學院完全開放了，任我們到處遊蕩。還有那些點心，真是太講究了，簡直都是宣戰後沒有見過的食物：奶油蛋糕，新鮮的水菓——我們都忘掉現在還有食物統制這件事。跳舞從九點起直到早上四點，音樂停止後，我們披上外衣，拉起長裙，走到河邊。那兒我們坐上了幾條平底船，撐到上游的 Gratchester 吃早飯。在河上時，天剛剛有點發白，四圍的水上籠罩着一團薄霧，不一會太陽出來了，斜斜的倚在東邊，而整個的世界充滿了光明。我們在陽光中撐到一家飯館進豐美的早膳。七點我們坐在船上唱歌回到劍橋。到學院裏已是快九點了。天哪，我走進自己房門，才感覺到疲乏困倦，可是這舞會真是可愛呀。最後，告訴你伊利沙白公主沒有來，她真是沒有福氣，這麼好的舞會不來玩玩……」

那夜的舞會可以算是結束了狂歡的五月週。第二天大家紛紛的離校回家。或許每一個人都在開始盼着下一個五月週吧。火車載走了一批批的學生，同學間互相喊着：「好好的過假期啊！開學再見！」劍橋街道上顯得那樣的冷靜，一天之內，五月週已成過去，而這小市鎮一下子就走回到六月的夏日情況了。

在美國過感恩節

楊惠

離聖誕節還有一個月，美國各城市的街道上已經紮起了五花六色的彩燈，豎起了刷滿銀粉的聖誕樹。從十一月底的『感恩節』起，到新年之後，這是美國人一年中最寶貴的一個月。

美國人樣樣事都是『超早』，十月的雜誌九月就出來了，過節也不例外，十一月初就有人在預備請客吃『火雞飯』。女青年會爲了『感恩』起見，有一個『慈善市場』的夜會，接着又來一個會員大茶會，我去作了一次演講。在華盛頓大學內，除了教授學生家家戶戶準備『感恩宴席』之外，在感恩節前兩天，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國際宴』——普天下的男女老幼既都是上帝的兒女，那麼我們在感謝天父的恩典時，當然不能再分什麼國籍，血統和種族：這就是國際宴的主要目的。

今年是華大第二次舉行『感恩國際宴』，準備了兩星期，參加的賓客代表二十八個國籍，共有二百多人，宴會是『半正式』(Semi-formal)就是女客穿正式夜禮服，男客穿黑色或深藍西裝)的：夜禮服，各國服裝，女客的花頭，男客的領章，釵光鬢影，如入仙境。八時正，全體入座，音樂開始時，就有一隊行列隨音樂魚貫而入，打頭的是兩個『僮僕』(Page)，然後一個代表美國人，一個代表印第安人，捧着『火雞』和水果算是奉獻。之後是一個白色天使打扮，頭戴銀冠的『感謝之神』

再後面是大隊國際行列，每一對男女代表一個國家，我是這國際隊伍的第一個，和吳君兩人是代表中國；後面有歐洲、挪威、丹麥、瑞典、近東各國、夏威夷等國的代表（照片登次日西雅圖智力報）。那天的菜當然特別豐富，感謝夜飯的特色是火雞和南瓜餅。飯後的餘興節目也是各國分別作一個表演，但二十八個國家只分了七個單位（因為人不够，有好幾國就合併起來成一個單位）：近東（包括土耳其、伊朗、巴勒斯坦、希臘等），歐洲（包括英、法、德、義等），南美和中美（包括十幾個國家），夏威夷、菲律賓、印度和中國。我們中國的節目排在最後，是『壓台戲』，很巧，好像他們美國人懂得中國規矩，『梅蘭芳』總是最後出台。我們的表演是介紹中國的音樂，一個現代的名歌『嘉陵江上』的獨唱，和兩個古時的民間歌曲：『孟姜女』和『鳳陽花鼓』，有兩個胡琴（京胡和二胡）鑼和鼓的伴奏，雖不能說怎麼好，但我們在百忙中居然都抽功夫來練習，人人都非常合作，至少表現了我們的精神，是可告慰國內的朋友。最近來此的吳大珉（上海經濟週報的主編人）在第二天對我說：『昨天你很成功，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表達我的意思，但當你們表演完畢時，許多人都來和我拉手，說好極了，你們中國人的表演真精彩。我感到了無限光榮。只有在國外，我們才能了解我們非團結不可，這國家觀念是中國強盛的基本。』

感恩節是十一月廿八日，星期四，學校放兩天假，連星期六日一共是四天。有家可歸的朋友全走了，我住的宿舍免不了顯得冷落。廿七號（星期三）夜裏宿舍也有火雞飯，吃完後我在客廳的壁爐邊烤火看小說。十時國際學生會的兩個朋友陪一位吳美臨小姐來看我，她雖也是和我同船來的，但我們

不認識。吳小姐是金女大畢業生，畢業後在母校教了多年生物學，來美國奧利根州（Oregon）州立大學攻讀，放假來西雅圖玩。說慣了英文聽見國語，真是倍覺親切。他們走後又來了幾個中國朋友，把我拖出去開汽車遊城。我們到華盛頓湖畔去看浮橋（Floating Bridge）的夜景，螢點的燈光，湖水的反映，的確比舊金山的金門橋還要美。這是全西雅圖最羅曼蒂克的地帶。

美國是以自由平等出名，沒有階級的分別，各種職業都一律平等，人人需要假日。感恩節那天早上起來就覺得特別，因為所有的職員全走了，這天宿舍裏沒有飯吃，電話也因為沒有接線生而接不到房間來，郵差當然也放假，所以留在宿舍的人可說是和外界隔絕了。我們才知道社會裏人與人之間有多深的相互依靠。這天的晚飯，我會接到五個請柬，當然只能揀一處，回絕了四個人。我揀的是一個美國家庭，因為既來了美國，當然願意多和美國人接觸，當了解他們的民族性，也使他們多懂得一點中國的事。況且離了家，就老渴求着享受一點「家」的溫暖。這中午我到田爾（Dill）夫婦家過節，田府是一個國際家庭，田先生是瑞士人，娶的太太是美國的黑人，兩人已都是第二次結婚了。田太太相當活動，參加不少社會工作和教會團體，她說她是為世界和平奮鬥的一名戰士，要達到真正的天下太平，第一步，就須從打破種族間的鄙視和成見開始。我和她在這一方面完全同意，我對無論那一種人都不歧視，爲了表達我的心意起見，就因為田太太是黑人，我必須去她家吃飯。他們夫婦倆真是好人，是非常討人喜歡的人物。當我們談得投機時，我簡直不相信我們是三個不同國籍的人。以前的環境、教育、風俗、習慣、家庭、地理、文字、語言，都應該叫我們之間產生隔膜，可是並不。我們

都是人，有相同的理想，信仰，和觀念，讓我們攜手爲天下一家的目標努力！

下午四點鐘，請我吃飯的韓扶倫先生 (Mr. William Havland) 就來接我了。是陰天，在黃昏中汽車上山又下山，他的家在華盛頓湖畔，風景是醉人的美麗，有小花園和蔬菜圃。屋內當然又是一般美國家庭的溫暖恬靜，一共有十個客人。吃飯時一張長桌，四根蠟燭，大家攜手做禱告：每人都說了幾句感謝的禱詞：菜肴當然豐富，也少不了火雞和南瓜餅。韓先生是華盛頓大學一九二九年經濟商業學院運輸管理系的畢業生，現在是聯合油公司 (Union Oil Company) 的經理，他和我談他們公司的中國出口生意。他說他們在中國沒有油站，在上海吳淞口也沒有負保護之責的巡邏船，他不知道中國政府銀行的信用如何，因爲假如虧了本，他對不起公司的股東。我就竭力進行「國民外交」，告訴他中國的前途多有希望，只要我們一團結，政治問題一解決，工業就會有驚人的發展。結果他被我說服，他說他將以大量的油，借給中國的生產事業。韓太太海倫女士 (Helen Havland) 有一張非常惹人愛的面孔，雖已近四十歲，還很有丰采。他們聽過我一次演講，對中國問題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記得韓太太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想不到你們中國的女孩子這麼能幹，對國際，政治，國內經濟教育的各方面都認識得那麼清楚，叫我們美國人在欽佩之餘，不勝慚愧。」我一到美國，處處就代表中國，無論是演講是談話，我總記住自己重大的使命。

當天的座上客之一馬爾先生 (Bob Moore) 是位無線電專家，年紀很輕，還未脫離學校，但他全部的興趣似乎全集中於無線電，有一個無線電台，他可以和在上海美軍部他的一位朋友通話。一聽見

我的家在上海，他立刻說可以替我傳信，假如他的朋友能找得到我家人的話，以後也許可以約好時間去通話。那幾天我正以接不着家信爲苦，對我，這真是一個「恩典」。

假期一共四天，以後的三天中又在美國人家吃了兩次飯。有一晚是和中國朋友一起玩的。星期五晚上到山姆遜 (Mr. Samuelson) 家去吃飯。他是位中學教員，直爽，熱心好客，和向外性，簡直把客人招待得太好了，叫我覺得無法表達我的謝意。在壁爐的火光中丟下一塊「化學顏料」，火光就有六種不同的顏色，我們熄滅了電燈，在這條「花筒」式的爐火邊談中國人和美國人，從中國的風俗習慣一直說到美國的煤礦罷工潮，從我教書的經驗又說到教育究竟對人類的生存有什麼貢獻。談到深更半夜，我忘了回家，但叫我高興的是，山先生山太太和他們的文學家兒子洛夫 (Ralph) 送我出來時，說：「我們發現我們非常喜歡中國人。」我對他說：「我也非常喜歡美國——祇是次於中國。」

這一連串「火雞飯」的收場是在史懷沙博士家 (Dr. Schweiso)，我和他們認識由於魏立斯登 (Willaston) 教授夫人的介紹 (魏博士是華盛頓大學教授，今春受聘爲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專家顧問，到中國東北華北各地去考察了六個月，現在正在上海候機返美)。史懷沙博士是位經濟學家，但從事社會工作，像救濟事業，青年會工作等等。他和我們的談話就好像在考我的經濟學。從「經濟理論」問起問到我對「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銀行」的意見。在座有一位是在華大教過八年書的史特小姐 (Miss Lucile Stubbs)，口若懸河，發表了不少高論。我們又談到美國的黑人問題，到現在，還是有不少古舊保守的美國人歧視黑人。「有色人種」在法律上和白人平等了，但還有許多地方他們

無法享受平等的權利。我班上的一位剛退伍的軍人學生告訴我，在軍隊裏也只是名義上的平等而已，好多地方黑人不能去。因爲白人不理他們，他們受不了，只好退出來。可是我相信這種種族歧視不久就能滅絕，我已經看到大學裏許多黑人學生有很高的智力和人格，他們爲爭取平等，始終在作誓死的奮鬥。

和中國同學玩的那一晚，雖不長，却叫我覺得似乎是回到了祖國。我先到遠東系主任泰來博士家參加他女兒十歲的生日茶會後，匆匆趕到國際學生會，他們幾位同學做了道地的中國菜，紅燒鷄，炒魚片，番茄炒蛋，菜花蝦仁，吃得高興。飯後我被請到西雅圖城外（在西雅圖和太可馬Tacoma之間）的最有名的舞廳『中國雉鷄』（China Henasant）去觀光，這是我來美後第二次進舞場，和城內的奧林匹克飯店不同，全部中國裝飾，是一個圓形的建築，外面非常好看，裏面是『中國味』，樂隊台前有兩條對聯：

錦衣趁樂舞

雉韻佐膳嘗

此外，屋頂和牆壁也都是雉鳥和龍鳳。舞池不小，除了圓桌長桌和方桌之外，還有小房間，很雅緻。這裏的飯可是很貴，最講究的每客美金四元七角五分，加捐就要五塊多錢。也有中國菜，但一盆芙蓉蛋就要二元七角五分。我吃了一客三明治，也要兩元（假如在普通小店吃，只須三角半）。但美

國有錢的人多，午夜之後簡直擠得不亦樂乎。在人羣中穿了中國衣服，總是很受人注意，我也碰到不少華大學生，美國人週末晚上總是玩得很遲，我在一點鐘離去時，鄰桌的人說：『已經要走了嗎？還早呢！』

今年西雅圖的雪也『超早』了，感恩節以前就來過一次『銀色世界』，大家都說：怕不會有『白的聖誕』（White Christmas）。無線電裏傳來『白的聖誕』的歌聲：『我在夢想一個白色的聖誕節……願你所有的聖誕都是最甜蜜……最光亮的銀白的……』。以此祝福你們！

英國女孩的『中國日』

唐 笙

半年前，收到英國某城一女校的來信，說：『本校於明春舉行「中國日」，爲了光耀這會與我們並肩作戰的盟邦。我們佩服中國的精神，我們敬仰她的文化，但同時我們也覺得需要對這偉大的古國，有更深刻的認識，有進一步的瞭解。所以我們現在籌備這麼一個「中國日」，可以讓我們的女孩子們，講中國史，中國地理，唱中國歌，演中國戲。在這天我們希望看見一個中國女孩子也來參加。』當時，覺得這動機很好，立刻就答應了。不同國籍的，人與人間的相互瞭解，是奠定和平基礎的先決條件。引起兒童對異族情形發生興趣，啓發孩子們對外國的同情與愛好，是避免國際鬥爭的根本辦法。我高興的等待着這個日子，心裏也暗暗估計，不知她們對中國到底知道多少。

一星期前又收到該女校的來信。校長說她在爲學生籌備節目，同時發生很多問題，需要我解答。因爲她自己對中國情形，也不大懂。我心裏有些躊躇，想想做校長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我恐怕更答不出。但終於答應幫忙。校長倒是很有誠意，特地爲此跑來劍橋一趟。她是個胖胖的，精神極飽滿的中國女子，滿面都透露着敏捷能幹的樣子。來時，手裏提着個大皮包。還沒有坐穩，就馬上拿出紙和筆，開始發問了。而這些問題，却是多幼稚可笑呀！第一：問中國人鞠躬，是不是必定很深，不僅是

點點頭了事。第二：問中國人，是不是談話的第一句，必定是：『你吃過飯沒有？』第三：問中國的縣官，戴什麼樣帽子。第四，第五，也都是類似的問題。當然，這些我都覺得是極容易解答的。一一的回復了，並畫一頂烏紗帽給她看。胖校長很認真的把我的話，記在筆記本上，又問清縣官穿什麼顏色的衣服，然後盤算着，自言自語的說：『好，可以用舊防空窗簾做帽子。』最後，她滿意的走了。不過走前，又再三聲明，她們的節目，怕很幼稚，請我不要見笑。我却覺得很欽佩她的認真，雖然她不懂中國情形，至少她是有誠意的願多學，多知道，不管問題多麼小，她是在尋求答案。

終於到了『中國日』那天。我特爲起了個大早，和另一位中國同學，王君，坐了一個半小時的火車，趕去參加。女校在金城 (King's Lynn)，是個不大的小城，但却也建築整齊，街道清潔。校中派了個先生，開着汽車，在火車站相候。我們就直赴女校。金城僅二萬多人口，市面也並不繁華，是個很普通的小城。女校是那邊的市立女中，有四百多學生。英國的教育制度最複雜。中學分多少種。林市女中，是最普通的一種公立學校。學生大半是家境清苦的免費生，年齡都在十一歲至十四五歲之間（法定離校年齡是十四歲）。而程度也都是到『中學畢業』爲止，即考及格 (School Certificate)。

校舍建築在一片廣場上，碧綠的草地，圍着長長的一排紅磚平房。高而亮的玻璃窗，窗口有許多好奇的眼睛，在對我們注視。胖校長仍舊是那麼精神，那麼認真的，把我們請進休息室。給我們看印好的節目單，並指手劃腳的談論這樣，那樣。節目單印得很考究。封面畫着一個黑髮中國女孩，穿着

短衫褲，梳兩條小辮子，在微笑。旁邊寫着『中國日』（China Day）。忽然，胖校長大叫一聲，對旁邊的圖畫先生，白朗小姐，說：『我們弄錯了，你看，人家中國褂子，是右面扣鈕子的呀！我們的封面就畫得不對。』於是大家都注意我旗袍上的鈕子，再看畫上的女孩子，却是左邊開襟的褂子，果真弄反了。

遊藝會要十時半開始，學生們還都在上課。校長乘這時候，領我們參觀全校。走過一間間的課室，又看了健身房，勞作間，及家政室。家政室有好幾間，都裝有煤氣灶，及潔白的小木桌。而勞作間，也裝置精美。據說這兩項實際課程，是很被注重的，以便學生離校後，可以自己善於管理家務。最後再參觀大廚房和儲藏室。我覺得一切都 very 完備，整齊，但校長却時時用抱歉的口吻說：『假若不是因了戰爭，我們校中設備，可以好得多。林市的教育基金很充足，不過這時候似乎該節省。但無論如何，我們總竭力讓孩子們的健康不受影響，伙食方面，總注意到營養充足。每天早上，每個孩子有一杯牛奶喝，中午飯食，也有肉類。她們有些在家中是吃不到好東西的。』的確，她們足夠幸福的。參觀的結果，我覺得女校的一切，雖非十足完備，却很合實用。我國普通收費最高的女校，亦不過如此，但這兒的學生，却是不用出錢的窮孩子們。她們甚至於有的連飯費（中飯及早餐牛奶）也不用付，一切都是公家供給。我看着我真是非常羨慕。暗忖中國的窮孩子，不知到那一天，才能享到這個福呢。據說，市立男校就在旁邊，一切都與女校類似，但男女生却並不同學。

參觀完畢，我們走到大禮堂門口。那兒，擺着許多中國東西，是教師們由市內各家收集攏來，湊

成的中國物品展覽，有很講究的瓷器，景泰藍飾物，刺繡的綢緞，挑花的檯布，銅的鼎，紗的燈，五光十色，滿滿的擺了一桌子。這當中，也有不倫不類的滑稽展覽品，一條繡着很多花的古裝長腳褲，高高的掛在牆上，很不像樣，但校長善意的說：『啊！你們中國的服飾多美麗呀！』使得我啞口無言，也無法告訴她這種東西是不該掛起來的。另外有一些印度的彫刻木器，一具日本漆盒，上面畫着和服高髻的女子，也被當做中國出品陳列着。在她們目光中，大概有東方色彩的全可歸功於中國。桌的一角，放着一個中國式信封，露出半段八行信箋，上面寫着『某某教友公鑒……』等字。而日期却是八年前所寫，不知是誰還留着這海外的來鴻到如今。白朗小姐看見我拿起信箋，仔細的看，覺得很希奇似的說：『呀，這個東西，也能讀嗎？』引得我和王君都大笑。想想我國小地方的教師，對外國情形，或許還沒有這麼無知罷。

在我們瀏覽着各項物品時，來參與『中國日』的客人們陸續的降臨。節目本身，是爲了孩子們，所以客人不多，只有林城教育委員會的人物。校長忙着招呼並介紹教育指導長，市長，和幾個長老（Alaerman）及其夫人。不一會，已是十點半。學生們排着隊走進了大禮堂，很安靜有秩序的入座。我們也就跟着走進禮堂，到當中學生們特爲空出來的兩排椅子上坐定。大禮堂佈置得很漂亮，四圍貼着壁畫，據說是學生們的中國畫，不外乎扇子，花傘，漁船之類，却並不像中國畫。台上正中掛着一幅中國大地圖，上面懸着中英兩國的國旗。

遊藝會開始了。校長致開幕辭，並介紹幾個客人。說到來參加的中國朋友，學生們拼命的拍手，

並對我和王君投射歡迎親切的目光。在她們小小的心靈中，遠在海外的中國當是無限的神秘，無限的古怪。但她們却並無歧視她的表示。

第一項節目，是祈禱。由幾個學生領導，讀了一段聖經，唱了一首聖詩，詩題是『恩惠，和平與愛』(Robert Burns' 'Mercy, Peace & Love') 正合着本日的情調。接着就是唱中國黨歌，全體都起立，很崇敬的唱起三民主義。詞句原是由中文意譯成英文的，但三民主義則仍不改。而學生是一律都把它唱成三民主愛(San Ming Chu I 把 I 讀成長音之故)，聽起來非常不順耳。嚴肅的空氣中，我當然不好意思笑，看看王君他只在瞪眼。歌畢，學生們開始講中國地理與歷史，由正在讀亞洲史地的三班學生表演，是半敘述式的描摹。講中國是地大物博，礦產豐富，惜多未開採，故人民生活極苦。農戶勤勞終日，不得溫飽。辭句中屢用『中國非常窮』，令我聽着，很覺難過。更因這句話屬實，尤覺動心。中國一般的老百姓，生活之苦，恐怕她們是想像不到的。雖然，她們是生長在英國的窮家庭裏，但她們決想不出，事實比那小小一個『窮』字更艱苦多少。我懷念起國內的千千萬萬藍布衣的農民，心裏暗暗祝福他們，願戰後的建設，能帶給他們稍高的生活水準。願十年之後，世界地理上，沒有『中國窮』這幾個字。講起歷史，是從盤古分天地開頭，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連日種人的瓜分地盤也在內。真虧她們，半小時之內，全講了。總算還說得公平，鴉片之戰自認有咎。結語是：『現在，中國知道它需要學習我們西方的科學，同時我們也願學習她們的和平精神。今日中國，正在建設，明日，她將起而為維持世界和平的大強權。』強權嗎？我心裏想，中國人無此奢望。權，

在我們的眼光中，是近於霸道，我們要強大以維持公理，但無稱霸的野心。何況，現在正他顧不暇，只希望建國，政治，經濟，能及早走上軌道，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田園，讓人民能安居樂業。我禁的，又遙遙的爲祖國默禱。

此後是二年級的學生唱中國歌：『美哉中華』，響亮的女音，和着鋼琴，幽然入耳。女孩子們，眼睛閃着亮光，注視着台上的中華地圖，高詠着：『美麗的中國……』(Beautiful China) 她們天真無邪的笑容，襯着並懸的中英國旗，顯然的，象徵着四海一家與世界和平。在歌聲縈繞間，似乎有一種新的力量，襲入每個人的心。觀眾們，好像是受了感動似的，在不知不覺，聽着歌的時候，也輕輕的哼起帶着東方味道的調子。我憶起十年前，在北平的小學時代，常常唱『美哉中華』。那時正在九一八之後，每唱時，幼年的心中，也曾感嘆悲哀，美麗的中華，被敵人強佔。而現在，失土收復的今日，居然在海外，聽着異族姊妹們，唱這頌揚祖國的調子，心裏真是說不出的快慰興奮。這個歌唱完，接着唱『搖籃曲』。也不知她們那裏去弄來的樂器，『兩個女孩子』，還吹着簫伴奏。歌聲抑揚纏綿，觀眾都鴉雀無聲的聽着。最後，換了一班年紀小些的孩子們唱『鳳陽花鼓』。這最通俗的民歌，一旦穿上西服，可就有點怪，簡直是村姑娘穿洋裝，四不像。歌唱到了末一節『哪一美飄一飄』，英國小姐們的舌頭，可轉不過這個彎，唱成『噤啞噤啞』。結果是唱的，聽的，全都笑起來。禮堂裏，湧溢着歡樂的氣氛。

早上節目完畢，大家到膳堂用飯。我們和其餘的客人坐在最中間的長桌上，孩子們坐在四圍。飯

間，每當我抬起頭四望時，總會發現女孩子們，在好奇的看我這外國人。我對她們微笑，她們也就立刻咧開嘴笑笑。一個頭髮斑白的長老，亦係教育委員，坐在我左首。是個熱誠的宗教論者。一坐下，就問我是否基督徒。我搖搖頭，但婉言告訴他，我並不反對耶穌的教義。中國人都是主張宗教自由，把信仰看作個人的事，不注重具體的形式。他又追問，中國人普通信什麼教？我說：『中國人信的教，各種都有。佛、耶、道、回各教都有人信，不過大多數的人，是信天和真理。注重處世的人格，和人生的哲學，而對宗教則視爲第二重要。所以我們也沒有國教，像他們的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老頭子想了半天，終於說：『那樣也好。』雖然，他並不是很滿意的樣子。

飯後的節目，比較輕鬆。有一段講故事，敘述中國兩個魔術家，去西王母園裏偷仙桃的事跡。另外演一幕戲。劇名：『三聘婦』（*The Thrice Promised Bride* 鄭金雄著）。孩子們，看到這項都很高興，尤其是因爲演員的服裝，花花綠綠，奇形怪狀。而演員，也各有各精神煥發，像有那麼一回事似的，走着方方的台步，一個字，一個字的，念台詞。我發覺，胖校長上次問我的話，都有了辦法。不虧她用筆記本，記着我的答案。演員們，一次，又一次的，相對彎腰，鞠着十足九十度的躬。而縣官，也戴上了防空窗簾做成的烏紗帽。我看着覺得像個放牛童子的帽子，但她們覺得那是很威武的。縣官和堂役，及其他男角的衣服，全是女衣。大概所有的服裝，全是問曾經往中國經商的旅客那兒借來。這些人大半都是帶了繡着龍鳳花卉的滿清女旗袍回家做紀念品。因此男女角穿得簡直沒有兩樣。好在戲終歸是戲，看戲的，演戲的，都不懂，而都挺認真。結果台上台下，都是十足的滿意。其實，

服裝對不對，又有什麼關係？

下午四點，劇終了。節目也完畢。由市長及教育指導長，相繼演講。都是叫學生深思『中國日』的意義，要她們學習中國人的堅忍耐勞，勇敢公正，及和平博愛的精神。最後，我和王君也各說了幾句話。散會前，全體起立，唱中國黨歌，及英國國歌，可惜，三民主義，仍舊唱成了三民主『愛』。

走出會場，許多孩子們圍着我們，要求簽她們的紀念冊。我拿起旁邊一個短髮大眼睛的小姑娘手裏的本子，問她以前看見過中國人沒有。她想了想，搖搖頭笑了。林城是個小地方，很少外國人來往，正像我們小村鎮的人，難得看見洋鬼子，却引以爲怪。我告訴她，中國人和她們一樣，我們也有爸爸媽媽，也進學校念書，而我們不但關懷世界的情形，我們更深愛海外的姊妹們。因爲我們相信孔子所謂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旁邊的那位宗教熱的長老，聽到這裏，似乎很感動。跑來對我說：『早上我問你，中國人信什麼教？現在，聽你講孔子的話，和我們耶穌的道義很像，才知道你們也提倡愛人及救人。我們以後不會再輕視你們，因爲你們的哲理，是很有道理。可不是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兩人，握了握手，好像是慶祝中西文化思想的匯合。

孩子們漸漸的散了，三五成羣的走出學校，趕公共汽車回家。我和王君，又坐上汽車，駛往火車站。孩子們遠遠的還在招手，我們也高喊『再見』。她們不久都是不列顛的市民，而且是純粹的基層市民。(Man in the Street)，願她們對中國永遠存着這敬愛親切的情緒罷。這多少是可以增強兩國友好的關係。

在黃昏暮色中，火車載着我們駛還劍橋。我和王君討論着『中國日』的經過。中英關係，從鴉片戰爭到今日，不能不算是有了大的進步。國際關係以外，一般人民的心目中，也有了顯著的改變。以前，一般人想像的中國，是腐敗，野蠻，是混亂，無道，是吸食鴉片的民族。現在，他們佩服我們的民族精神，知道我們是有文化，有禮教的大國。王君說：『他們肯研究中國情形，是可喜的。雖然有些地方，他們連先生校長在內，實在是太無知了。不過中國，現在的確掙到了光榮的地位。因此連自負高傲的英國人，也開始研究我們的制度了。』這是多麼值得我們高興呀！中國經過近百年的被壓迫，侵略，被輕視，侮辱，好不容易，才得到平等的地位。十幾年前，中國學生，在外國常常受到嘲笑。而如今，我們則因爲異國同胞對中國發生敬仰，而受到優待。但這轉變，還不是靠了國家，八年來的孤苦抵抗，靠了民族的血汗，贏得的嗎？『中國日』的光榮，該是屬於那些犧牲了性命，保衛祖國的忠勇將士們，更是屬於每一個在艱苦中，堅忍耐勞，等待勝利的老百姓。祖國的光榮，是大家的。讓我們好好的保護它罷！在享受着平等地位的今日，在我們唱着『美哉中華』的時候，讓我們切記着國父的遺訓：『同志仍須努力！』

英 國 人 愛 家

唐 笙

英國人的家庭生活，好像一條流過千頃平原的清溪。是那麽幽靜而又那麽平淡。沒有狂風，沒有巨浪，一天天的日子也像溪水般，緩緩的，不停流的過去，直到生命的終止。但是就在這靜的生活中，却自有它的美麗，而平淡無奇的日子，倒也頗富詩意。

英國人是愛家的。他們愛自己的小花園和後面的幾間屋，雖然那所謂的花園，有時只是一丈見方的土地。他們更愛自己廚房裏的那小小壁爐，雖然爐中的火，在嚴冬的晚上，並不足以抵擋寒氣。但是在一般英國人的眼中，家是象徵着和平與安穩，家是人生海上的一塊可以棲身的岩石，家有那麼一點點神聖。

生 活 有 規 律

英國人的生活，普通很有規律。一般的主婦照例的早就把一星期七天中該做的事計劃好。譬如說：星期一該洗衣，星期二上街，星期三熨衣服，星期四……這樣一星期接一星期的連續下去，常常會十幾年沒有一點改變。而先生們呢？也同樣的生活得很刻板，有一定的日子在俱樂部，也有一定的

日子去健身房或運動場。而其他公餘的時間，則待在火爐邊上。事實上他們實在太愛那小小的火了，英國人所謂的『家火』(The Family Hearth)，常常被稱爲最可愛的地方。先生們假若不是去酒館的話，就得太太們費許多口舌勸勉，才能把他們拉出去看個朋友，或者看一場戲。除了極窮苦的人家外，一般人都有無線電收音機，因此坐在家裏看看書報，真是並不寂寞。不過提起酒館(Pub)，這是英國人生活中的特色，不論男女老幼(十六歲以下兒童不算)，不論貧富貴賤，多半的人是有坐酒館之癖。只是男人去得比較多，而女子則不常去；並不是不想去，而是多去怕人家說話。酒館在英國人生活中，就像清溪裏的一點淺灘，每個人都免不了在那兒停留一小會。但這也不過像他們生活中其他各項一樣，佔據刻板的一點地位。坐酒館和主婦的星期一洗衣服一樣，只是生活中的那件事。至於酒館中喝得爛醉，因之發酒瘋，打鬧的事件，雖然偶爾也有，但那並非常事。除了有特別機會，如聖誕節或休戰日，可以無顧忌的狂喝外，一般人的飲酒都有相當的節制。若真不幸，在酒館裏喝醉了回來，那第二天常常要對太太陪罪認錯。而太太也可以板起臉責備她的丈夫一番。

社會的制裁

英國社會中，道德觀念佔很重要的地位。同時，私人的家庭生活情形，往往被當作衡量一個人的道德標準。人家誇獎一個人說：『他真是個好丈夫！』意思就是這個人品行端正。相反的若說，『他不是個好丈夫。』那對這個人的人格，就是表示不滿。或許是由於此罷，英國家庭中的不幸事件比較

少。丈夫對妻子虐待及遺棄，或在外邊公開的尋花問柳，放蕩胡攪等情形，都屬罕見，這並不是英國的男人特別老實，只是因為他們數百年安定的社會，造成了強有力的社會制裁。一個男人若對妻子不忠實，或對兒女不負責，親戚鄰居都會指責他，而他的朋友也決不以寬容的態度幫他忙，或替他向妻子隱瞞。相反的，他們會去告訴那妻子並幫助她。在這種情形下，做丈夫的就多了幾分顧忌，因此越軌行動，就比較少。同時英國人總脫不了紳士味道，就連工人階級的家庭也覺得要維持面子。在他們看來，夫妻口角，家庭中糾紛，都是極不榮譽的事。所以除非萬不得已，總是設法避免吵架之事。本來末，有什麼事只要當事人能忍，還有什麼問題會發生呢？因此他們的生活就能像溪水一般順流下去。

主婦的家

英國是個父系的男性中心社會。在家庭中，當然以丈夫為主，而妻子無形中似乎還有服侍丈夫的責任。但是英國太太不像日本太太那樣的一味服從，她們固然很溫柔，但是她們却也很清楚的認明了：那些是她們的義務，那些是她們應享的權利。普通的家事，她們承認是子女的職責。大多數的家庭中沒有僱工，但做丈夫的下了班回來，儘可以擺起了腳，躺在沙發上，抽烟斗，任太太在廚房裏，忙碌的燒菜，做點心，擺桌子，而一點不去幫她忙。假若晚飯燒得太慢，做太太的還會很客氣的向丈夫表示歉意。在飯後，那些洗碗抹桌子的事，仍舊是太太的責任，那一個男人肯天天幫忙擦擦碟子，

他就算是好裏又好的丈夫了。太太每次都會連連的道謝不絕。若家庭中有女孩子，同住有其他女性，那她們就該幫着做這些家事；但男孩子却不一定要幫母親洗碗擦碟子。可是妻子在家庭裏，也有應享的權利，譬如說調動家庭的生活程序，佈置房間裏的傢具與擺設，處理家用的帳目等，她們有獨裁權的，同時她要把這『家』弄成什麼樣都可以，『家』差不多可說是主婦的家，丈夫不當心把椅子弄壞或地氈弄髒，都該給太太賠不是，因為椅子和地氈及家中的一切，按理說都是屬於她的呀！很多的丈夫在結婚紀念日或是太太生日的那天，買些家裏需要的日用品，如電氣燒咖啡的壺，或電熨斗等等，算是送太太的禮物，誰也不會覺得他簡直是自己送自己，雖然家庭中的東西是大家用的。不過客觀的看來，他們這樣把職權分得一清二楚，的確是維持家庭和睦的好辦法。這樣誰也不必無理的怪對方，各幹各的，兩人意見在小節上可以不衝突，因此減少了夫妻口角的一個大因素。

共 度 假 期

或許是因爲他們日常生活太平淡無聊的緣故罷，一般家庭都需要，而且也都有假期。一年中至少有這麼一次，普通是在丈夫的工作假期週內（英國的工人及職業階級，均已爭取到每年至少有一星期不扣薪的假期），一家人把房門鎖了，跑出去到海邊，湖區或鄉間去旅行。而鄉間的人呢，就到城裏如倫敦、曼徹斯特等大都市去度假。在這時候，他們脫離了刻板的生活，換了眼前的環境，身心都得到充分的休息。而同時更給疲乏的精神一些刺激，給腦筋裏添點材料。假期簡直是他們生活中不可

或少的條件，這是他們生命中的高潮。在去度假以前要費許多心機去計劃盤算，以後更要花不少的時間去談論回味。也有的時候，妻子會單獨的約了女朋友出去度假，那多半是丈夫太忙而妻子正巧需要休息，這種事情並非由於家庭間感情的破裂，當然也有丈夫和男朋友一起出去打獵、釣魚等事。但大半的家庭，却總是願意在一起度假。

兒童是家的中心

小孩子在任何地方的家庭中，都佔一份子，而在英國他們更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一般人的觀念，覺得兒童是應該有幸福快樂的生活，大人們吃點苦則無所謂。所以家庭中若有什麼好東西，總是讓孩子們先享，兒童的利益佔據了整個家庭的中心，似乎做什麼事都要看它對孩子們的影響如何。關係選擇住宅、傢具等事，甚至於父親的職業也都先考慮到它是否對孩子們有利。這種觀念不單存在私人家庭裏，就連政府的政策，也是注重着這一點，自從一九三九年，實行了食物配給制之後，英國會有數度很緊張的食物恐慌。但不論牛油、雞蛋和其他的食物多麼稀少，更不論維持英島四千多萬人口的食糧有多少困難，糧食部始終都能讓兒童得到充分的營養。在冬天，牛乳產量低的季節，大家飯後只能喝黑咖啡（不加牛乳的），但每一個十六歲以下的小孩（兒童執藍色食物配給證，所得的配給食物與大人們不同），却能一年四季都有一天一瓶的牛乳。橘子和其他外來的水果，一般人常常一二個月領不到一個，但爲了補充兒童營養，六歲以下的孩子，都可以領到新鮮的橘子汁。英國人的愛護兒童，

我們實在不能不欽佩，同時我們在羨慕之餘，更有模倣這點的必要。

子女少

一個英國家庭中，孩子總是很小，兩個是最普通的，但獨子與獨女的家庭也是常事（最近一次人口統計的報告，是平均每家庭一·七的孩子——戰爭時的統計數），這是由於一般人都能很理智的計劃該有幾個孩子，當然也是由於節育常識的普及。新婚的年青夫婦，常常會告訴你：『我們的家剛剛開始，什麼東西都需要添置。而且約翰的事業還未穩固，我們暫時不能要小孩子。否則有了孩子，讓他跟着我們冒險，那是不對的呀！』更有的父母親說：『我們的收入只允許我們有兩個孩子，再多就不能給他們過舒適的生活，倒不如少些好。把孩子們帶進這個世界，給了他們生命，却不能好好教養他們，這是犯罪的行為。』這樣的態度，不僅限於中上階級，就連勞工階級的人們也注意到，並知道怎樣去處理生育問題。不過近數年來，英國人口增加率銳減，確使當局者感到憂慮，因此又設法獎勵生育，以兒童津貼等等來鼓勵家庭中多養孩子。總而言之，英國家庭中的觀念，認為父母對子女，除天性的愛以外，另有一種，對社會應培植健全的人民的責任感。這使他們十二分愛護子女。不過一旦孩子已經成年，這責任就算告終。那時他們對兒女的冷淡薄情，會使人覺得希奇。譬如說，兒子已經開始做事，但自己尚未成家，那麼他即使住在家裏，也需要付房飯錢給母親。

商業化

另外出了嫁的女兒，帶着女婿回娘家省親，或是在外邊做事的女兒，回家度假期，一二天的耽擱還可以，若超出五六天，那母親就會老實不客氣的問他們收房錢。同時做父母的也並不指望兒女養老。和下一代同住的人並不是沒有，有些老太太或老頭子，嫌一人單住寂寞，有些爲了愛子女或喜歡孫兒，願意跟兒子或跟女婿住，不過他們經濟仍舊是獨立的，按期付多少家用給家庭的主婦。他們的地位正像一個借宿的房客，他們是不能干涉家裏的事，也不應批評家政的好壞，儘管那家的主婦是比他小一輩的兒媳婦或女兒。以中國社會的眼光來看，他們簡單太商業化，太無感情了。但在英國人看來，這是極有道理的辦法。一家不能有兩對主人，家是只應該包括兩夫妻和未成年的兒女，老年人都應該有養老金，孩子們在成年前，有受扶養的權利，但一踏出學校，就必須自食其力。家裏儘管有些零零碎碎的人物如丈母娘，未結婚的姨母，鰥居的舅父或叔父等，但他們僅等於房客，不算家庭的正式份子。

英國的家庭生活與普通中國的家庭相比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大體上講，中國的社會正在過渡時期，而家庭制度也正經過一番轉變，因此家庭中難免有不安定的現象，或是發生各種問題與糾紛，而在英國則沒有很嚴重的家庭問題。最近由於戰爭時士兵的離家，會引起了許多離婚案件，但一般人的觀察，都覺得這只是戰爭的後果，慢慢的就會解決。假若真要批評英國人的家庭，那我以爲他們最大的缺點，就是家庭裏的情感聯繫太缺乏，一切都太營業性質，責任與義務成了主題，而人與人之間的愛與情分，却佔了第二位。當然，自己是中國人，不習慣，也不願意習慣於英國人的生活，在中國

的家庭裏，家人之間，都有深厚的情誼，中國的家庭生活，正像無止境的海洋，雖然現在不時由社會情形的轉變而有巨波浪濤，但這只是過渡時期的現象。終有那麼一天，中國家庭生活會和平靜的海面一樣，不像小溪那麼單調，却有無窮盡的趣味，更也有十分的安寧。

一個主婦在美國

芳

華·蘭：

我在美國真悶死了，在上海時我們多熱鬧。我告訴你們，在外國生活上無論怎樣舒服，總覺得是在作客。住在家裏就像住在旅館一樣。不成！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和外國人相處不下。一切生活習慣也不同。此地華僑的生活也不太和我們一樣，我們也不大合得來。

一路上的情形

我們九月二日上船，船上熱得不得了，開出三天以後，天氣漸涼，穿大衣都嫌冷。船上的飯完全和以前的美國丘八大爺們吃的一樣。罐頭牛肉、雞蛋粉、生菜，吃得胃口倒的不得了，所幸橘子、蘋果大量供給，聊可調劑一下。那幾天我們就希望有點四川榨菜，雲南大頭菜，或是乳腐來清清口，但是我們都沒有帶。有時從別人處分來一寸見方的一小塊榨菜，可以啃上一天。所以你們出國時若是坐船，千萬帶些這一類的東西，這是我的經驗。

一路來並無大風浪，我們都不會暈船。而且更奇怪的是小咪咪對怪味的牛肉和雞蛋粉特別發生興

趣，胃口好得不得了。我們在船上十幾天都瘦了，她反而胖了。

同船上有五分之四是中國人，於是有各校的同學會。聯大同學有五十餘人，會開會兩次，馮友蘭，黎東方，都有演講。馮玉祥也在這船上，曾演講數次。晚間幾乎每晚都有跳舞，我也參加了幾次。

十三日晚八時船過金門大橋，這橋真偉大，遠望過去只見燈光輝煌；走近了看見那上面來往的車輛很多。過橋入舊金山灣，已是美國地界，大家心情都很緊張，尤其是我們初次出國的人。

當晚船未靠岸，次晨海關及移民局的職員上船檢查護照等。我們因為有外交部護照，早上十時即上岸。有領事館人來接。其他的人直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完全下來。

當日住在沙塔旅館 (Sutter Hotel)，是一個雙人房間，三塊半一天，有私人的浴間。當晚劉先生請我們在中國城吃飯。別了十幾天的中國飯，吃起來胃口倍增。其實這中國飯至少有一半已不是中國味道了。中國飯館裏的侍者都穿緞子繡花的短衣長褲，樣子甚怪。想來必是美國人喜歡這種怪樣怪腔的東西緣故。

走不完的公司

第二天因為兩天後就要到東部去，所以由聯大同學江君陪我們遊覽舊金山。我們先到金門公園去，這個公園大得不得了，前門在第一街，後門在四十街。所以若無汽車實在不易走完全公園。園內

有博物館，一個是水族館，一個非州館，一個動物標本館，還有一個博物院，中有各國器皿的展覽。關於中國的一部份，有商代的古錢，一直到乾隆時的磁器。關於埃及部份有一個木乃伊。看了增進不少知識。每逢星期日在園中有露天的音樂會，由公園的樂隊演奏有名的音樂，免費入場。此外有極美麗的花園，瀑布，草地，我們現在幾乎每星期都去。

從公園內出來就到海邊，有很大的一個沙灘，可以游水。山頂上有一個溜冰場，是真的冰，山下有遊戲場 (Playland) 是小孩們的福地，玩意多得不得了，和我們在電影上看見的一樣。咪咪試了 1-1 Merry-go-round，這是許多木馬，騎在上面，這些馬就隨了音樂轉圈。小孩子五分鐘乘一次。

兩 間 大 學

以後我們會去白格利 (Berkeley) 及史丹佛 (Stanford) 兩處。兩處都有很有名的大學，風景極好。加利福尼亞大學在白格利，該處中國學生很多，功課非常緊，連碩士都得很下一番功夫。加在國內原不甚出名。但近年來因為成績好，而且研究原子彈的名教授也有多位在此，聲譽已漸提高，有人甚至於說它的程度在哈佛和耶魯之上。所以你們如果不為混資格，真想讀點書的話，加大倒是個很好的學校，史丹佛有史丹佛大學，功課方面比較容易一點，一年多可取得碩士學位，三年可得博士。但學費較貴，一年大概要近千元。史丹佛離舊金山汽車約需一小時半，白格利則是一橋之隔。此橋名海灣大橋 (Bay Bridge)，乘火車要二十五分鐘，汽車二十分鐘。好多人都住在白格利，而在舊

金山辦公。火車極方便，而且這裏的人，十個有九個有汽車，更便了。白格利比較清靜，是住宅區。我們本想住在那邊，但房子太難找。

亥下學期起在加大上課，功課都在晚上，所以與他辦公並不衝突。我預備在白格利找到房子之後也讀幾課。

我們在旅館中住了兩星期之後，碰巧領事館的一位領事調往馬尼刺，把房子讓給我們。房租是七十五元一月。有兩間臥室，一間客廳，一間飯廳，一個 *Dinetite*，一間廚房，一間浴室。全套傢具連鋼琴作價一千元賣給我們。這房子爲我們三人住似乎太大，收拾起來真費事，我是每天一點空也沒有了。

家事自己動手

這裏人工太貴，我只好完全自己動手了。擦窗子，地板打蠟一星期一次，洗衣，熨衣，也是一星期一次。我每日的生活是：

早晨七點鐘起來，自己梳洗完畢，叫咪咪起來，給她弄整齊，給她預備早飯，然後送她到學校。回來之後給亥做早飯，他去辦公以後，我收拾房間，舖床。此後是例行公事，星期一洗衣，星期二熨衣，星期三買東西，星期四擦地板，星期五擦窗子，星期六再買東西。上面該做的事做完就該做午飯了，飯後洗碗，兩點鐘去接咪咪回來，帶她到公園去走走，回來彈鋼琴，又要做晚飯了。又是一次洗

滌。然後給咪咪洗澡，讓她睡覺，我才真的空了下來。

買東西在美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有一個電冰箱，所以一次把三四天的肉，菜蔬，水菓等買齊，省得每天出去跑。

吃的東西很便宜

這裏吃很便宜。亥和咪咪每天吃三四杯牛奶。水菓尤其好，葡萄像蜜一樣甜，而且沒有核，一錢一磅。蘋果兩角九分兩磅。橘子一角一分一磅。西瓜又香又甜，在國內從來沒有吃到這樣好的，兩分半一磅。此外還有一種他們叫蜜露瓜 (Honey Dew Melon) 的，味道真好，和萊陽梨一樣，三角五分錢兩磅。豬肉五角五分一磅，牛肉四角五，鷄五角五，大蝦八角錢，蛤蜊兩角五，大海蟹七角錢一只。雞蛋最貴，大的八角錢一打，小的四角五分一打。牛奶，冰淇淋很便宜，五分錢可以買很大的一塊冰淇淋 (Ice Cream Cone)，咪咪每天都吃。此外各樣蔬菜都很便宜。

除了吃之外，買什麼東西都要上稅。有許多東西稅非常重，尤其是奢侈品，都有百分之二十的稅。我們的鞋是由一元九角至十二元，普通四塊錢的已可穿了。大衣由十五元起，我買了一件呢的是三十七元 (連稅)。普通的呢料三五元一碼，棉的或人造絲的一元左右已很好了。

男人西服由廿八元起，好的可到八十至一百元。這都是做好的，要想上海似的定做就要貴多了。男人鞋子由六元起至十幾元，帽子也差不多。襯衫很貴，能穿的總要四元以上，白色的很少，簡直買

不到。

女人錢包，塑料 (Plastics) 的自一元九起至五元不等。真皮的極貴，要三四十元。耳環，別針等在一角商店裏買很便宜，兩角五到一元就可買到。到大的百貨商店去，就貴多了。襪子很貴，要三塊多錢，而且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尼龍 (Nylon) 的。普通的化妝品很便宜，蔻丹不過一角錢。不過好的化妝品就要上百分之二十的稅。

在美國有許多東西非常難買。如洗衣肥皂，肥皂粉，被單，枕頭套等，都得要每星期一次排班去買，而且只能買一份。還有汽車，電冰箱，新式爐竈，洗衣機器，電熨斗等都缺貨，買不到。要先到廠裏去定，要半年到一年以後才能拿到。

節省勞力的設備

美國爲人便利的東西真多。譬如熨斗，前些日子剛出一種上面刻有度數的，要熨羊毛就撥在『羊毛』的地方，它的溫度就適合於羊毛，而且永遠是這麼熱，不會焦的。這上面還刻有『棉布』、『人造絲』、『絲』等度數，一種熨斗可以熨各種材料，保險不會出毛病的。最近又新出了一種叫做蒸汽熨斗 (Steam Iron)，我們用的就是這一種。熨衣服不用噴水，因爲前面有出水汽的地方，只要把熨斗輕輕一過，隨便多乾，多縐的衣服都平了，而且任何材料都適用。所以在美國雖然樣樣自己動手，但是因爲種種設備便利，還可以照料得過來。洗碗機器只要把用過的杯盤放進去，開關一開，幾分鐘

就乾淨了。洗衣機器只要把衣服放進去，半個鐘頭以後，衣服不但乾淨了，而且吹乾了。但是這些便利我還不能享受，因為到了美國和在中國時有同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困難，一時不能把需要的東西買齊。

你們若來，假使肯做工的話，經濟決不成問題，因為賺錢太容易了。而且勞工神聖，只要肯出力，一定有飯吃。在美國一切工作都是平等的，不分高下。美國人很崇拜錢，賺錢的多少也是決定一個人本領的高下的準繩。但是賺錢的方法當然是以正當的為限。旅館中的侍應生大學畢業的很多，汽車夫大學畢業的也不少。偉現在在米歇根大學讀書，每天為她的房東洗杯碗二小時，她就和她丈夫白白住在那裏，房東還供給她三頓飯。所以在這裏無論找什麼事都可以維持生活。

我國在國內只知道美國的進步，但是到了美國之後才知道人家真進步到什麼程度。中國真是沒法比。一切都有秩序，整齊，清潔，教育程度高。此地的電車，公共汽車也是很擠，但是擠也擠得有秩序一點。雖不像重慶那樣排隊上車，却也不像上海那樣的爭前恐後毫不講理的情形。美國街上只有很少的幾個熱鬧十字路口上才有警察，但是每個人都守交通秩序。而街上出了點什麼事，不消一分鐘警察就到了。

種族觀念相當深

加州的種族觀念相當深，看不起中國人，許多區域中國人絕對不許住。限制白人與有色人種通

婚。所以我們在這裏精神上還要受許多壓迫。

有些理髮館不給中國人理髮。試想像如走進一家理髮館，他們對你說：「Non-Caucassians」（他的意思是說你不是高加索人不能給你理髮），這你豈不是要臉紅嗎！有些大的跳舞場也不許「非高加索人」進去，所以我們出去總是很小心，否則總要弄得不痛快。但是話說回來，咱們中國也太不爭氣了，在國內看看自己的國家情形已經搖頭了，現在看了人家的政府那真是自己也覺得怪難爲情。我們的國際地位如果高的話，外國人怎麼會看不起你？即使他心裏這麼想，他嘴裏也不敢說出來。

在這裏有些華僑也實在太不爭氣，好多黑市都是他們在經營，賭場也有好多是這些人開的。賭場規模之大，非我們所能想像。烏烟瘴氣，美國人對他們也沒有辦法。根本弄不懂中國人是怎麼回事。而中國政府則更不管，老實說也不能管，因爲好多華僑多是兼有美國國籍的。而他們就在這兩不管之下胡鬧，丟盡了中國人的臉。到了這裏才明白爲什麼好萊塢會製出那麼多的辱華影片來。真希望我們祖國能爭點氣，我們也可以在外國露露臉。

其實國內若是稍微像點樣不致民不聊生時，誰也不想出來。打仗時美國人對中國人很佩服，認爲是好朋友，現在大多數輿論認爲中國是不可救藥的一團病，要不是爲了蘇聯的緣故，早就不管中國了。

咪咪已經進了學校，她進的是個天主教的學校，先生都是些修女，她進的是幼稚園，言語雖不通，但是但也相處得很好。現在英文會話已稍微進步，會說：「Isn't that cute? Attention, Sit

down, O.K. 等。還會唱些英文歌，我也聽不懂。她現在聽比說強。我則很糟，整天在家除了出去買東西，從來沒有說英語的機會，簡直沒有進步。以後我要想法子去聽聽課，或是多和洋人來往些才好。

生活在日本的人家

實民

(一) 淺野之家

十一年前，當我住在東京某公寓的時候，因為不滿意這公寓的建築，及四周環境的緣故，就決意遷居，想找一處比較安靜的住所。從報紙的召租欄上，終於找到了新居，地點在舊東京市區的郊外，那時雖劃入市區，仍能保持郊外應有的安靜。屋主名淺野，一個政府機關服務的公務員。淺野太太較淺野的年紀略輕，有四十餘歲光景，夫婦兩人之外，還有一個螟蛉女孩正子。也許是他們嫌寂寞，也許他們想增加些收入，所以要找一個房客，正如他們歡迎一個陌生的異國青年一樣，這新居也使我非常愛好。四周已沒有吃茶店，彈子房等嘈雜的店家，而盡是樹木和稀疏的住宅。淺野的房屋顯然落成不過二三年，一切都非常新和清潔。我的住室是全屋子最好的一間，東南方向，三面有窗，窗外有一塊不算小的園地。右邊一半種着不少樹木和花草，還有一個養魚的小池。左邊一半種着各色各類的蔬菜，那當然是淺野太太的小農場了。

遷入新居後，我不再過單調的公寓生活，開始生活在一個日本人的家庭裏。每天我和淺野夫婦們一同進膳。日本人是分食的，菜肴在數量及質量上都貧乏得可憐，定例的每人祇有一碗湯，一碟醃菜

和一碟正菜。我的一份總是比較多些，外加生雞蛋一枚。吃魚的次數最多，偶而也燒一些洋葱牛肉、蔬菜、肉片之類，甚少變化。他們對於這樣粗劣少味的食物，似乎已經很感滿足。我從不曾聽見過淺野夫婦有一次在討論星期日的菜單，更不會嘗過一次雞的鮮味。相反地，往往在進膳時時常聽見淺野說：

「今晚的飯好吃得很。」

淺野太太照例露着笑容贊同她丈夫的意見。淺野一家應該是日本中等階級的家庭，他每年遞加的薪水足夠支出而有餘，但淺野太太一似她的鄰居們捨不得僱用個下女來助理家務。她一清早起身，穿着白布圍身，煮飯燒湯，打掃屋子，一直忙到送丈夫出門，我的房間也是她來替我清除，我的髒衣服自搬入淺野家後，就喚洗衣店每星期來收兩次。兩星期後，淺野太太好像覺得太浪費，她偷偷地將我放在壁櫃裏面髒的襪子，汗衫，短褲等都取了去，然後對我說：

「洗衣作我已通知他們每星期來一次够了，你的襯衫讓他們去洗，其餘的統統我來洗吧。」

她是個節儉的女人，不但自己持家以儉，同時更顧及一個不相干的房客。我的襯衫要燙，領口要上漿，假如像淺野那樣穿換領的襯衫，那怕她早已回絕那個洗衣作的人了。

一二個月過後，我似乎已不是個房客而像是淺野家庭的一員。淺野雖是個矜持的中年人，但也漸漸改變他沉默的風度。晚膳過後，他常會在走廊下喚我：

「不要老是看書寫信呀，天氣冷得很，來烤一回火吧。」

於是我們坐在火鉢兩旁，燃起櫻花牌香烟，天南地北亂談一陣，直到淺野太太喚我們洗澡爲止。洗澡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節目，無論貧富，大都有每日必浴的習慣，普通家庭裏都有一間水門汀的浴室，裏面放着一隻日本式的浴桶，浴桶底下生火，上面加蓋，所以在冷天也可以一直保持適當的熱度。

有一次，當我正在入浴時，淺野太太輕輕地推開半扇門問我：

『要不要我來替你擦背？』

『謝謝你，已經擦好了。』

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也許她見了我侷促的表情吧，忙說：

『不要緊的，我來替你擦吧，自己擦總擦不乾淨的。』

同時她也不等我的應允，已經踏進了浴室。日本浴室中，也有擦背的，不過僅是擦背部不擦全身。每間浴室祇有一個男擦背，女客擦背也是他，溫泉中都是男女同浴，所以日本人對赤身裸體並不好看得嚴重。但對於我總覺得有些異樣。浴後，我將此事告訴淺野，並述歉意，而他的答語却十分輕描淡寫：

『有什麼過意不去呢？我和正子都是她擦的。』

也許他們真的將我視如家人吧。我除了這樣想不能再有其他的解釋。漸漸地，我對於淺野太太的擦背所引起的不安情緒，一天比一天平淡下來。但她的親切感也一天比一天濃厚了。

在東京的幾年中，我曾害過一次病，幸運地那次病生在淺野家裏。我要求淺野太太喚一輛汽車送我進帝大或慶大病院，但她告訴我病院不比家裏舒服，此地附近也有良醫可以替我治療，不必進院。於是她又成了我的臨時看護。每天忙着家務之外，又爲我請醫買藥、煮稀飯、換衣服，不僅使我忘了不少疾病的痛苦，反而覺得這是種另一方式的人生趣味。

每天早晨七時左右，淺野總是開了無線電，和他的正子站在園子裏循着無線電報告員的口令「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地做着體操，隔園的鄰居們也和淺野一般地練習着。大多數日本人都在這同一時間做他們每天生活的第一課。淺野已將近五十歲了，但這功課似乎未嘗間斷過，不論是熱天，或冷天。淺野太太若不爲一頓早餐所累，我想她也會參加無線電早操的。她曾幾次勸我：

「你也跟他們一起早操呀，對於身體很有益處呢！」

但是我從未參加過。這不是我不相信她的話，當時我認爲這不過是一股傻勁在作祟而已。

淺野一家真是再節儉也沒有了。在我的記憶中，淺野從不會提及過看電影這回事。雖然東京電影院最貴的票價不過五角日金，我也從未見淺野太太有一次從銀座或新宿去購物歸來。淺野朝出晚歸，假日種種花草，有一二個朋友來閒談。假使他帶了正子到附近公園去遊樂，甚至買一包糖菓回家，那在他的生活中是稀有的享受。淺野太太呢，她守着家，侍候丈夫管教正子，偶而也有鄰居的太太們來訪，她便燒一壺清茶，捧出一小碟煎餅，娓娓地談些家常。不過我好像不會見過有一個客人來家裏便飯，或是他們去赴一次親友的晚宴。他們的生活，恰似一池春水，平淡無波。但在這平淡的氣氛中，

他們似乎已獲得了無上的幸福。

一霎眼間，已是暑期，寄居在淺野家裏，也有半載多了。我雖愛好和習慣於淺野一家的共同生活，但爲了種種原因，使我不得不離開他們，另覓居處。因爲不能與淺野夫婦言明原委，於是撒了個謊，說是東京氣候太熱，想到鎌倉去避暑。本來東京學生們一到夏天，大都到海邊去消暑，所以他們很相信我的謊言。收拾好行李，淺野太太送到大門口，叮嚀地說着：『天氣涼了就回來啊！』

我唯唯地應着，愧感交縈。半年餘的熱誠照拂，如今却以一句謊語來作結束，連一句感謝的言語都不能出口。我低了低頭，作爲無言的感謝和祝福，然後命車夫疾駛而去，連頭也不敢一回。

(二) 記藤佐太太

又是一年的春天，我找到了一處理想的公寓。這公寓坐落在一所公園的旁邊，離車站雖是較遠，不過高架電車的聲音已不會來侵擾我的神經了。附近街上的商店，也可以解決日常的需要。住公寓最討厭的地方，莫如鄰居的騷擾。日本房屋建築簡陋，鄰室的聲音往往使你刺耳。假如鄰居歡喜開無線電或留聲機，那更使你永遠無安靜的日子。所以當屋主佐藤太太第一次接待我的時候，我便提出不要吵鬧的鄰居的要求。

『這裏的房客都像你先生一樣，他們個個歡喜清靜，所以情願多跑一些路住到我這裏來。我想絕不會有人來打擾你。』她用她伶俐的口才回答我。

我揀了二樓一間東向的房間。雖然方向不算頂好，但我愛窗外的景象。兩棵高大的松樹，不時呼嘯作聲。數十株櫻樹正滿放着粉紅的花瓣。公寓的空氣，正符合佐藤太太所說的話，寧靜非凡，惟有枝頭的鳥鳴，間或擾亂我的春夢。

佐藤太太年約五十歲，矮矮的身材，有一張和顏悅色的臉和會說話的嘴。這公寓不算小，有廿餘間房間，一切事務都是她經管，僅僱用一個下女幫她打掃清除。她的丈夫佐藤是個樂天派的人物，祇見他笑口常開，睡睡午覺，喝喝酒，什麼都是她的太太去安排和處理。據下女們的口述，這份不算小的財產——公寓——還是佐藤太太掙來的呢。他有了這麼一個好太太，也怪不得他悠然自得，什麼都不過問了。

我的早晚兩餐是包給佐藤太太的。她每天按時送上來，這使我們賓主之間很容易相熟起來。她有時也說說笑話，並不拘泥。暑期又到了，朋友們大都回國去，長期的暑假孤零零地消磨在東京，似乎有些浪費，這回我真到謙倉或葉山去避暑。但是中日風雲愈來愈險惡，不得已仍逗留在公寓中靜以觀變，以便隨時決定返國與否。就在這時期內的某一清晨，我與多數中國學生同一命運，遭受了非法的逮捕，在拘留所中過了三四天。佐藤太太也意會到暫時不會釋放，所以冒了大暑竟找到我被拘的警局來。

當我在特高室會見她的時候，真佩服她的勇氣和熱誠。因為普通日本人對於警局的刑事敬畏如神，她以一女流居然為一敵國青年跑到這可畏的地方來，而且竟能獲得刑事們的許可而和我會面。

在四五個刑事銳利的目光注視下，她用比較平時更柔和的語調說：

『我帶來些你替換的衣服，請你就換了下來，好讓我帶回去。』

『還有一些西點和水菓，知道你是喜歡吃的，所以也帶一點點來。』

我開始覺得她好像是我至好的親友，撇下了敵國人的仇視，慈祥地予以我最大的同情。她不能在這裏多逗留，包起我換下的衣服，道了聲珍重，然後悄悄地走了。

我默默地吃着她送來的食物，憎恨和感德的情緒一時俱來，也不知食物的滋味是甜是酸，而旁邊的刑事又用他一貫尖刻的口吻問我：

『剛才那個婦人待你可真不差，不像房客與房東太太的關係呀！』

『那還有什麼其他關係呢？』

『我看她的女兒準給你攪上了？不然……』

『她又無兒子又無女兒。』

這是事實，佐藤太太曾告訴我她有過一雙兒女，但都夭折了，但刑事們如何會相信我的話呢？他們的心中，這世界上那裏還有同情的存在？

不久，我移解到另一警署，離公寓所在地更遠。拘留所窗外的梧桐葉，也一天天在凋謝了。我雖不再看見佐藤太太短短的身材，但特高室裏放着的寒衣，正表示她仍沒有忘懷拘留已久的我。戰火雖是愈演愈烈，但她仍沒有消散她真摯的同情，不知經過多少次拷問，繕寫口供，捺指紋，最後承辦的

檢察官終於宣告證據不充分而予我不起訴處分，同時替我訂妥船票遣回祖國。那時我已挨過了一百十餘天的磨難日子，季節也到了初冬。

起程前一日，我要求返公寓一次，以便收拾些行李，同時也應該向佐藤太太告別。當兩個刑士伴我到達舊居時，佐藤夫婦先是有些驚訝，經我告訴明日登輪的消息，他們才轉憂爲喜。佐藤太太忙拿了鑰匙同我上樓，房間裏仍是往日的樣子，一塵不染。佐藤太太想是仍舊每天來打掃過的。我因爲此去前途茫茫，不知安身何處，所以祇收拾了隻箱子，匆匆下樓。佐藤買來了許多點心和水菓，招待我們到他的私室裏去，我也毫不謙遜地吃了又吃。因爲現在的心緒早由緊張回復到平靜，況且滿桌的食物已是數月未見哩。

房租恐怕有二個多月未付了，臨行我向佐藤太太結算，她堅稱我已三個多月未住，算來還多付了半月房金，如今扯直了大家不算。同時她又很關切地問我行囊所剩，我告訴她付了船票之外，尙餘百餘日圓，足夠旅途需要。接着她與佐藤耳語一陣，但見這向不管事的佐藤忽抽身外出，一會又回了進來，手裏捏着一小疊鈔票，喃喃地對我說：

『這四十元請你帶着，雖然數目很小，不過聊表我們夫婦的心意。』

這是怎樣回事呢？他們明知我身上有錢，爲何來此一舉。我國社會中也許還有『程儀』一事，但日本社會中未必也有。我辭謝了佐藤的好意，再解釋一遍此去雖往香港，從香港到上海有五六十元日金也足够了，何況我身上有較這數目兩倍以上的錢，旁邊的佐藤太太這會又用她伶俐的口才說道：

『我們知道你身上的錢足夠回上海，不過現在是戰時，今天你的預算當然不會差，但是到了香港，也許可能發生變化，假使船很少，要在香港多耽擱，那麼必須多花錢了。假使沒有船，那你必須變更路由，盤費更不能預算。這小小的數目是備你萬一之需的。再不然你把這幾十元當作我們借給你的好了，待將來再還，那總使得了吧！』

這入情入理的一段話，使我無言可答。那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恩惠的問題。我應該接受這意外的恩惠嗎？但是如何拒絕這純摯的情誼呢？不能，我不能辜負他們的誠意。

『那末算是我的借款吧，寄存在此的傢具書籍等就算抵押品，我希望不久就能歸還。假使日子久了不能歸還，就請將這些東西變賣抵償好了。』

當時的情景猶歷歷如在目前，但九年來一直不曾清償這筆借款，也許佐藤太太已經將我寄存的雜物變賣，縱使是如此，但我精神的積欠仍是無法償還給這醇厚善良的女人。

英倫隨筆

徐鍾珮

(一) 暮年

倫敦屋荒嚴重，每日報紙上總是罵政府不熱心建築新屋，大有屋荒不解決，工黨就要垮台之勢。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在一家旅店落了腳。

這家旅店不大也不小，成日價闐無人聲，沒有像中國旅店似的整天不得安靜。回到自己房裏，立刻關上房門，對面住的那家，隔壁住的姓甚名誰，全然不知不曉，除了偶然在電梯和走道上遇見，彼此很少機會接觸。

但每日三餐却是旅客大團圓的時候，人人都要上飯廳。第一次上飯廳時，極目四望，整個飯廳老太太佔了百分之八十，如果我不肯定的知道這是一家旅館，我無論如何要懷疑是走錯了地方——這裏十足道地的是個養老院。

這些老太太都已年近古稀，白髮蒼然，有的步履艱難，已拄上了一根拐杖。她們都沒有一個親人和她們同往，每一個老太太獨佔一桌，偶然的，也有自己的女兒或孫女兒來看看她們，享受些天倫之

樂。

這飯廳裏雖是百分之八十都是老太太，但也是珠光寶氣，粉黛衣香，老太太的衣服也一樣的彩色奪人。晚飯時，有些還穿着長裙曳地的晚禮服，戴上些光耀閃閃的手飾。有些老太太，白髮上波紋猶新，還是新燙的頭髮。有些雖已年邁，但眼角唇邊，還依稀看得出數十年前是睥睨一世的美人！

老太太一進飯廳就彼此寒暄，於是飯廳裏充滿了英國語言中特有的“OH、”字聲音。寒暄既畢，侍者送上菜單，老太太立刻在皮包裏掏出法寶，有的是夾鼻眼鏡，有的是一手執着的單照眼鏡，有些戴眼鏡的却又除下眼鏡，把菜單高高的舉得一臂之遙。仔細端詳今天吃些什麼。菜既決定，然後拿起報紙，用看菜單同樣的姿態看報，一面看，一面和鄰座或對面的老太太閒談，談的或是政治，或是社會新聞，或者只是瑣瑣屑屑的身邊小事。

其中只有一個老太太最爲幸福，她身畔坐着一位老先生，在寂寞的暮年中，她和他彼此安慰，彼此作伴，我想她該是所有老太太羨慕和嫉妬的對象。

在這枯萎的花草裏，夾雜着一株奇葩。飯廳中央，坐着一對年青的海軍夫婦和他們的一個女兒。海軍太太頗長秀美，海軍也是英俊雄偉，每日清晨，海軍先用完早餐，回房拿起公事包，再回飯廳，當着數十個老太太的臉和他年青的太太吻別，只有這一下是這荒園裏的一點春色，是暮色中的一片彩霞，在這裏，這些老太太能看到自己先去的青春和自己漸行漸遠的生命活力。

飯後無事，老太太們也拄上拐杖在鄰近公園裏閒步。風晨雨夕，悶在家裏，隔着玻璃長窗，一杯

咖啡，閒看路上行人。旅店裏有幾間起坐間，有一間門上標着「不准吸煙」幾個大字，是老太太們聚會所在，聽說有兩位老太太，每天有一定的時間去那裏，而且也有一定的坐位，兩人已在那裏整整的坐了十五年！

我也好奇的探問過是什麼因素使這些老太太肯長年累月的做旅店的住客。答案是兒子女兒既不肯同居一處，獨個兒還要照顧自己，還不如在旅店寄居可以一切不必自己操心，尤其是戰爭爆發，糧食受統制以來，採買不易，不如把配給證交出讓別人料理，雖然飯菜並不可口，也免於暮年爲柴米油鹽奔波。

入夜，旅店對門時有琴聲傳來，琴聲裏又夾雜着蒼老的歌聲，琴聲抑鬱，歌聲淒慘。我倚窗俯視，寒風裏，一個白鬍子老者在往還拉琴，似乎是他要把他暮年所經歷的淒清全部譜在琴裏。聽說他們大部是退伍軍人，沙場歸來，滿擬安心的享些太平歲月，却發現自己養老金不够自給，於是祇得放下槍去，拾起琴來，拉琴求乞。暮年在實彈作戰中雖已退伍，却還不斷在實際生活中掙扎！

他們擇定在每一家大旅館對門拉琴，因爲他們知道在旅館門裏，也關着一羣寂寞蒼老的靈魂。貧富雖殊，而彼此淒寂的暮年則一，這相同的處境會引起同情，引起慷慨的解囊相助。

老太太們，物傷其類，常顛巍巍的在口袋裏掏出錢來施捨。似乎是，在這紛擾的世界，只有老年人才能了解老年人，年青人離得他們遠遠的——即使自己親生的兒女。

會不會我們的後一代也無情的遺棄我，使我們在暮年度被放逐出家庭的流亡生活？想起我平素高

唱的小家庭制度，我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我知道這批老太太只是數十年後我自己的寫照！

(11) G I 新娘

美國人到處風流着跡，在英國，他們留下了三萬私生子和五萬 G I (美國兵) 新娘。

所謂 G I 新娘，不一定是新婚的，凡是嫁給 G I 的英國女子，英國人一律稱她們為 G I 新娘 (G.I. Bride)。

G I 有美金，有口香糖，有香烟，有絲襪，有碰了釘子滿不在乎的好脾氣，於是疾風過處，他們把英國女孩子的熱情全部燃了起來。無論與論權威的英國老太太怎樣反對嫁『美國吃糧的』，五萬個英國女孩子，還是心甘情願的要做 G I 新娘。

戰爭結束帶來了笑，也帶來了眼淚，一紙復員會把 G I 運回故鄉，臨別時，熱吻，擁抱，山盟，海誓，預約着彼此在黃金國相見。

有些新娘，哭倒在 G I 懷裏，怎樣也不忍分離，G I 素來對什麼也不大在乎，給愛人一哭，胆子更大。把她眼淚抹乾，藏在船底，『實行走私』。

新娘在船底，一日三餐由 G I 偷來，神不知，鬼不覺，不幸的是新娘暈船，呻吟間全船驚覺。真相大白，有是碧海藍天，總不忍把新娘留在浩瀚大海。反而由『私』變『公』，公開從船底爬出來，到了美國再作交代。

這樣走私的新娘，時有所聞，有些押解回國帶回了一批美國新裝。有的在那裏補辦手續，安居樂業。美國政府認為法律不外乎人情，順水推船，取「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將就地讓她們安居。不敢冒險的新娘，想 G I，想美國，想得如醉如癡。大西洋上運輸船隻不多，新娘一等再等，石沉大海的毫無消息，於是 G I 新娘團結起來，有孩子的抱了孩子，沒有孩子的幫着照顧孩子，一起包圍美國大使館：「不放我們和丈夫見面是何居心？」

大使館婉轉答復，必然盡力而為，G I 新娘還是其勢汹汹，臨行留言：「不成功還要來請願。」這樣的一再遷延，兩地苦思，新娘中更有不少新添了孩子。大洋彼岸的爸爸，急着一見孩子，再請護照來英國，護照批不准，只有望洋興嘆。一個名叫萊頓的 G I，急中生智，在一條去法的船上報名，當了一名水手。船泊利物浦時，他可以偷偷登陸，到英國再見一次妻子和未曾相識的初生孩兒。他臨別會再三立誓：「如孩子出生，你還不能離英國，我一定設法來英。」

不幸的是，船在利物浦不停，直駛法國，多少天的期待，多少天的辛勤，換得的是無盡失望。萊頓站在船頭，眼望着利物浦漸行漸遙，眼望着自己的計劃全成泡影，不禁悲從中來。乘人不備時，他往水中一跳，——不是輕生，是掙扎，是完成他未竟的計劃。他拿出全付游泳本領，隨水上下浮沉，目的地是利物浦海岸，他還是要一見自己的愛妻嬌兒。

在沙灘，他給人家救起，已是昏迷不醒，他終於到達了英國。英國外僑登記處把他扣留，押回美國軍部，咫尺天涯，他冒千生萬死，還未得團圓。後來軍部念他情癡，為他補辦手續，才能正式登

陸。

別離是愛情的大測驗，萊頓太太，知道了丈夫這番爲自己的冒險，真是又悲又喜，她物色愛人，找到了這樣鍾情的人物。無情的G I多得很呢？回家才幾個月，近水樓台，把英國的妻子忘記得一乾二淨，老子有錢，滙一筆錢來請求離婚。

離婚！對愛G I，愛美國的女孩子是多大的打擊，——何況有的已經做了母親。已婚婦女聯盟出而主持正義，由主席率領着這批棄婦去見美國大使魏南特。魏南特雖是美國大使，但他無法左右人家的愛憎，只得含糊其辭，主持正義的太太出來大罵魏南特：「一點沒有誠意。」

魏南特大使自此知道事不宜遲，這批G I新娘得趕快運美。於是G I新娘紛紛和家人告別，整理行裝。運輸艦成了女兒國，一片孩子哭聲。運走了一船一船的G I新娘。

美國衣服不要定量分配，糧食充足，在那裏儘可自由添置新裝。多少幸福，快樂在向她們招手。但是在英國的美國人，却向這些新娘澆一盆冷水，「別想得那末美滿，在美國，她們遇到的將是無數對女人的仇視眼光，因爲她們搶走了在美國已經異常稀少的男子。」

願上帝祝福她們！

美國見聞錄

劉師尙

在紐約住了半年，却從來沒有見過大肚子的女人在街道上逛街。可見美國太太們對於胎兒相當保護；同時，像抬了一面大鼓似地到處亂跑，實在並不雅觀。

美國的兒童教育，百分之九十以上完成於女人。在家裏一切都由母親照顧，父親不是工作便是應酬，回到家只想休息，再也沒有空閒心思照顧孩子。幼稚園和小學的教員，可以說差不多都是女教員。有時候媽媽有特殊的原因，臨時僱請十多歲的小女孩子來照應，每小時須支付看管費自三角到五角。現在已經有一批人在叫喊着美國的男人缺乏父性了。

父母對子女，與其說是父子和母女關係，不如說是朋友關係。小孩子發問，父母總是儘量解答。答不出便只好說：『對不起，這問題我也弄不清楚呢。』却很少拿出打罵恫嚇那一套的。對於孩子們的整潔和遵守公共秩序等，父母非常重視。下面是一幅美國好孩子的圖畫：

早晨醒來，非常清醒。上帝賜給我這樣一個好日子。在這一天內，我可以讀書，工作，遊戲，我是如何地高興呀！我起床後刷牙，梳妝，剪指甲，穿衣，穿鞋，一切都弄得整整齊齊地，我便提着書包去上學。到了室內，應該脫帽。有人和我說話，我應該說實話，千萬不要說謊。對人的態度要溫

和，不可粗魯。我的書本和我的玩具應該讓旁的孩子們分享，因為無論讀書或遊戲，二個人在一起便有加倍的樂趣。如果咳嗽或打噴嚏，一定要說一聲對不起。碰見朋友，要脫帽致敬。不要窺聽別人的私事。在公共場所，不要和朋友作耳邊私語。凡是銀錢用具，要把彼此分清，該是別人的，便應該屬於別人，該是自己的，便應該屬於自己。在室內或大庭廣衆中，說話聲音要儘量放低，在室外或廣野不妨把嗓子提高，即使大叫大喊都沒有關係。對於一切東西，不可存有破壞的心思。吃飯之前要洗手，因為我的手或許摸過髒東西，或許搔過頭髮。吃飯時嚼菜和喝湯都不要發出聲音。肘子不要靠桌邊，這並不能增加美觀。餐巾要放在膝蓋上。調羹是專爲喝湯用的，不要來攪菜。刀是用作切菜的，用完放在盤子邊邊上，切勿把刀擱進口裏去。食物進口每次只可進一小塊。要記得，吃飯的時候專心吃飯，不要瞎尋開心。穿馬路要看準沒有車子的時候才穿過去。答話時，說完「是」或「不是」以後，一定要把對方的稱呼喊出來。有女人的場合，什麼事都讓女人佔先一步。別人請客，吃完之後，要向主人道謝。在陌生人面前，人家介紹的時候，說一聲「您好嗎？」不要害羞掉頭就逃跑開去。踏着了人家的腳，一定要說對不起。要聽從父母的忠告。人家送我禮物時要表示感謝，不可嫌少貪多，甚至忙於向人家索取禮物。疲倦了打呵欠，要用手擋住。就寢以前，不要忘記到父母跟前親一個嘴，道一聲晚安！

這些瑣碎的禮節，看起來似乎是無關宏旨，然而他們却是「從小定八十」的。不管你讓座位給小孩子或老太婆，而所得的結果都是「謝謝你！」不管你送一角錢的人情或十塊錢的人情給你的美國朋

友，他都同樣的稱謝一番，好像他要是沒有你這一樣禮物便不能活下去似地。以上這一套，有人把它編成押韻的字句，以便容易灌進小孩子的腦海。

女孩子從小就和男孩子一淘玩耍。孩子們稍知人事，便鬧着要找異性伴侶定約會。即使他們本人並不着急，他們的祖母都會忙着代他們找機會。關於男女社交，中美的基本觀點完全不同。在中國人看來，只要男女在一起一定是男的佔便宜，女的吃虧。在美國人看來，這是一種相互的調劑，說不上誰佔便宜誰吃虧。說我喜歡她我愛她，或者聽說她喜歡我或她愛我，這是最高興的事情，用不着悶着或瞞着不說。有三分說十分也沒有關係。沒有男朋友的女孩子她可以在她朋友面前捏造出幾個男朋友在波士頓或三藩市，她還化了不少時間在讀情書呢。因為女孩子們覺得沒有男朋友是件可恥的事情。

當你第一次和一個女孩子見面的時候，她便稱你為她的「男朋友」，好像彼此認識已經很久似的，非常親密。第二次她也許便一把把你抱住，把你當作幾十年沒有見面的老情人。你可不要以為她對你特別有意思，你走了她照樣會對旁的男孩子表演這一套。比較愛好調情的男子，我們雖然可以稱他為色鬼(Wolf)，但是色在美國人的眼光中看來，並不含有太壞的意思。反之，沒有接觸過女孩子的男子，也不一定好孩子。性的調劑和吃飯一樣重要，這裏面包含有一種溫暖，一種人生的享受。

在美國單身男女找異性伴侶是天經地義的事，誰也不會提起了這事而害臊得面紅耳赤的。有許多公共聚會，非成對參加不可，否則便要受窘。在公共娛樂場所，如果一個單身漢佔據了兩個並排空着的座位中的一個，招待員常常會跑來干涉，反問說着：「如果別人拆散了你們一對，你願意不願意

呢？』那你便只得找一個較差的空位子，或竟退出門口等候着單人座位。相反地，娛樂場所排隊分先後入場，如有單人座位，單身的可以提前入座。有時候有些成對的男女等得不耐煩，寧願拆散了單獨入座。那時招待員會勸告你們說：『何苦分開來坐呢？既然等了許久，何不再等一會兒呢？』

真的，美國的女孩子是不知道什麼叫做害羞的，裝腔做勢，啼哭取鬧也比以前大爲減少。這因為她們自小就和男孩子混在一起玩慣了，又因爲在教育，社會，經濟各方面和男人一樣平等。像中國女孩子們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她們若聽了，一定叫喊着說：『我的天呀！假若我們也這樣，我們將會一輩子都找不到男人呢！』

五十年前的美國女子，無論在穿着和修飾，居處，室內用具，文具，娛樂，藝術，教育，家庭，各方面都和男子迥不相同。以後她們的女性的角度漸漸地稍失。到現在除了穿着和修飾一項之外，其餘差不多完全和男子一樣。女性的穿着和修飾，是美國女子的最後一個堡壘，是吸引男子的惟一的憑藉。他們的服裝和打扮，不但積極地增加美觀，而且消極地遮蓋身材和容貌的缺點。

單身男女有一種找異性伴侶的特權。這相當於中國的幽會，但又和幽會の意味不同。幽會是偷偷摸摸的，多少帶有一點道德上不許可的意思。但是美國人，無論是男的女的，他要是今晚有約會，那他一定是歡天喜地逢人便說：『今晚我有一個約會。』而對方聽了，也就跟着預祝你快樂說：『祝你愉快。』說者雖千篇一律，但在聽者便意味無窮了。這句話裏包含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歡樂。男的臉上剃得光光地，服裝筆挺，女的那還用說，一定修飾得相當動人，都準備來享受這一幕歡樂的場面。夜

總會，跳舞場，任何吃喝玩樂的地方，盡情地玩它一個痛快吧。你的女伴也許和你並不太熟，但是她却喜歡表現出非常親熱的樣子，甚至於親熱得像快結婚的樣子。愈是引人注目，愈是快活。

因着男女地位的平等，女人抽烟和男人一樣多那是不用說。根據心理學者史理格博士 (Dr. Robert V. Seliger) 的統計，最近十年來，女人縱酒的百分比從百分之六·三增加到百分之十七·三。這數目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由此可以看到美國女人在任何方面都和男子平等，即使在縱酒的場合。但是美國女子的獨立性，一碰到和她的男朋友出去玩耍的時候，便完全喪失了。不但一舉一動要男的照顧，碰到付賬的機會，男的付賬是當然的。而男的在這種場合，爲了取得女的歡心，也就用不着尊重女方的獨立性了。

但是讀者們千萬不要以爲每一個美國人都是富翁，都有很多錢可以亂花，尤其在女人面前。有些精刮的年輕小夥子，往往帶着他們的女伴去看兩張影片 (Double feature shows)，四五角錢可以一連看兩張舊片子，也就可以混它四個鐘點左右了。看罷電影，請他的女伴宵夜，站着吃一個熱狗 (Hot dog)，那時一塊麪包夾一根牛肉香腸，也才一角錢。若在中國，這就等於吃一份燒餅夾油條，還站在燒餅爐子旁邊吃，好不寒酸！那時他的女伴也許幫着他打算盤，連這一角錢都不要他花：『別太浪費了，外面的東西很貴。我家有現成的咖啡，我回家煮咖啡給你喝吧。』

美國女子工作的人數一定是很驚人的。尤其在紐約，每到上辦公的鐘點，在街上和地下火車內，女人和男人在數目上足足可以對抗。公私機關的書記，全部被女人佔據了。『辦公處女郎』 (office

(*girl*) 變成了一個專門名詞。餐館，郵局，商店，電影院，任何地方的櫃台或門市部，女的總是佔了大多數。大體說來，她們所担任的工作大半是處理帶有機械性的日常事務。都城人壽保險公司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是美國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共有四萬四千人。事務並不複雜，然而因組織龐大，便相當地繁複。最起碼的女工叫做辦事員 (*Clerk*)，每天除去吃飯和休息外，實際工作時間爲七點二十七分。工作時間內有音樂可以調劑，因爲他們的工作太單調，做久了勢必因感到厭倦而影響到工作效率。像紐約這一類的大城市的銀行，保險公司等，整理單據大半借重機械，而女工們是用來補充機械之不足。事實上她們等於活機械，工作時簡直無須用多大腦筋，但卻須精神貫注，不能與同伴談笑，並禁止抽煙。做工若干時間，搖鈴休息五分鐘。這時音樂也停止了，只見一片烟霧，嘈雜的聲響也跟着起來了。大家儘量鬆弛一下，好像小學生下課時的情況。她們的午餐，由公司供給。每週薪金自從二十八元起薪，扣去福利費，保險金等等，只剩十九元幾角幾分。人事部僱用組印就各種測驗單子。最簡單的測驗，問十三加五等於十八和十三減五等於十八那一項是正確的，對的打一個正號，不對的打一個負號。像這一類問題當然人人都會解答，可是公司對她們的要求是，在簡單之外，還要迅速正確。如果能做到簡單，迅速，正確，那就能够標準化而達到大量生產的目的。這也就是商業國家的特徵，美國文明的精神所在。

這個特徵隨時隨地可以印證。美國中學畢業以上的女子，往往喜歡學一點速記和打字。這是一項很實用的科目。如果學會了速記和打字，不但工作容易找尋，而且待遇比較優厚，月薪自一百五十元

到二百元以上。她們的老闆一個個都是出口成章，女書記速記下來，立刻打出商業信札。不管文章好不好，只要人家看了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夠了。因為他們的要求在簡單迅速正確，却不在字句上的推敲。美國人雖然也講究客套，但是只有千篇一律的那幾句。客套一完，馬上就開門見山。有些客套話的本身即含有開門見山的意思，如「我能幫你忙嗎？」聽起來很客氣，然而却在問你：有什麼事嗎？或：你要買什麼東西嗎？快說呀！

在講求工作效率的情形之下工作，一定很緊張的。美國女子雖以經濟上的獨立性自豪，但是職業女子對於她們的工作真正感到興趣的，才百分之十一。其餘的女子所以工作，不是爲了貼補家用，就是受不了和丈夫一時的別居的寂寞，或爲了要滿足購買奢侈品或達到滿足某些浪費的目的。下班後回家，無論已婚未婚，還得燒飯做菜，甚至於打掃房間，够辛苦的了。美國女子外表上看她們一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骨子裏面却是很能刻苦耐勞的。

根據戶口調查的報告，一八八五年美國女子結婚的人數佔千分之八·九，到一九四五年，便增加到千分之十二·三。不但在人數方面結婚的女子逐漸加多，而且在年歲方面，也提早多了。在殖民時代的女子，往往結婚很遲，而在目前差不多有半數是在二十二歲左右結婚的。她們結婚的目的，是爲了要養孩子和經濟上的安全。她們同時相信戀愛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結婚。

結婚之前發出請帖通知親友，請去觀禮。交情較深的，觀禮之外還請你參加宴會，否則參加一下儀式便完了。結婚典禮大半在教堂中舉行，最簡單的也有找公證人證明一下就完事的。新娘子當然是

很高興的，婚禮舉行完畢，看見熟人使妻香面孔，表示她非常快樂。宴會可簡可繁。普通借用一個俱樂部會址，每人分一杯飲料，幾片糕餅，說說笑笑，就算請吃喜酒了。

結婚以後，成立家庭，無論在新娘或新郎，都是生命史上一大事。第一件便是找房子。目前美國正鬧着房荒，不知有多少對青年男女因爲找不到房子而把婚事耽擱下來。因爲找不到房子便不能結婚。有些人一打開報紙，便急於找尋房屋出租的廣告。單身房間還不難找到。可是住家便得要臥房，客廳，餐廳，廚房等，比較難找得多。

普通住家的房屋有單幢房子和大住宅建築物內的公寓。前者一家住一幢，後者幾家或幾十家住一大幢。每一個公寓有臥房，客廳，廚房，盥洗室等。筆者分租一個公寓內一間房間。二房東是一對五六十歲的老夫婦。先生是開電梯的，太太是替別人家打掃房間的。他們原是匈牙利人，十八年前遷到紐約。夫婦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全靠一雙手過活。這可算是美國中等以下的家庭。他們客廳裏面有沙發椅，無線電，地氈，廚房裏面有電氣冰箱，自來水，盥洗室內有抽水馬桶，洋瓷浴缸洗臉盆，臥房內有鋼絲床，檯燈等等。此外飾窗有窗簾，掃地用電氣真空除塵器，自來水分冷熱水龍頭，冬天有水汀等等。此等起碼家庭的物質享受，若在中國，人們看了一定眼紅。

美國大多數人並不富裕，並沒有大量存款存放在銀行。不過他們普遍地實行分期付款的辦法。大凡價值較高的商品，都可以分期付款。貸款，而對於貨物的本身，先取得使用權。一個新家庭成立以後，假若先生，或先生和太太有相當工作，不但房屋，電氣冰箱，傢具等等可以分期付款，而且連鋼

琴，汽車都可以分期付款。讀者們看了不要以為他們寫意，過舒服的日子，若是赤手空拳起家，便足够忙碌十年二十年了。但是只要自己勤地幹下去，不管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終究是有期望的。他們最忙的便是商業蕭條。到那時銀根一緊，銀行停止放款，工商業不景氣，分期付款便要直接受到影響。債務人不能如期付款，債權人不能一時收回成本，那便要大亂特亂了。

在中國看美國，覺得美國人闊氣。但是到了美國，對於美國人的印象，第一個便是小氣。他們不像我們中國人，動不動就請人大吃大喝，只要痛快或者爲了面子，即使前門進客後門送東西進當舖也願意幹。普通到一個美國家庭裏面去玩，他們請你喝一杯咖啡，那算是很够客氣的，受者也至少要說幾次感謝不盡的話。若是到人家去吃飯，照例送一點價值相當的禮物，吃完飯有時還得幫助主人洗洗碟子。這樣還不如自己到外面去吃比較自由得多。據說在戰時的美國，如有人請客，客人臨走前必定放下幾張口糧單子。因爲食物如白糖和牛油等每人都定量分配，主人請一次客，你總不忍心把他三天或一個禮拜的白糖和牛油都吃光了。你若和一個美國家庭開車出外郊遊，如主人事前聲明只有汽油請客，那末事後主人便絲毫不客氣地向你索取那一份野餐費一元二角七分。

當主婦的對於食物和日用品價格的漲落感覺最靈敏。如果牛肉每磅漲價一兩分錢，她們便會被刺激得叫喊起來，因爲每一個家庭都有固定的預算。工作地點和家往往相隔很遠，做工的人是無法趕回家吃午餐的。有些太太們對於丈夫的午餐費往往限制得很嚴。你可以看到神氣活現的大經理，他午餐才不過用三四角錢。早餐在家裏吃，吃得相當好。到了午間，隨便補充一點就行了。晚上回家，再結

結實實地大吃一頓。大體上在外邊吃東西，比較自己做來吃總要貴上一倍。午餐少吃一點，一天不覺得，日子久了便可省下不少錢。美國人注重晚餐，恐怕和家庭經濟不無關係。

「老媽子」或「娘姨」在美國的家庭裏面是找不到的，最多也不過是打掃房間，請人每天來一次或每週來一次。家庭中的事，無論大小都得自己動手。禮拜六大家出去玩樂。可是禮拜天先生和太太都留在家裏大掃除。即使修理粉刷，也大半是自己動手。有些中國太太未來美國之前，滿以為到美國來享福，來此之後，不到幾個月便吵着要回國。能够到美國的中國太太在中國時一定是相當闊氣的。到美國玩一趟固然好，那知美國沒有老媽子，這倒是一件苦事呢。

這樣說來，讀者們或者要反問一句，美國太太既然能够這樣吃苦，你大可以帶一個美國太太回來。我恐怕她到了中國也同樣地過不慣。美國雖然沒有老媽子，但是有許多便利代替了一部份老媽子的工作。譬如說，有抽水馬桶便用不着倒馬桶，有煤氣便用不着生爐子。掃地，洗衣，燙衣，縫衣都不過是插一下撲落的事情。口渴了如果不一定要喝咖啡，自來水端起來便可進口。茶蔬無論生的熟的，朝電氣冰箱裏一擱，用不着擔心它會壞掉。買菜用不着到又骯髒又潮溼的小菜場，還得費口舌討論還價。大部份的食物都是罐頭食品。你若打開他們的茶壺看看，嚇！大罐頭，小罐頭，盡是罐頭的世界。連那些從遠處運來的肉類菜蔬水果，當它們放在火車的冷氣車廂裏面的時候，也可以算是罐頭食物。有人說，不但美國的食物罐頭化，連他們的墳墓也都罐頭化了。

跑進五分一角商店，各色各樣的日用品，應有盡有。譬如說刀吧，削山芋有削山芋的刀，切肉有

切肉的刀，削蘋果有削蘋果的刀，用餐有用餐的刀，修鉛筆有修鉛筆的刀，不像我們一把刀有七十八種用法。如服裝的式樣，他們也印成依各式各樣的紙樣。照紙樣的大小剪裁，拿回家縫衣機上一縫，很快便做成衣服。化妝品部門僱請女孩子當場表演，連說帶做，說出某種化妝品的好處，往往圍住一大堆人。一方面也未始不是看熱鬧，但是他方面也想聽一個究竟。聽得有道理不妨買一點試用一下，這跟聽取大總統競選演說有同樣的意義。

報章雜誌，差不多有一半是廣告。太太們對於報紙上的廣告非常注意。平常把它剪下來，到了禮拜六太太們在地下火車中互相比較。碰着大公司對於某種商品有大廉價大犧牲的機會，便紛紛站隊爭購。報紙總算是便宜的東西，紐約時報才三分錢一份，有些小報只兩分錢一份。人們看過了就把它擲在字紙簍或垃圾箱裏面，或者留在地下火車的座位上。然而自然便有不少很體面的人拾起人家擲掉的報紙來看，要節省這二三分錢。

無線電是每家都有的。重要的消息，馬上傳遍全國。對於日用而有什麼新奇的用法或者新發明，經過無線電的廣播，很快地普遍採用。廣播電台常常有些討論時事問題或政治問題的節目，邀請議員或官吏或較有名望的人參加討論，互相儘量發表意見，甚至於爭辯起來，從來不給對方留一點面子。近年來因為無線電和交通工具的發達，使美國的物質文明有飛速的進展。以前語言很有一點差別，現在慢慢地差不多南北一致了。從東岸到西岸或從西岸到東岸，汽車只要十天左右，火車只要三天左右，飛機只要十五小時。

對於疾病，意外，壽命有種種保險。要是你自己不願意保險，你工作機關會代你保險。保險制度穩固以後，個人如果經濟上一時發生問題，便用不着愁。然而物質文明帶給美國人民不少便利，也帶給他們不少災害。據可靠的統計，美國戰時前方軍人死亡的人數和後方意外死亡的人數，是一與七之比。

在經濟學歷史上，最初的人對於生產的解釋，覺得只有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東西或從土地中開發出來的東西才是生產的，那些加上人工改造的東西不能算是生產的。後來又有些人承認工業品也是生產的。後來又有人覺得，只要增加物質的效用，都可以算是生產的。美國人對於生產，已經進展到第三個階段了。在美國這種大量生產的國家，要直接生產者把貨物交給消費者，那是不可能的事。要使貨物很快地轉到消費者的手中，於是商人便插到中間來做中間人了。最普通的是批發商和零售商，假若細分，那便有各式各樣的中間人。因着要使物質的效用增加，每經過一種人經手，當然便有一種費用增加到這項貨物上面去。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據說每瓶濃浦賽可樂（和可口可樂差不多的飲料）的成本只有半分錢，它的批發價格是一分錢。可是當中經過一大串的中間人，你到茶館裏去喝濃浦賽可樂，每瓶的價格是一角錢。你若給侍者一分錢小賬，那小賬已經超過成本的一倍了。但是這對於你是非常方便的。你不要以爲人家在剝削你，你要曉得你自己也正是這個大生產程序中的一環，在別一方面，你也是一個中間人呢。普通出廠貨物價格，和市場上該項貨物的貨價，差上一倍是並不希奇的。因爲生活水準相當高，中間人錢賺得不够他便不願意幹，他決不肯只顧血本把東西轉一道手賣給你。

又因爲分工的細緻，每一個人都在整個生產的過程上，不過是一個極小的螺絲釘。因此一個人，無論他做什麼事，只要他從事於得到報酬的工作，他一定是在生產。不論這工作是什麼性質，因爲絕無一個傻子會白白地送錢給你。在美國人看來，職業無貴賤，只要有工作便到處可以昂起頭來走路。

在一個大生產的過程中，自然便有些人多拿一點，有些人少拿一點，有些人發大財。關於一般人對於那些享有數不清的財產的富翁的態度，美國人都覺得在美國人人都有同樣發展的機會，機會一來，任何人都有變成巨富的可能。所以對於這一些富翁，並不拘着怨恨的態度。因爲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相當高，不但大家有飯吃，而且都吃得相當好。從質量上說，三十元一件大衣和三百元一件大衣比較，當然是後者好，但是都同樣可以保暖，而且在外表上看來實在不大容易分別。穿着三百元的大衣不見得人家特別看得起你。從數量上說，一個人同時只能穿一套西服，你總不能穿上十套西服表示你闊氣。美國大多數人民屬於中產階級，這是安定社會的最大因素。普通一個美國人的理想，不過希望有個美滿的家庭，物質享受還過得去，如此而已。所以他們的理想很容易實現。他們並沒有怎樣了不起的雄心，如今生在名方面，或利方面非如此如此便不願放手等。所謂只注重汽車，洋房，女人等等享受的布爾喬亞式的生活，也正是一個美國人的理想。你若追問他們何必苦苦追求這一套物質享受，他們一定會反問你：『爲什麼不呢！』在物質享受並不那末困難獲得的環境之下，誰都想舒服舒服，享受一下物質文明的果實。

在電影上面，我國還可以看到美國片子上美國人打架動不動打得皮破血流。這種情形在實生活上

不能說沒有，但是非常少見。美國人有一種處世哲學，這可以用他們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說完：『不要急！』(Take it easy)。有些事在你非常着急或非常氣憤，而他們則聳一聳肩，Take it easy便完了。這一點你或者可以說，生沾較優裕的人，火氣自然小一點。但是美國人却有一樁很值得讚揚的德性，這便是崇拜成功。任何人只要有一點專長，或事業上有一點成就，美國人一定稱讚他，鼓勵他，幫助他。因為職業無貴賤，你做大總統也好，你做百老匯一個跑龍套的也好，同樣可以得到一般人的讚許。你想做一件事，決沒有人來洩氣，甚至於破壞。大家朝着建設的方向走，很少有人做抵銷破壞的工作。

美國是個雜種國家，又是個年青的國家。美國人的種族偏見比較要小些，因為他們的祖先各色各種民族都有。就拿紐約城來說，它有三十幾種民族。各種民族在一處相處久了，互相歧視的成分必定一天一天減少。紐約市長最近提倡種族和宗教的平等，彼此間不得互相仇視。不過無論如何，美國人一直到現在還是看不起黑人，因為他們覺得黑人最先是白人的奴隸。其實翻開美國史來看，奴隸的不僅是黑人，白人也不少。而且在開發美國的初期，最先到美國的大半是盜賊，流氓，充軍的和一些亡命之徒。據說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律上有明文規定，凡偷竊價值一先令的東西，就要處死刑。這時罪犯有一選擇，一是等死，二是到美國去作奴隸。我們無法知道當時選擇二者的百分比如何，但據常理推測，恐怕百分之百的人都願意到美國去吧。所以美國人對於他的祖先，實在沒有甚麼值得誇耀的地方。他們的祖先到美國愈早，愈是沒有甚麼好事情可以提出來。值得一提的只有他們祖先的冒險和

進取的精神。所以他們對於歷史沒有甚麼留戀，只須一股勁兒往前走，像一個正在發育的小夥子。甚麼東西只要是新的便是好的。他們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和鮮明的顏色向前邁步。老太婆都要學着女孩子的樣子，照樣擦粉抹胭脂穿着花衣服，不承認自己已經老了。

在美國笑得最甜，笑得聲浪最高，是少女們的笑。這是一種現實的，肉慾的，物質的生活的反映。電影院中舞台表演前，演奏流行的歌曲，只要演奏者提一個頭，全戲院子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都合着拍子跟着哼唱起來了。我們可以板起臉來批評，說這是幼稚，但是我們却不能否認這象徵着一股生命熱流的合流。

美國人的生活

黃仁華

美洲合衆國出世到如今，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而居然被稱爲世界最文明，最民主和最合於理想的國家。推根究底，並不是偶然的事。美國民族性的活躍，好動，耐勞與勤懇，是任何國國民所比不上。美國人雖然是最好玩，最會享樂，但是在工作時間，他們是拿出全副的精神，不肯讓步或放鬆，所以他們的工作效率，就比較別國人高超得多。他們在玩的時候，拼命的玩，在工作的時候死勁的工作。筆者半年來與美國人來往頻繁，才明白了美國人的俗語：『工作的時候工作，玩的時候玩，這是使生活快樂的良策。』這句話的真義。這簡單的一句話，就能表現美國人的人生哲學。美國今日在國際上的地位的重要，國內資源的富裕與發展，文化與科學的急進與動向，不能不歸功於美國人對於生活有相當調劑的藝術，使腦力與體力的健康有並駕齊驅的趨勢。

筆者初到美國的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美國找不到叫化子。有時候發現幾個老年瞎眼和殘廢的人，坐在路旁，身邊擺着些自來水和鉛筆做小生意，看他們可憐的人就多給些錢。想起上海馬路上的乞丐討飯者的衆多，就可體會到中美兩國人口與經濟分配情形的差別。中國的人口衆多，大多數的人民是貧窮而無智識，經濟的大權握在少數富翁的手裏，尤其是戰時與戰後的種種變遷，窮人越來越

窮，富豪越變越富。國家社會經濟狀況成爲畸形，怪不得中國一直在鬧着不景氣的悲劇。

提起美國的社會經濟的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雖然美國也有家產千萬的富翁，也有饑寒交迫的窮光蛋，可是大多數的美國人是豐衣足食的中等階級的人。只要你有野心，有志氣，有天才與創造力，在美國是不怕沒有飯吃的。因爲貧窮富貴的比較均衡，就沒有像中國所謂高等與下等社會的分別。美國的文盲很少，所以個個能擔任相當高尚的事務，而在少數專以勞力去換飯吃的人中，很難找到專以苦力或傭人爲職業的。所以除了很富有的公館裏，能僱得起廚子侍者或管家之外，普通的家庭，都是沒有傭人的。這也是促成美國社會的民主化的一個原因。

普通的美國家庭，夫婦子女各有相當應盡的義務，因爲家裏沒有傭人，所有家裏的大小事情，只得大家分工合作，不能全靠主婦一個人操作勞碌。一方面因爲美國科學的發達，許多家庭的事務，都無需人工去幹，如中國主婦每日差傭人上小菜場去買菜，每日洗衣服與掃除房屋這一類的工作，在美國並不需要天天去幹。美國的食物大多數是裝罐頭，盒子的，一買就可買好幾打放在家裏慢慢的用。

至於新鮮的菜蔬魚肉類等，都可放進冰箱裏，或者冰房裏，要用就可隨時去取。所以對於買菜與各種日用品，每個月只要買兩三次就行。此外如以洗衣器與燙衣器，每星期只要洗燙一次（最多兩次），在兩個鐘頭之中，一星期裏所換的髒衣服被褥等，都能洗燙清楚。至於每日三餐，差不多家家有電爐或煤氣爐，與高壓力的鍋子（high pressure cooker），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可把飯燒好，並且許多食物都用不着自己家裏費心燒烤。雜貨店裏樣樣都有，同時美國普通家庭裏的三餐食料，是比較

中國人的簡單得多。中國人沒有一餐飯看不到魚類或肉類的，可是在美國就不同了。起初到美國時，住在朋友家裏，吃飯的時候等了好久，找了半天，到底找不到一塊肉。原來美國人並不太注重魚肉類，除非大宴客，是看不見又大又厚的牛排的。回想到上海西餐館裏的大菜，鷄魚肉類都有，在美國人眼裏看來，是絕對不需要的消耗。中國人的食料中，以鷄魚肉類爲身體營養的要件，可是美國人就依着科學家的分析，以供給人體內各種維生素與蛋白質的需要。大多數的美國人，是住在小城市的，十分之七八都有一間小小的洋房，足夠一個中等的小家庭住的。洋房的前後都有花園草地，多數的主婦在花園裏種着各種菜蔬，如洋山芋、番茄、蘿蔔、黃瓜、珍珠米等，有時候還有菓子樹，所以每到深夏初秋，就有很大的收穫，非但足夠全家三餐之用，而多餘的還可裝進罐頭裏，作爲冬天的食品。多數的丈夫們，由辦事處回來後，就換上工人裝到花園菜園裏去修整探望，或拿剪草器到草地上去大推一陣，幫幫太太的忙，一方面也是一種戶外的運動。三餐吃過後，就幫太太洗指碗盆。這種工作，在中國是被認爲「沒面子」的，堂堂的男子漢大丈夫是不肯幹的。然而在美國，就是你是銀行經理或一市的市長，也是同樣的幫老婆的忙。

勞工在美國是神聖的，所以兒童從小就被教導以有工作爲光榮。中國的小少爺們常被父母們過分的寵愛，袋裏總是有零用錢亂買東西吃，在家裏有傭人奶媽的服侍週到，養成懶惰的習慣。美國的兒童就不同了，男孩子們從學校放學回來，就騎自由車家家去送夜報，所得的錢就是自己的零用了。女孩子們課餘之暇，當替人家看管孩子，通稱爲 Baby Sitter。如果年輕的夫婦晚上有應酬，孩子沒

有人照應，隨時隨地可請隔壁鄰舍的女孩子來幫忙，價錢是每小時兩角五分到三角錢不等。此外如洗汽車、修理零件等，都是家人自己動手的。筆者暑假中認識了一位小城市的基督教牧師，名彼得遜，除了星期日在他的四個教堂裏講道之外，還參加種種政治活動，同時他的公館是在鄉下，有一百五十畝的田地。他的五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除掉在教會的唱詩班，青年團契，或主日學裏非常活動之外，每天還在田裏很努力的工作着。他們養着二十幾隻牛，一百多隻雞，連豬、羊、狗、貓都有，牛奶是用電擠的，吃剩多餘的牛奶雞蛋，還可出買給別人。有一次，我住在他們家裏，看到全家的人沒有一個不在工作，女兒在油漆客堂的地板，牧師和兩個大兒子在田裏收成稻柴（Haying），牧師太太在廚房裏烤麵包燒飯，小兒子們在擠牛奶與拾雞蛋，等到傍晚的時候，彼得遜牧師請我陪他去探望教友。他脫去了工人裝，洗滌清楚，換上衣服，由農夫變成了紳士，開着自備的汽車，沿途還輸送牛奶雞蛋給訂戶。這種工作，美國人並不以為恥，同時也增加家庭的收入。美國農村已很科學化，所以用不着很多人工勞動，一切簡便異常。彼得遜的家庭實在是美國的典型家庭。無論大小事務，都是自己動手。中國學生到美國來，也無形中被同化了。

美國的教育普及，多數的人都受過中學或大學教育，然而受高等教育的人，並沒有勢利的傾向。近來尤其是不景氣時代，一身兼數職的人很多。大學教授課餘時當卡車夫，銀行經理太太半天在酒吧間裏為侍女，男女學生以洗碗盤工作而維持自己的膳宿費，這都是司空見慣的事。因為美國社會不分階級，所以人人上下粗細的事務都能幹肯做。

許多別國的人，都以爲美國人是最享樂的，生活最舒適的，然而一到美國，就能了解其中的詳細情形。美國的婦女，可說是工作最忙碌的了。除了管家養孩子，還要整天或半天的在外工作。此外還有種種的婦女會，女青年會，國外傳教會的活動。在短短的一天中，成千成萬的大小事務，都要自己去幹，怪不得美國人有許多帶有神經質的，因爲生活的拍子實在迅速不過。

在美國的男女學生，可算是全世界青年中最會搗蛋最頑皮的了。可是他們玩是玩，功課個個是很認真的讀。在中國的青年學子，可分兩種，一種是書蟲，整天埋頭苦幹，沒有一分鐘肯放下書本玩耍的，此外就是白相客，白天上課，晚上逛舞場酒排間和戲院，置功課於腦後。到了美國以後，深感中國學校生活需要種種課外活動，團體遊戲，運動和茶舞會等，供給青年學子以適當的娛樂，以促進德智體羣美的均衡發展。

美國女學生大多數都能親手操作家務，如烹飪，洗滌衣服與女紅等，因爲家中沒有娘娘奶媽的服侍，一切都很自立，沒有中國女學生的大小姐派頭，連一杯茶也要傭人去倒。除了從學校裏家政科課室裏學來些皮毛，別的就是會做也不高興去做。雖然許多美國女子聽到中國的社會情形與家庭狀況，尤其是有傭人服侍一切，非常羨慕，可是我實在眼紅她們的機會，因爲美國的社會生活民主化，家庭學校教育是各育並重的。

在美國，生活的民主化處處可看得出，尤其是在工作之餘，玩耍的時候，個個是平等。父親常常約女兒去溜冰，兒子請母親出去赴茶舞會，教授與學生們一塊玩『橋』牌，銀行老板與小職員一塊打

彈子球。全美國的男婦老幼，都是足球（橄欖球）迷和棒球迷，電影與跳舞在美國人的生活裏也佔着極大的地位，約會（Dating）是男女青年每星期不可或免的事。十四歲的孩子們，已開始帶女朋友出去看電影或看賽球，看畢帶她到藥店冷飲室（Drug Store）去吃可口可樂或冰淇淋，然後送她回家。做父母的非但不阻止男女孩子的社交公開，反而常常與他們討論，開玩笑，或從各方面幫忙解決兒女們的社交問題。普通家人都有相當的諒解與商量，當兒子每星期五出去有約會的時候，把家裏的汽車開出去，父母親和其他的兄弟姊妹們就在家裏工作或娛樂，沒有閒話講。女兒帶着男朋友到客堂裏來，大家都很識相的跑開，個個人都尊重旁人的自由權。

美國人的新鮮玩意兒實在是多，並且是異想天開的奇特。好好的流線型廚房，電氣冰箱，電爐不享用，一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跑到野外去野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山上去採柴生火，然後以樹枝穿着臘腸在火上烤，烤熟了夾進麵包裏，加上芥末或番茄醬，大家狼吞虎嚥起來。此外如有住近沿海一帶的人，同樣的跑到野外作烤蚌或烤蛤（Clam-bake）的玩意兒，釣魚打鳥，也是美國人野外的重要娛樂。

因為美國的科學發達，機器發明的繁盛，生活未免帶着『機械』化。除了家裏所有的自動機外，自動留聲機會唱你所愛的那隻歌，到公共汽車或電車裏，開門買票都是自動的，路旁隨時可以用五分或一角錢自動的買花生米，香烟或橡皮糖，到茶館裏有自動服務，吃一頓飯跑出來，自動電梯把你帶到你的辦事處。把角子放進機器裏，就會自動的拍一張你的照片出來，或把你的聲音灌進留聲機片裏。在美國，只要有錢，什麼東西都是十分便利的。

印度購買紅寶石記

雷 夢

行前，太太傳下懿旨：『在印度，如果有好的紅寶石，買一兩個送妹妹。』

其實，在印度而不買寶石，如入寶山，空手而歸。非有超人的智慧與自持不可。我非太上，自不能不墜寶石商的術中。更何況又奉有旨意？移尊就教，送上門的買賣，在寶石商人並沒有費什麼很大的力量。但是，在我，花了一筆錢，買了一粒紅寶石，自知應入冤大頭之林，却也因此長了些見識。

珠寶店照例連白天都是電炬輝煌。人說『燈下看美人』，看珠寶亦然。電炬之下，珠光寶氣，眩人眼目。連玻璃都呈異色，何況所謂寶石？迎街櫥窗，佈置得却極雅緻。窗中陳列的珠寶並不多，在靈巧的燈光設計下，那幾個精選出來陳列的寶石，更顯着精彩。當然，這些陳列的珠寶，沒有開列價目。這本是爲引人入勝而設的。一列價目，一則趣味索然，二則成爲比較的標準。過高則顧客望而却步，過低則非售寶石之道矣。

升階入室，幾個玻璃櫥中陳列着各式的寶石戒指、耳環、手釧、項圈、髮飾之類。鑲黃金的，鑲白金的，鑲景泰藍的，應有盡有。這一批貨色並不是上等的。所謂黃金者，其成色也有限。但是它們多標有價格。這個價格是供顧客參考的。對寶石商也很有作用。

走到玻璃櫥前面，穿着白襯衫，白長褲，領角平展，髮光如鑑，而面色黧黑的店員，就滿面笑容的迎上來。「先生，要看點什麼？紅寶石？綠寶石？月長石？瑪瑙？藍寶石？」（可惜我不能用『印度英文』寫這篇小記。把文章氣氛全犧牲了。）他拿幾個樣品出來，兩個手指擎着，在電燈下轉兩個圈子，寶光閃閃。然後請我參觀。

我拿在手裏，也和那位店員一樣地用兩個手指擎着，在燈光下細看。似乎有些寶光。我連看了三個紅寶石戒指。不是鑲得不合意，就是寶石太小，或是有些斑點。再看看價格，每個都在六十盧比以上。當然，這是連寶石帶戒指還加鑲工的總價。到底其中寶石值多少錢？金子有多重？幾成金？值多少錢？手工多少錢？利潤多少？我是一概不知的。我只有一個很自然的反應，和所有的購買一件自己沒有十分認識，對價格沒有把握的顧客一樣，我說：「這個不好，並且太貴！」

「先生，要看好的？好的很多的有，請裏面坐坐。好的很多的有。」於是，他滿面笑容地引我到裏面去。一張很精巧的桌子，幾張很舒適的椅子，一盞很亮的電燈，屋角上有一個很摩登的小保險箱。桌子上的一具小天秤，還有些香烟盒，烟灰盤之類。

桌子邊坐了一個似乎是比較高級的店員。我一走進去，他就滿面春風地站起來，「早安！先生，請坐。」

領我進來的那個店員，和他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話。他點點頭。於是他便和我對面坐下。從那個鑲着銀絲的烟盒裏拿出一支英國烟來，請我抽烟。一面和我閒談，「先生歡喜看紅寶石？我們很歡喜

存了好些好紅寶石。緬甸來的。北撣邦。先生知道北撣邦？撣族姑娘穿着紗籠（裙子），很漂亮。但是，那是戰前。現在打仗。北撣邦，胡康河谷，曼立坡，出紅寶石的地方，都是日本人，打仗。寶石沒有。我們是冒了危險運來的。哦，很大的危險！」最後兩句話當然是伏筆，準備再行發揮的。

在他發表這一篇獨白時，領我進來的那一位店員把牆角的保險箱打開，拿出一包既舊且髒的布包，很小心地放在桌上，然後把布包解開，裏面有許多淺藍色的小紙包。每一個紙包上都標着寶石的名稱。他翻來翻去，檢了一包出來。把紙包拆開，裏面有兩層薄棉，中間放了幾粒紅寶石。

這幾粒寶石仍然不是上品。這不過是對顧客的第二步試驗。第一步是外面玻璃櫥邊的試驗。如果是一個不計較而肯隨便花錢的顧客，在外面就被解決了。在裏面是爲對付專買寶石的顧客的。這些較次的寶石拿出來，其目的只在看這個顧客如何拿，如何鑑賞，由這裏看他是否內行，以便遂行以後的戰術。

隨着，又解開幾個紙包，紛陳桌上。在強烈的電燈光下，雪白的薄棉，襯着大小不等的紅寶石，寶光閃爍，目爲之眩。這時，就聽那位坐在對面的店員演講了。

「先生，請看。這幾塊紅寶石。哦，這裏面有一個故事。我們有許多中國的，美國的顧客，要紅寶石。我們願意給顧客最好的貨品。所以早兩年派人偷進緬甸去。先生知道緬甸在打仗，日本兵，哎呀！野蠻！抓住了就——」他用牙一「嘜」，右手的食指在頸邊一劃。非常地戲劇化。

「日本兵不准人帶寶石。但是我們要使顧客滿意，派人偷進去，私運了一些好的寶石出來。但

是，那個緬甸嚮導，砰！被日本兵打死了！」又是一個很戲劇化的表情。「我們的人逃出來，危險得很！但是，寶石有了！先生，請看——」

他拿起一粒紅寶石來，在電燈下面旋轉：「這個寶石，磨得也好。哦，磨工，很困難。先生知道，打仗了，好的磨工被政府調去工作了。現在紅寶石很難。沒有來源，沒有磨工。但是，我們有一些。很好的，先生一定可以滿意！」

沒有一個賣瓜的人會說瓜苦。也沒有一個賣寶石的人肯說他的寶石不好。不過「打仗」這個題目，又憑空給他一個藉口，讓他有一個機會說些故事，使每一粒寶石都變成有聲有色的寶貝，而不只是一粒冷冰冰的小石。

「先生請看！選一個！」

我就滿心遲疑地在選寶石了。這個機會當然不會被放過的。「這一顆很好。」他拿過一粒黃豆大的紅寶石來。在天秤上稱了一下，閉目一算，「只要一百個盧比。」

我嚇了一跳。「這樣一粒東西要一百個盧比？太貴太貴！這是買賣，還是搶錢！」

「哦，先生！但是這是一粒很好的寶石！磨工好，光頭好。打仗。寶石很困難！」

「笑話！這裏面有斑點，不好！」

「先生知道所有的寶石都有些斑點。沒有斑點就是玻璃了。」這是廢話。我知道，他也知道。真好而純淨的寶石，他也不會以這樣便宜的價格隨便出賣。好寶石只是放在門口玻璃窗中作廣告，在

同行中作宣傳的。

這時，他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他又拿起一粒紅寶石來。連我這個外行也可以看出比剛纔拿的一個好。『先生，看這一粒如何？』他在天秤上稱一稱，噤哩咕嚕地算了一下。『這一粒八十盧比。』別人說在印度買東西，只要不是在如惠羅公司那種大百貨店內，就得還價。於是我就裝老資格，得還一個價。

『八十盧比不要。太貴！』

『先生說多少錢？』

心裏計算了一下，打它一個七五折。我說：『六十盧比。』其實，這已經貴了。但是這兩位店員一個爲難，一個從中轉圜。兩個人演雙簧。『不！先生！沒有那樣多的差別。打仗，寶石很難得，生活費用也貴。但是，先生要買寶石。我們必須使先生滿意。七十五個盧比罷。』

『六十五個盧比。』看他往下落，我就往上升一點。

『七十五個盧比。』

我想他老說打仗，用打仗來支持他的說辭。我也應該反攻一下。『仗打完了。寶石要來，磨工要回來。還有，人都要走了。買寶石的人少了。中國人和美國兵都要走了！』美國兵和過境的中國人是印度的兩大顧客。

『是的。所以我們更要使先生滿意。這樣……先生給七十個盧比罷。』

『不，六十五！』我站起來，表示我的態度堅決。我覺得我的反攻發生了作用。於是那個人又在嘍哩咕嚕。一個似乎爲難，一個在說。我想：又是雙簧！

結果：六十五個盧比，我買了一粒小紅寶石。看樣子，那兩個印度人比我還滿意於這個買賣。因爲在我出來的時候，他們送我一張那一家寶石店的店名和地址。『先生是回中國去？還是到美國去？戰後我們可以郵寄貨品。我們有好的寶石戒指、耳環、手釧、髮飾。也許先生的太太歡喜？先生寫信來，我們可以保險函寄。』

當然，像我這種顧客，雖然沒有什麼大油水，他們也是不嫌其多的。

到美國找丈夫

艾 黛

我在一月十七日下午安抵舊金山。我的目的地是紐約。美國西岸的交通工具異常擁擠，平民旅客往往得等一星期到十天，才買得到往東部去的車票。

這次船從上海經過香港開來美國，船上祇有三個中國女客。我們決定互助合作。另外那兩位女客是很能幹的，待我也很好。她們一姓歐陽，一姓王，是香港大學的畢業生。我們三個人在舊金山上岸以後，就直接到火車站去。站裏出來了一個老頭子，名叫華賴士。我們想出種種的方法，盡力懇求他快給我們火車票。結果我們成功了。我們第二天就買到了車票。王小姐在第二天下午六時乘火車北去。歐陽小姐和我一小時後也乘火車去芝加哥。

歐陽和我在火車上旅行了三夜和兩天半，才到芝加哥。這些日子在外面旅行，真不是舒服的事情。歐陽和我同睡一個車上。睡來睡去睡不着。我們因為都是生客，一切都沒有把握，差不多每過一小時就要請教人家一些事情。幸虧同來的客人都肯幫忙，對我們態度都很好。不然的話，我們一定要弄得手足無措了。可是現在想來，我對於這次的旅行倒覺得很開心，而歐陽小姐實在是我有生以來最好的旅伴。

我們到了芝加哥，在倉促中揮淚道別。歐陽到另外一個車站搭車南下，我也趕到另外一個車站換車到紐約去。這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孤獨的滋味。我在擁擠的人羣中覺得孤單寂寞。我得仔細地看，小心地聽，以防迷路，以免遺失行李或火車脫班。我在車站上等了一小時又一刻鐘，覺得又孤寂又寒冷。終於我上了火車，在座位上舒服地看所帶去的兩本雜誌。

第二天中午，我到了紐約城。這使我緊張了起來。我怕找不到我的丈夫居住的地方。也許他出去了。因為我沒有告訴他我已經到了美國，他是想不到我會來得這樣快的。我到他所住的公寓裏，得請房東太太讓我進去。說不定房東太太也出去了。那麼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而且美國的公寓裏像什麼樣子，我也茫無頭緒。美國的公寓是不是像上海的公寓一樣，有守門人和接待室？要是是的話，事情就比較簡單了。我可以把行李交給守門人，到飯館裏吃些東西等老李回來。要是沒有接待室的話，我就可以在接待室裏等他，坐在箱子上等一會兒。可是要是我要見的人不在，又不能進門去的話，那我該怎麼辦呢？我不知道該把行李交給誰，恐怕祇好把行李放在行人道上，自己站在路旁等老李了。我跳出火車的時候，真是急死了。

我出火車以後，就叫到一輛出租的小汽車。這總算是我的好運氣，因為紐約出租汽車是很少的。我裝做很老資格的樣子，把地址告訴車夫。免得被他敲竹槓。我聽說有些初到紐約的中國學生，上了出租汽車夫的當，很短的一段路程，本來祇要一元美金的，却付了十元二十元。因為汽車夫大兜圈子，兜了幾個鐘頭才到。

車子一到西一一四街，我就把房子的號數告訴他，告訴他說我是從中國才到的，我對他說，『我不能進去，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請你等我一等，等到有人開門讓我進去好嗎？』他覺得很驚奇，可是答應照辦。

我們進那公寓的門時，車夫替我撥了一撥房東太太的電鈴。房東太太在家。那車夫喊道，『一位中國太太想到一號C的公寓裏去。請你給她想辦法好嗎？』

那房東太太在樓梯口喊道：『要是公寓裏的人出去了，她恐怕就沒有法子進去。她可以在接待室裏等一會兒，或者過一會再來。』

我懇求道，『請你讓我進去。我是剛從中國來的。我要看李先生。我沒有旁的地方去。』

『你是剛從中國來的嗎？唔，要是你是他的好朋友的話……』

『請你把鑰匙給我，我是他的妻子。』

正在這時候，我看見一號C室的房間，有一絲光線漏了出來。我想也許有人在內。我跑上去敲敲門。

我問道：『人在嗎？』

裏面有一個懶散的聲音回答道：『是誰？』我看見老李蓬亂着頭髮，穿着睡衣出來。時間已經是下午一點鐘了，他好像剛睡起來。

他很客氣地招呼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旅途中好嗎？』

我們結婚了一星期他就出國了。別後十四個月，我們在美國重逢。我覺得情緒緊張，也覺得有點難爲情，他也覺得很不自然，過了好幾天，我們才互相熟習了起來。

我在這裏真想家，想家真是想得厲害。

現在講一點美國的情形吧：

這裏生活費用很貴。眼前有通貨膨脹的危機。美國人所怕的不景氣也許終究會來的。前途真未可樂觀。

這裏的物質享受真好，可是東西太貴了。照我看來，美國祇有三樣東西是比中國便宜的：搪磁的用具，玻璃器具，和用紙製的東西。毛織品，羊毛和皮的東西，在這裏都很值錢。我在上海所買的羊毛衣料，比這裏的好多了。

最近很忙，而且心神不定，所以還沒有空替『家』找材料。可是我並沒有忘記這件事。我一直在憶念這本新出的雜誌。不知道國內的家庭婦女對於這本新雜誌的反應如何？

你也許很想曉得這一個多月以來我在做點什麼。老實說，我沒做什麼事，甚至連信也寫得很少。多數的時候我在看朋友，看戲，燒飯，打掃我們的破舊的小公寓，和洗衣服。這些瑣碎的事情，使我終日忙碌不堪。我們在這裏一切都得自己動手做，所以非忙不可。上海的主婦很多都有女傭替她們做事，那是很幸運的。不過她們傭人用慣了，不覺得那是一種好福氣而已。

美國人的家

何查禮

你有沒有問過一個美國人，問他或她如何在家裏生活？我的意思是，他或她如何在美國的小城市或大都市的家裏生活。這個問題讓我用一個小小的美國的家庭生活來告訴你。這家的主人與他的太太已經結婚了十年，現在他們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是一個八歲的兒子，每天與他六歲的妹妹去上學，最小的也是一個兒子，祇有三歲。這是一個中等家庭。他們的進款正可以應付每日的開支。他們也有一輛小汽車，有一所設備幽雅的住宅，但是你一定要奇怪，他們那裏來的這許多東西呢？

在十年以前，當他還未結婚的時候，他所賺的薪金很少，但是够用，所以每個月他就把薪金的一小部份積蓄起來。你看，因為在他的腦子中，有一天他要自己成家。於是他就工作，積蓄充份的錢，待他結了婚，他與他的新娘可以有一間小小的房間，擺設着自己的傢具。他們兩個人都是從很節儉的家庭出身。當他們結婚的時候，他們多半是很清苦的，不過他們好勝，有志向。這男人在一個較大的工廠裏充當職員，他對他的工作非常有興趣而且努力。因着他的勤奮，在後來的數年中昇了幾等級位，因之亦增加了他的收入。每逢增薪的時候，他就將這額外的收入存入銀行，預備建立他們將來的「家」。他們如此的與兩個孩子在這間小房裏過了五六個年頭，直到他們有力購備他們的家了。他們

已積蓄了不少的錢，一半用來支付這所新房子，一半仍存銀行，以備不時之需。例如生病時一筆意外的費用。他們的生活往往是有預算的，他們將進款一定的百分率爲住宅用，一部分爲食物，衣着，娛樂以及其他的費用。

現在讓我們來拜訪這個小家庭，實地的看他們如何生活。因爲男主人每天早晨七點要上工，所以夫妻兩人六時就起身。他生起了屋裏的火，於是洗臉剃鬚穿着，同時太太預備着他們兩人的早餐。孩子們還在睡夢中。他們的早餐有菓子汁，兩隻煮雞蛋，烤麵包，黃油與咖啡。沒有僕傭，多數美國人的家裏是沒有僕傭的。廚房安排得非常方便整潔，他們就在這裏進餐。早餐後，丈夫吻了妻子，道聲再見，匆匆的去趕公共汽車，直達他工廠的附近。這時候該喚醒兩個大孩子了，早餐後他們是要上學去的。他們必定要洗淨了，穿着整潔，吃過了菓子汁，麥片，麵包和一杯牛奶，到學校裏去。學校是九點鐘上課。多數城市裏，兒童們是走着去上學的，約有十五到廿分鐘的路程。現在這個最小的寶貝也起來了，穿着完畢，吃着他的早餐。母親洗完了碟子，整理了床舖，稍稍的打掃了這個小小的家。也許該去買菜了。媽媽帶了他的的小兒子到雜貨舖去，乘機給他一種運動和充分的新鮮空氣。自雜貨舖或麵包店回來，這個孩子就到院子或花園裏玩耍，直到他的哥哥姊姊回來吃午飯。他們在家約有一小時的逗留，所以當他們回家的時候，什麼都得預備好了。午膳後，大的兩個又回學校去，小兒子睡一小時或二小時的午覺。這個空閒的時候，母親可以做些針線，或是整理屋子，直到午後三四點鐘孩子們又回來的時候。孩子們都到院子裏遊戲去，媽媽預備着晚餐。五點多爸爸也回來了，洗過澡休息一

下，或是到花園裏工作一小時。六七點鐘時，他們圍坐晚餐。飯後父母幫着大孩子溫課一兩小時，所有的孩子在八點鐘都得上床去。這時候也許有朋友來訪，或是夫妻二人請朋友或鄰居爲他們守着孩子，出去看個電影，赴音樂會或是訪友。普通這類的美國人，很少有請客的。也許一星期中一次有幾個朋友來訪，或是一星期去訪問人家一次。他們喜歡互相在家中爲伴，許多人都滿意就在家中。我們沒有忘了他們的一輛小汽車。星期日下午，他們可以開到鄉間去野餐，或是到公園或動物園去玩。差不多每星期日他們都到禮拜堂去的。並且屬於某種教會團體。

雖然丈夫每天的工作多少規律化，太太却要分配她一星期的工作，一天洗衣服，一天熨衣服，屋子一星期至少大掃除一次。不過因爲她有電氣洗衣機，電氣熨斗與電氣真空吸塵器，這些工作亦並不難。這些電氣的器械是費錢的，他們用每月所節省的錢，一一的置備起來。在他們結婚起初的三年中，這個主婦多半是要用手來做洗刷的工作。現在她可以照她所知道的按日分配她的家務工作。有的時候，她也跑到大點的舖子裏，替他的大兒子買套服裝，或是買幾件襯衫給丈夫，也爲自己買件衣服。她是沒有夜禮服的，因爲她不赴正式的宴會。她的衣服與她丈夫的一樣合乎實用，他或有兩套或三套外衣，有很多雙的鞋，因爲他是職員，他每天總要穿一件乾淨的襯衫。如果他的襯衫不容易洗，他們也送到洗衣房去，不過她總在家裏洗孩子們與她自己的衣服，如果幾年後家境再能好點，他們可以一星期一次或兩次雇用一個人來，爲他們洗衣並打掃屋子，特別是主婦逐漸年老的時候。他們吃得很節省，却並不拘泥，在特別的聚會每飲少量的酒。

現在讓我們想到這個小家庭的將來。極可能的他們有人壽保險，在丈夫或妻子死亡的時候，可以作他們自己的保障。多數大機關都有人壽或意外的保險，來保護員工，現在也有了健康與醫藥的保險。如果情形許可，很多這類家庭參加一種教育保險，至少可以保障最大的孩子，同時可以保障這個或所有孩子的大學教育費。有的城市裏有這一區的市立大學，這一城的兒童只需很少的學費就能入學。國立大學中也有獎學金的設立。當這個小家庭裏的孩子長大一點時，他們可在別的家庭中找到同伴。如我們所知道的，在這個年齡，女孩子就找女孩子爲伴，男孩子找男孩子爲伴侶，我們有很多實際機關如女青年會，男青年會，女童子軍，男童子軍，以及教會或宗教的團體來照顧他們。當學校末期的時候，在十二歲到十六歲之間，有混合的宴會，女孩子與男孩子一同參加跳舞。這類的集會或跳舞，是有教員或舍監指導的。有時女孩子由男孩子陪伴到這樣的宴會去，於是比較美麗的或服裝較好的女孩子，就開始要競爭了。這時期學校在體育方面也有遊藝會與比賽會，使愛運動的與喜觀光的兒童都可參加。同時鼓勵觀衆來赴這樣的比賽會，以鼓勵運動員。學校中有學生舉行的表演，歌劇，音樂會等，訓練他們成藝術家或聽衆的一份子。這年齡以後，就開始大學或學院生活，在美國這兩者是没有分別的，這也是戀愛的時期，有一部份的人因此相識結婚。很多時候這相愛的兩個人的家屬並不相識，他們住得很遠。許多的家庭並不干涉這個問題，而且信任他們的孩子的意見。有的時候學生可以半工半讀，積蓄充足的經費來結婚。有的時候學生到畢業的時候，在大的行家工作，所得的薪金可以使他或她有足夠的錢結婚。另一方面，有的孩子因爲需要幫助家庭工作，不能進大學。這樣的兒童

往往由父母的鼓勵，按月爲自己積蓄少數的錢，當這樣的孩子結婚後，我們就看見他又開始了這一篇中所講的循環。

從這裏，我們曉得美國人亦不過是平常的人，他們樂願在生命中做些簡單瑣碎的事，他們更喜歡有系統有組織的生活。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必 翻 所 版
★
究 印 有 權

四海為家

編選者 家編輯部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家雜誌社

上海(23)膠州路
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香港高陞街

四十八號

西風社圖書目錄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二元六角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英譯	二元六角
戰地春夢	漢明威著	林冠今英譯	二元四角
流浪者自傳	台維斯著	黃嘉德譯	二元四角
流犯餘生記	(長篇驚險自傳)	黃嘉音譯	一元三角
抗戰中國的故事	(九選得獎文集)		八角
天才	夢	(三週得獎文集)	九角六分
幼童教養法	沈陳武譯	黃嘉音編校	一元三角
古文小品	(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一元
冥寥子遊	(漢英對照)	林語堂英譯	六角
徬徨歧途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筆	一元七角
光明之路	(信箱集·七續)	黃嘉音主筆	五角二分
希望和幸福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筆	一元三角六分
矛盾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筆	八角
迷宮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筆	八角
空遊	(徵文集)		一元二角
文問	病	(社會暴露文集)	一元七角
我愛講的故事	(土紙本)	黃嘉音著	五角二分
廣島被炸記	(光社版)	黃嘉音譯	九角
阿丹諾之鐘	(光社版)	林大簡譯	一元
醫生對新娘的一夕談	(家社版)	張紫淵譯	一角六分
兒童的性問題	(家社版)	江同譯	一角六分
兒童訓導指南	(家社版)	江同譯	七角二分
胎兒的故事	(家社版)	劉祖潤譯	六角

孕婦保養法	(家社版)	劉本立醫師著	六角
實用避孕法	(家社版)	郭泉清醫師著	七角
怎樣教導子女	(家社版)	唐現之譯	五角
黑孩	(家社版)	黃朱綺譯	八角
竄	(家社版)	(大中學生得獎文集)	一元
實用育嬰問答	(家社版)	黃嘉音·江同編譯	一元四角
香烟生活指導	(家社版)	葉羣·黃嘉音譯	一元六角
嬰孩保育法	(家社版)	江同譯	七角二分
小兒疾病常識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女性生理與病態	(家社版)	范存恆譯	七角二分
嬰兒日常生活	(家社版)	江同譯	七角二分
新籃球裁判法	(體育社版)	彭文餘編	四角
西風合訂本(一、二)			四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三)			二元六角
西風合訂本(五、九)			三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六、八)			三元二角
西風合訂本(十五、十六)			二元八角
西風副刊合訂本(一、二)			五元
家合訂本(一)			四元四角
家合訂本(二)			二元八角
家合訂本(三)			二元六角

上列各書皆自照金圓發售，如有更動當以款到時本社門市價日為準，西風及家定戶註明定章號碼者一律八折優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7425B

